

易學典籍選刊

周易原旨  
易源奧義

元保巴撰

陳少彤點校

中華書局

## 序

作爲「五經」之首的周易，是古代經邦濟世的寶貴經典。數千年來，它以其深邃的哲學理論，高明的政治倫理思想、精妙的象數思維模式，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哲學家、政治家、科學家。易學已成爲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營建的文化殿堂，其理論原則、範疇概念、象數圖式，對於溝通各族人民的思想，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強民族凝聚力，發揮了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

易源奧義和周易原旨是古代蒙古族學者撰著的易學名著。作者保巴，生活在元代初年，自幼好學深思，對中華傳統文化有深厚教養，學識淵博，思慮精深，以精研易學聞名于世，成爲元朝皇族尊敬的學者，榮任太子太傅。他不是一位脫離現實的書齋學者，具有豐富的社會實踐經驗，曾任黃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後遷太中大夫、尚書右丞。他在周易思想哺育下，形成了自己頗具特色的易學思想體系。

保巴的兩部易學著作，從來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四庫全書特加著錄，在其總目提要中評論道：保巴易著「根柢宋儒，闡發義理，無一字涉京、焦識緯之說」。這一評價頗爲平實。周易原旨對易經和易傳作了注釋，受宋代理學家周敦頤、程頤、朱熹易學思想影響，摒棄漢代京房、焦贛等人的周易象數學，承襲周易義理學派思想。保巴易學又與空談性理的程、朱理學不同，堅持經世致用學風，注重周易的政



治、倫理、教育思想，力圖引導人們從中汲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營養。他主張「事天之道，濟民爲先」。如何才能安邦濟民？他總結宋代亡國教訓，針對元初社會形勢，提出頗中時弊的三條治世準則：「法不可甚，用不可侈，賦不可苛。」這一思想發展了周易提倡的「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的原則。保巴還特別重視周易關於「觀民設教」，「明罰敕法」的原則，認爲治理國家、安定社會，須教化與刑罰並重，而以禮樂教化爲主。統治者當以身作則，「上以風化下」，感化人心，導民爲善，對於社會不良現象，不可一味嚴刑峻罰，施行懲辦政策。

保巴對古代易學思想的發展，有其獨特貢獻，提出過一些新穎見解。他發展周易太極學說，沿襲宋代理學家思路，熱衷探討宇宙本體論，制訂具有獨創性的宇宙發展圖式。認爲萬物的發展，總是由簡而繁，不斷豐富，好比一株大樹，先有根，再生幹，然後枝繁葉茂。易學思想的發展，亦復如是。看似千姿百態，究其始，亦先有根而後有幹、支。在保巴看來，易學之根爲先天，即河圖；于是中天，即八卦；其支爲後天，即洛書。保巴所說的先天河圖，實指太極。他認爲太極乃萬化之根本，天地萬物無不由太極衍化而來。易源與義闡述了他所創立的先天圖式，表述了太極衍化天地萬物的邏輯程序。這套宇宙衍化圖式，今天看來，已缺乏科學價值，但在古代，作爲一位少數民族易學家，以極大興趣，承繼先哲傳統，探討宇宙演化的奧秘，無疑是一個值得稱道的嘗試。其中蘊含着水有源，木有本，萬物發展無不有其本源，並存在由簡單到複雜的不斷發展程序。這一思想對古代哲學本體論的探討與發展，不是毫無價值

的。

周易原旨和易源奧義即將由研究保巴易學多年的內蒙古學者陳少彤先生校點出版，這是一件好事。它爲我們探討古代蒙古族學者的易學思想，研究周易對少數民族思想文化的影響，提供了可貴的思想資料。保巴二書的出版，有力地證明，中華各民族在經濟、文化上從來就是不斷聯繫、相互交融的。源遠流長的中華傳統文化，是通過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而營建成功的，在營建這座統一的文化殿堂的過程中，各族人民作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至今這座文化殿堂在世界文化史上熠熠生輝，足令中華各族人民引以自豪。

蕭蓬父 唐明邦

一九九五年三月于路珈山

## 前言

保巴(?)——一三三二字公孟，號普庵，蒙古族（一說色目人）。居于洛陽，籍貫未詳。約于元初任侍郎，繼任黃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又遷太中大夫。大德十一年（一三〇七）詔入東宮，甫正太子，敬敷易道，是爲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後立爲仁宗）師，終于尚書右丞。至大四年（一三三一）春，武宗崩，仁宗即位，罷尚書省，與丞相脫虎脫、三寶奴、平章樂實、參政王鵬同以「變亂舊章，流毒百姓」罪名被誅。

保巴爲元代著名哲學家。少好學，精易理。著作有易源奧義一卷、周易原旨六卷、繫辭二卷，統名易體用。一說另有周易尚占三卷，或佚，或本無此著。此外尚有進太子牋一篇。編入四庫全書時，分爲易源奧義一卷，將繫辭二卷併入周易原旨，遂成周易原旨八卷。

保巴說易，雜糅儒、道、法，不拘一格，自成體系。他的思想形成是由元代的政治、經濟狀況所決定的。蒙古民族當時的經濟形態是以遊牧、狩獵爲主，經濟制度決定上層建築。從成吉思汗遠征到元帝初建，其政治思想路線基本上是多種宗教並存、儒、道、法兼用。元世主忽必烈在穩定政局之後，用什麼樣政治思想來統治這個多種經濟形態、多民族的龐大帝國已成爲必須解決的複雜問題。于是便以「祖述變通」爲據，推行「政事變通」，「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元史世主本紀），雖然確定以漢族

傳統文化思想為意識形態基礎，但並未明確把儒學、理學做為統治思想的支柱。保巴的易學思想正是在這塊土壤上成長起來的，所以他敢于大膽去探索，敢于吸取諸家思想之長並對理學思想的重要命題的論證給以否定，提出自己的見解，同時在認識論與辯證法方面有重要創見和發展，形成自己的哲學體系。

在認識論方面，保巴吸收了周敦頤太極圖說的太極動靜觀點，闡發太極與萬物運動變化的動因；借鑒朱熹「理一分殊」的命題，表述太極與萬物的關係。但他否定了「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有如「月印萬川」的說法，而以「物而不物，于物易之」的思想說明太極與萬物的轉化關係。認為太極是物又不是物，它與宇宙萬物可以相互轉化。這一提法顯然是否定了「月印萬川」的形而上學觀點，如果在「物而不物」的認識上再向前邁出一步，就進入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範疇。

關於太極轉化萬物的邏輯過程，保巴較周、朱都有所前進。保巴認為太極動靜產生陰陽二氣，陰陽二氣並不能直接轉化為萬物，還必須經過「氣變質成」的過程才能轉化為器物，同時陰陽二氣也就寓于器物之中。事物發展變化最終還要回復到太極。這樣宇宙萬物運動變化就呈現出「循環無窮，自強不息」的狀態。保巴關於太極轉化萬物的邏輯過程可以概括為：太極↓陰陽二氣↓氣變質成↓器物↓太極。不難看出，這一思想較朱熹的理↓氣↓物↓理說更為深入。

人們的主觀意識能不能認識客觀事物，保巴的回答是肯定的。關於怎樣去認識客觀事物，保巴在

王弼「言不盡意」說的基礎上提出了「以心會心」的認識方法，即以主觀的「心」去領悟客觀的「心」——太極之理。認為「心以主靜爲本」，絕去一切私欲，「心誠、貞正」，這樣一切事物就能被感知，被認識。所謂「寂則能感，定則能應」。實際上這一思想是由佛教禪宗「空寂之知」幻化而來。保巴企圖借助「以心會心」的感應心法，調和主、客觀唯心主義在認識論方面的矛盾，但卻給自己的認識論觀點涂上更多的主觀唯心主義色彩。

保巴對辯證法思想也有較重要的發揮。指出「物極必返，道窮必變」是「陰陽之義」，是陰陽變化的實質，在一切事物中普遍存在，是「自然之理」。事物發展變化所表現的過程和階段性，也是受「物極必返」的規律「裁節」的。保巴還用一分爲二的觀點表述事物的發展過程，指出「一生二，二生萬物」也就是「奇生偶」。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爲二」的，「二者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要其歸，則一而二，二而一」。保巴還把「質」和「量」作爲對立的哲學概念提了出來。保巴說易，強調易變，對易的規定性作了反復闡發。所有這些都表現了保巴對事物發展的辯證規律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度。但由於其受唯心主義認識論體系的束縛，這些辯證法的法則並不是作爲具體事物的本質抽象，而是作爲太極所固有的演化規律提出來的。

此次點校以四庫全書文淵閣本爲底本，以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參校經文，缺漏處以之增補。全稿分三部分編目：周易原旨、易源與義、附錄。周易原旨增加卦名編目，以便檢閱。

保巴及其著作，原本是我研究蒙古族哲學史的科研課題，一九八七年蕭蕭父、唐明邦教授讓我將原著校點出版，以便便讀者和研究者，只好奉命。書稿承蒙中華書局編輯先生斧正，在此一併致謝。

陳少彤 一九九五年二月

# 目錄

序

前言

周易原旨

卷一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卷二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困	.....	一四七
井	.....	一五五
革	.....	一五五
鼎	.....	一五八
震	.....	一六三
艮	.....	一六六
漸	.....	一六九
歸妹	.....	一七三
卷六		
豐	.....	一七七
旅	.....	一八一
巽	.....	一八五
兌	.....	一八八
渙	.....	一九〇
節	.....	一九四

中孚	.....	一九六
小過	.....	二〇〇
既濟	.....	二〇四
未濟	.....	二〇八
卷七		
繫辭上	.....	二二三
卷八		
繫辭下	.....	二四三
說卦	.....	二六三
序卦	.....	二八五
雜卦	.....	二八九
易源奧義		
先天圖	.....	二九五
中天圖	.....	二九八
後天圖	.....	三〇一

大定支 範圖干 皇極根 ..... 三〇三

八卦 四象 兩儀 ..... 三〇五

大橫圖右 ..... 三〇六

大橫圖左 ..... 三〇七

易源心法 ..... 三〇八

畫卦陽進陰退之例 ..... 三一

附錄

一、四庫全書提要 ..... 三五

二、進太子牋 ..... 三六

三、易體用叙 ..... 三七

後記 ..... 三八

## 周易原旨卷一

夫子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伏羲氏之易也，所謂先天者是也。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此文王之易也，故曰「周易」，所謂後天者是也。「河出圖，洛出書」，皆作易之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因而重之，易之所由作也。「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易惟用四象而已。非四象不生八卦，非兩儀不生四象，然而皆不出乎一太極也。故物物各有太極，一本而萬殊也；萬物體統於太極，萬殊而一本也。此易之所以爲神也。

## 乾〔一〕

䷀ 乾下

乾：元亨利貞。此辭文王所以斷一卦之吉凶。彖用「二少」，七、八也；爻用「二老」，九、六也。

不變視象，變則視爻也。

初九：潛龍勿用。此爻辭，周公所作，以斷一爻之吉凶。辭不足以盡其意，故設象以示人。夫

子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此爻其象為潛龍，其占為勿用，其義則小象、文言備矣。此「象」，氣象也；此「像」，儀象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見「九五」之君，故曰「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王輔嗣略例云：凡言無咎，本皆有咎者也。防得其道，故得无咎也。吉无咎者，本亦有咎，由吉故得免也。无咎吉者，先免於咎，而後吉從之也。或亦處得其時吉，不待功，不犯於咎，則獲吉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三」、「四」兩爻，人道也，故不言龍。「九四」之「或躍在淵」，蓋「四」

〔一〕「乾」字等篇題原無，為便於查閱，今補之。下同。

近於「五」，將有變化之象。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見「九二」之賢臣，故曰「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九者，數之極也。一即三者，所謂天地人三才具也。三即九、九即一者，三可相離為三，不可相離為參；二可相離為二，不可相離為兩儀。質雖殊，神氣本一。一即三，三即九，九即一也。蓋謂乾道循環，自強不息，莫測其終，莫窮其始，故「无首」也。

〔彖傳〕彖者，材也。言一卦之材。山海經曰：彖是海中獸，口開五臟見，所見無不明，故能斷。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象者，斷也。斷乾元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以變卦言，「雲行雨施」，坎象；「大明終始」，離象。以飛伏言，乾伏坎離也。故以斷亨。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利者，宜也；貞者，正固也，即歸根復命矣。將元之所以通，亨之和氣，利割得宜者，東方青氣，西方白氣，南方赤氣，北方黑氣，中央黃氣，故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即謂放之彌滿六合，斂之退藏於密。利而復貞，貞復起元，是以「見羣龍无首，吉」。无端倪耳。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斷「首出庶物」。陽先陰後，陽貴陰賤，陽大陰小，陽倡陰和，理固然耳。其理既順，萬國自然皆寧。

〔大象〕大象者，君子取一卦而用也。象，獸中最大者也，備百獸之肉。又胥官，周禮秋官云：「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小象〕小象者，君子於逐爻取用，可謂戒之之辭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初九」，「見龍在田」，德施普也。「九二」，「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九三」，「或躍在淵」，進无咎也。「九四」，「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九五」，「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上九」，「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君子進修德業，待時而動，故无咎。所謂戒辭。

〔文言〕君子以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甚得乾之元亨利貞四德之蘊，故取「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而極中之理，是天下之大本也。可謂贊美之辭矣。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夫子釋乾四德之義如此。

〔言德〕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

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白虎通云：「君者，羣也。羣下之歸心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聖人，萬物之極者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夫子釋乾六爻之義。

### 〔言位〕

「潛龍勿用」，下也。「初九」。「見龍在田」，時舍也。「九二」。時當舍舊。「終日乾乾」，行事也。「九三」。「或躍在淵」，自試也。「九四」。始試其可。「飛龍在天」，上治也。「九五」。居上治下。「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上九」。其位遇高故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不以位自高，故天下治也。

### 〔言時〕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初九」。「見龍在田」，天下文明。「九二」。終日乾乾，與時偕行。「九三」。「或躍在淵」，乾道乃革。「九四」。「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九五」。「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上九」。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九者，數之極也。一即三，三成九。即是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乾道循環，自強不息，「天則」也。

〔贊德神爻龍位〕旁通其情之理，原始反終之義，故通贊之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贊四德。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贊乾之神。六爻發揮，旁通情也。贊六爻。時乘六龍，以御天也。贊龍。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贊六位咸寧，普澤天下也。

〔體易而用〕體者，體本卦。文言謂「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之意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勿」用也。體「初九」。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乾，六爻皆象君，所以「二」非臣也，故曰「君德」。坤，六爻皆象臣，「五」非君也，故曰「黃裳」。所謂「旁通情」，體「九二」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剛陽之才，未離乎

〔一〕「勿」，當作「弗」。通行本皆作「弗」。



下。下不在田，貞正以達乎上。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體「九三」。「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三」與「四」，同德不同位，「三」在下之上，「四」又出乎人之上，此體「九四」也。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體「九五」。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體「上九」。

## 坤

䷁ 坤下

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乾馬坤牛，稱「利牝馬之貞」。坤，臣妾之義明矣。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靜翕爲含，動闢爲弘。

光大，謂德合也。品物咸亨。斷坤之元亨也。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斷「利牝馬之貞」。

馬謂坤，伏乾故。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謂陽倡陰和也。「西南得朋」，乃與類

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後天方位，坤在西南，艮在東北。方以類

聚者，往西南則得朋也。物以羣分，往東北則喪朋也。以陰從陰，「乃與類行」；以陰從陽，「乃終有慶」。

離其類而從陽，必安於守正。所謂正者，坤爲婦道，以順爲正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上衣下裳之制，故曰君德。坤爲「黃裳」，文在中也者，即黃中之中，以明其德。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陰之極也，陰極則害陽。龍爲陽，故曰「龍戰于野」。以致陰極敵陽，俱傷兩敗，其血玄黃，道之窮也。君子防于履霜之初，易爲力，龍戰之後難爲功，所以變之貴早。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此言卦變也。坤之變盡爲乾。陽大陰小，始小而終大，變之善者也。

〔文言〕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坤，靜也，以動為主。臣道也，以君為主。又妻道也，以夫為主。綱常之正也。其靜也翕，含萬物也；其動也闢，而化光也。所以坤順而當承天。若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坤道失矣。自然以叶韻，因叶韻而諧和，因和而達道。所謂「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君子體易而用之〕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此體「初六」。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此體「六二」。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无十，地无一，所為代有終也。此體「六三」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上卦之下，下卦之上，其故當然。此體「六四」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此體「六五」也。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此體「上六」也。

## 屯

䷂ 震下  
坎上

屯：以卦變言，屯自觀來。觀之初柔交上九之剛，故爲水雷屯。元亨屯有大亨之道。利貞。非貞固，何以濟屯。宜在貞固。勿用有攸往，方屯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利建侯。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輔助，利建侯而治不寧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雷雨之動者，變「解」也。屯而變「解」何也？卦變不一，取應爻易位也。應爻易位者，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建侯而治不寧者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治「屯」如治亂絲，經之綸之，解其結，使就條理，則可亨矣。

君子體而用之：故三代興封建之制，私其土，子其民，建侯而治不寧，此謂亨屯之道也。「君子以經綸」者，用正也。「雷雨之動滿盈」者，用變也。「屯」變作「解」，則難可解矣。「天造草昧」者，屯亂之世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坎險在前，更兼度其上下爻无位之理，故盤桓而未進。志行正也。以陽爻居陽位，所以正也。以貴下賤，上剛易下柔也。大得民也。互體

見坤，坤衆也。衆者民也。

君子體而用之：盤桓而未進也。苟或躁進，犯難必矣。故居貞守正，廣資其良佐，雖盤桓而未進，其濟屯之志已行矣。可謂不行而至也。

六二：屯如遭如，「六二」與「九五」正應，爲二陰所陷，「遭如」也。又有「初九」之剛所逼，「屯如」也。乘馬班如。坎、震皆馬象，謂欲前進應五，險難在前，不得進。遂復班四馬，「乘馬班如」也。匪寇，婚媾。「初」非與「六二」爲寇，欲求我爲婚耳。女子貞不字，「六二」居中得正，貞女也，故不字。十年乃字。十者，數之大變也。變者，數至也。數至者，時至也。時至則禮至矣。故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君子體而用之：故曰貞女不嫁。至十年，數窮時至，妄求者退，正應者合，乃許嫁矣。天道好還，十年換甲，未有十年而難不舒者。惟守正而不他求，雖有強暴，不奪其志，則久當反復其天理之常矣。爲臣子者，可不鑒乎！

六三：即鹿互體見艮，艮爲黔喙之屬。即鹿者，遂擒其鹿也。无虞，「六三」无應，故言「无虞」。虞爲掌山澤之官也。若无虞人引導之，必不可獲也。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此爻不中不正，又近于坎陷故也。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君子體而用之：易者，研幾之書；君子，知幾之士。往禽而无虞人引導之，不如舍而不往。見幾

之早，則无陷入林莽之羞矣。

六四：乘馬班如，雖「六四」與「初九」正應，理當陽倡陰和。男不求，女无先動之理，故乘馬班如也。求婚媾，「初九」來求。往吉無不利。必往爲婚媾，吉无不利矣。象曰：求而往，明也。

君子體而用之：若男不行而女先隨，以是爲「吉无不利」者乎？明者不如是也。是可爲无媒自往者之戒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雖「九五」之君居中、守正，但遭屯難之世，當緩施恩澤。大貞凶。急則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君子體而用之：故「九五」所居之位則是，所遭之時則非。居屯難之世，在坎陷之中，膏澤不能下人，君之屯也。漸正之吉，驟正之則凶。

上六：乘馬班如，「上六」乘「初」與「五」二剛所逼，更處屯難之世，班如也。馬者，說卦云：「坎於馬也，爲美脊。」故曰乘馬也。泣血漣如。又坎爲血。以屯極又无應，故有此象。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君子體而用之：理當道窮必變，故夫子曰：「何可長也。」與「否終則傾」同意。夫子發周公所未言耳。爻位當正，非久屯者也。經有未發者，傳爲發之，類皆如此。

## 蒙

䷃  
艮上 坎下

蒙：元氣初發。亨。「九二」爲卦之主，以剛居中，自有亨通之道。匪我求童蒙，「九二」臣位，

居中守正，欲格君心之非，當以靜待。童蒙求我。「六五」童蒙之君，降志求「九二」之賢臣，志應也。初筮告。「童蒙求我」，發端之際。卜度其來之誠意精神可否，然後教之。再三瀆，求者不專。言雖頻數，愈見寡信。瀆則不告。倘有輕易，莫若靜定，將以威嚴示之。待其自明所爲，不告之告也。利貞。不告之告，即謂「天何言」？蓋謂天道自然，使萬物各得其宜者，利也。元氣伏藏者，貞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以卦象言。險而止，以卦德言，內險而外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斷「九二」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六五」降志求「九二」也。「初筮告」，以剛中也。以「九二」爲卦主，居中者，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初筮告」者，度其來意至誠專一，以剛中之道而告之，與一言已多矣。苟或學者心意不專，與百言亦不足。至於再三，愈煩瀆，而愈不信也。蒙以養正，聖功也。養正者，元氣未發之時，純一而不雜也。使學者存其純一未雜之貞，以養其本然之明德，爲入聖之基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君子體而用之：「山下出泉，蒙」，靜而清也。「君子以果行育德」者，我爲山也，彼爲泉也。以我果行而不動，令彼養德而自化也。

初六：發蒙，居「初」近「九二」卦主，開發之最先得者。利用刑人，以法正人也。用說桎梏。志在說其桎梏而已。以往吝。過是以往則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君子體而用之：人之昏蒙未開，如桎梏之未說。一發其蒙，桎梏說矣。吁，甘桎梏之中而不知求說者，幾何人哉！

九二：包蒙，吉。「九二」卦主剛中，以「六五」柔中而下應，降心相從，又介乎衆陰羣蒙之間。陰來求陽，喻蒙來求我，有師傅之象。包者何所不容，歸斯受之之意。納婦，吉。羣陰從一陽、一陽受羣陰也。子克家。「九二」陽畫居中，譬父有賢子而成家也。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君子體而用之：父有賢子而成家，君有賢臣而國定，一也。五君以柔接二臣之剛，其所受教禮則宜矣。然此父包蒙之意，不可不玩。蓋自小學至於大學，皆有所得益，其良能克念作聖，大無不包，小無不入。則天地包我乎？我包天地乎？我不求蒙，蒙來求我，感應之幾妙矣。

六三：勿用取女。陰柔不中不正，失其蒙矣。以致此位無蒙也。見金夫，不有躬，人盡夫矣。無攸利。行不順，非貞女矣。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君子體而用之：擇婦、擇交，其義一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卦例，本卦而凡言他卦者，皆用卦變。所以外卦變之盡爲困，變困則四不正，故吝。獨遠實也。陽實，陰虛。「六四」上欲與「上九」陰陽相比，却被「六五」所隔，下欲與「九二」陰陽相比，又被「六三」所隔，所以獨遠於陽實也。是無以獨發其蒙者，故爲困吝矣。君子體而用之：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豈不吝乎。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外卦艮，艮爲少男，故稱童。童僕、童牛、童觀、童蒙，皆有艮。「六五」柔中，應「九二」，若幼冲從師傅之象。其占爲「吉」。順以巽也。夫子言「順以巽」者，謂從二也。又二、五應爻，剛柔相易，成坤成巽，故互用卦變也。

君子體而用之：幼冲從師傅之象，故吉。

上九：擊蒙，上與三應，三陰柔而上通剛，有擊蒙之象。不利爲寇，易爲君子謀，不爲盜賊、小人謀也。利禦寇。止爲禦寇而言也，豈爲寇而言哉！禦寇者爲我，寇者彼也。指內卦之坎，坎爲盜，盜據險而爲寇。謂「六三」爲寇者，「上九」禦寇者。「上九」與「六三」應，故爲擊蒙。又三、四、五有坤，應爻易位，上下皆有坤。坤爲順、爲衆，以此衆戰，誰能禦之。故夫子曰：「利用禦寇。」以其上下順也，誠可見矣。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君子體而用之：事在幾微纔見。互體有坤，當以杜漸防微，恐蒙衆黨順。所以夏楚收威，扑刑輔教，蓋謂仁心所繫，非得已也，必當擊蒙耳。夏楚以梧桐至虛至輕之木，爲教刑之具。可謂仁心之驗也。

## 需

䷄ 乾下坎上 需：須待也。謂其坎險在前，此「需」之所以爲名也。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乾以剛故不陷。其義不困窮矣。何窮之有。需，有孚，「九五」中正之君，位乎天德，爲需之主，有剛健之德，本體中實，是有孚也。光亨有孚則光大，光大則亨通矣。貞吉。所以得正固之吉。位乎天位，「九五」卦主之君位。以正中也。以其居中守正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以卦象「利涉大川」，往有功也。爲其以乾剛健之道而進，无所不利也。易言「利涉大川」者，在彖凡八，在爻凡四：需、訟、蠱、益、頤、渙、謙、同人、中孚、大畜、未濟。又大川者，非取坎水象則取兌澤象。又利涉川者，非取舟虛象則取乘木象。取舟虛象者，「離」中虛象舟。「中孚」似離，稱舟虛，是其證矣。又取乘木之象者，舟楫剡木剡木爲之也。「益」稱木道乃行；「渙」稱乘木有功；「中孚」稱乘木舟虛，是其證矣。除謙外十卦，非有離正體，則有離互體，似體舟虛也。謙卦，震木行坎水之上。蠱、益、中孚，又巽木行兌澤之上。訟、渙，又巽木行坎水之上。頤，又有震木。同人，又有巽木乘木也。「利涉大川」之象如此，其義當隨卦求之。

象曰：雲上于天，需。夫子大象只取八象，與彖義又不同。雲上于天，升而未降。在天之下者，

誰无望霓俟雨之心，然而亦非力所能及，需之象也。君子以飲食宴樂。飲食以自養，宴樂以自怡，居易以俟命也。

君子體而用之：當蘊蓄未達之際，藏器待時，善體需者也。「九五」曰：「需于酒食。」爻用大象辭也。序卦又曰：「需者飲食之道。」蓋同一意。「飲食宴樂」，和也，達道也。「九五」中正，中正大本也。此中和之妙，有體有用耳。

初九：需于郊，陽處需初，最遠於險也。處于曠遠之地，需于郊也。利用恒，宜守常安分。无咎。不可躁進，故无咎。六爻皆取涉險，俱為險在前。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君子體而用之：當以安分自守，澹然無欲，是得恒也。

九二：需于沙，陽剛居中，去坎水漸近，未至於水，需于沙也。小有言，雖無險，亦小有言語之傷，不至于甚害也。終吉。以寬裕自守，終得吉也。又去水漸近，有沙象。互體見兌，兌為口，有言象。

不正无應，其占當為小有言語之傷也。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爻衍在中，當得中吉。衍如衍易，衍疇之衍，初能安常，二能守中，雖有險，焉能病。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君子體而用之：當以寬裕自守，終得其吉也。

九三：需于泥，陽居乾上，剛過中也。切近于坎，「需于泥」也。致寇至。特剛上進，必犯險也。

坎爲險、爲陷、爲難、爲盜、爲寇、爲眚，又爲災者，陽陷陰中，故有此象。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去川稍遠爲郊，漸近爲沙，切近爲泥。雖泥至近，猶在外也。自我致寇，下卦之上，三陽已亢，致寇之道也。敬慎不敗也。謂「敬慎不敗」者，又辭無此意。夫子見其得正且有應，當得不敗之占，而又設爲「敬慎」之戒也。雖致寇近災，鄰於危殆，而不敢蓄縮而不進，猶有需焉。

君子體而用之：善禦寇者，不致寇也；善備寇者，不致敗也。處險待時者良方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九五：需于酒食，易言「酒」者皆有坎。習坎之「樽酒簋二」，未濟之「飲酒濡首」，困之「困于酒食」，可爲證矣。陽處尊位，中正之君。剛陽中正，盡其道也。雲在天上，物之需也。酒食宴樂，人之需也。貞吉。以道處需，必得貞正之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君子體而用之：當以「敬」字爲主。飲食者，豈徒蠶米麥，聚閒民，爲是養其小體之事哉？其理當奉祭祀、養父母、介眉壽，以宴樂嘉賓之心，禮樂之寓也，中和之發也。後世有亂我籩豆者，不知需中之義故也。蓋謂所處當理，有所需而必遂也。

上六：入于穴，陰居險極，需之終也。物極則反，需極則變，險極則解矣。以柔處上，得其安居而入穴者，以正而有應故也。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乾之三陽志上進，不待催促而自來也。與三有應，與初、二非應，故謂不召自至之客。言三陽欲進久已。爲坎陷在前，需待必至，不能禦矣。敬之，終

吉。六以陰柔遇陽剛，當盡誠致敬而待之，終獲吉矣。與他又意不同。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君子體而用之：謂「上六」當位，而言不當位者，以其陰在上而處險極之故。然能以敬順而自處，則陽不能陵，終得其吉，安致大失哉！

## 訟

䷅ 坎下 乾上 訟：天道上進，水性就下，天水相違，所以成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象曰：訟，上剛下險。坎下乾上。險而健，訟。天水相違。訟「有孚，有孚言」九二「剛陽，中實誠信，而爲下卦之主。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以卦變言剛柔相易之意。訟自遯來，二、三相易，陽畫居二，而得下卦之中。「窒惕」者，雖是得中，其位未當。當以畏敬慎守其中則可矣。「終凶」，過中位極，必致凶矣。指「上九」也。訟不可成也。故不可成。「利見大人」，尚中正也。指「九五」也，居君位，既中且正，決訟之主也。「不利涉大川」，互體見巽，坎巽，木浮於坎水，有乘木之象，涉川也。又見離，中虛爲舟，而三陽在上，重不堪載，不利涉也。入于淵也。入巽淵，坎見險不止，

陷于淵矣。

象曰：天與水違行，天西轉，水流東。訟。故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君子體而用之：當以怵惕敬慎其訟，不可輕舉妄動，作事必謀其始。有訟不若無訟也。

初六：陰居坎下，處訟之初也。不永所事，與「九四」剛陽爲對敵，自度才弱，量不能勝，以理待之，故「不永所事」矣。小有言，「九四」欲強訟，無由得興，故「小有言」。終吉。「初六」以理待之，「九四」之訟難興，是以終得其吉。貴其無訟也。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君子體而用之：循理而柔待，故能柔必勝剛，弱必勝強，其辨明矣。

九二：不克訟。以剛居中，訟之主也。「上」與「九五」相敵，蓋「九五」所處中正，其可敵乎？故「不克訟」也。歸而逋，退而竄避之。其邑人三百戶。退而處于三百戶至小之邑也。無眚。避之則無災眚也。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災患易至也。

君子體而用之：當以安常守分，素位而行，終無犯上之譴矣。

六三：食舊德，貞厲。陰居險極，不可妄求，當正固其志。終吉。故保其終吉也。或從王事，無成。或從在上之應，所成不在己也，故「無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君子體而用之：當食其舊恩，從上而不自居其成，所以能保其素有之祿位矣。

九四：不克訟。陽剛不中，好訟者也。正應在初，「不永所事」。「六三」在下，守素不爭。又上近「九五」剛中之君，其可與之敵乎？「不克訟」也。復即命，以无對敵，反復而安于命。渝，變而從其正。安貞吉。可獲安常貞固之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君子體而用之：當反求諸己而已。

九五：訟元吉。陽居尊位，中正之君也。以剛明果決斷天下之訟，凡所施爲，無不吉也。故「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君子體而用之：若以中正剛健治訟，盡天下之善也。即乾之文言所謂「大人之德備矣」。此爻，聽訟之主也。

上九：陽居最上，剛之過也。處于訟極，嗜訟者也。或錫之鞶帶，因訟勝而受服命。終朝三褫之。與人爭訟而得賞，必不能常保。一日三見褫奪之辱，何足敬乎！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君子體而用之：訟不可輕舉，聖人戒訟之義深矣。

## 師

三三 坎下  
坤上

師：以象而言，坤上坎下，行險而順；以體而言，地中有水，水能聚之；以用而言，衆陰從一陽，皆帥師之義也。以師爲衆，蓋外卦見坤。坤，衆也。貞，「九二」爲卦主，以其陽剛居中而爲帥師之象。故「貞」。丈人互體見震，震爲長男，即「丈人也」。吉，長子用事，故吉。无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兩軍對陣，死生倏忽，險也。聲罪致討，名正理直，順也。以此毒天下，授之以不仁之器，教之以殺人之事，可謂「毒天下」也。苟以出師之道，其令名正理直，律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師道至此，莫大之吉。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君子體而用之：「九二」將帥之象。上不得君，故不可以出師。下不得衆，亦不可以出戰。終不敢爲伍。必當出師之時，切不可輕敵。帥師者可不慎乎！

初六：陰居坎下，出師之初，當正于始。師出以律，否，不然。臧凶。臧，善也。謂雖善亦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君子體而用之：出師而無律，未戰先敗，何以出戰哉？蓋本於將，失將故失律，失律故失師矣。

九二：以剛處中，而上下五陰應之，故爲一卦之主。在師中，吉，无咎。上應「六五」，君臣相與也。爲君信任，故爲師主也。在師之時，羣爻皆陰，獨此一陽居中，得位，故專制其事也。闔外之事，專于統攝，職當爲也。師旅之道，不患不及，惟患過之。「二」既處中，則無過也。故曰「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行師以剛中之道，爲而不恃，篤力而成功，盡善而安天下。故大君特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也。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君子體而用之：出師以剛中之道勝之，雖承天寵，懷服萬邦，亦當以恩禮處之。功成而不有，爲而不恃，惟義而已。

六三：以陰處陽，非其位也。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坎爲中男，弟子也。互體見震，爲長男，即長子也。此爻用事，猶弟子之象，戰必敗。

君子體而用之：師旅之事，必當委任專正，反是則凶矣。

六四：以陰處柔，知進退者也。師左次，左主退，右主進，老子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君子體而用之：量「六四」之才既柔，度其不能勝，完師而退。是故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矣。

六五：陰居尊位，興師之君也。田有禽，奸邪擾害良民，如獸入于田中侵害苗稼也。禽獸害苗宜獵之。奸邪害民宜伐之。利執言，无咎。聲其罪而討之。如是而動，則无好爭之咎也。長子帥師，「六五」為興師之君，「九二」為全卦之主，又兼互震，可謂長子矣。弟子輿尸，貞凶。輿，衆也。尸，主也。謂除「九二」外，使衆為主帥，雖貞亦凶矣。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君子體而用之：「長子」謂「九二」以中正之德合于上，而受命以行師則可，若復使其餘者衆主其事，是不當也。出師之道，不得已而用之也。本以救生，反以害生，失其天理之常矣。蓋所以興義兵者，誅其無道之賊，而弔其無幸之民，可謂帥師以中行也。

上六：陰居最上，論功行賞之時，師之終也。大君有命，君命以賞有功者也。開國承家，「開國」謂大者封之為諸侯。「承家」謂小者陞之為大夫。「承」即「受」也。小人勿用。陰闇小人，雖建大功，不可用也。止可賜賞，使之富而已。若使其有國有家，必恃功而僭上，邦必亂矣。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君子體而用之：若小人獲功，只可受以金帛，不可胙以茅土。聖人之戒深遠矣。

## 比

䷇ 坤下  
坎上

比：親輔也。地上有水，相比之義，故曰「比」也。吉。「九五」陽剛中正而居君位，衆所親輔，是

以「吉」也。原謹其始也。筮，卜度其可比而比之。元善之長也。永久長也。貞，正固也。无咎。

比之道，能盡其理，可得无咎也。不寧方來，「九五」以剛中之道而比天下之衆，則上下之志相應也。

衆所不寧者，方且遠來求比。得其所比，故保而得寧也。後夫凶。「後」謂未達當比之道者，必致凶矣。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君子體而用之：一陽居「五」而衆從之，一人建極而天下附之，比之象也。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跡，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比之吉者也。比者，即陰輔陽也，下順上也。所以然者，以剛中也。剛中者，皇建其有極也。先王有燕饗、有聘問、有巡守，述職親諸侯也。有天下者，不可不知此「比」之義也。

初六：陰居坤下，比之始也。有孚。相比之道，孚誠爲本。比之无咎。始有孚誠，終无咎。有

孚盈缶，缶，器也。盈，滿也。以坤土爲器，以坎水爲實，器皿充實之盛，譬信之誠於中而應於外也。終來有它，吉。始進我之孚誠，終有外卦之吉也。坤土亦爲孚信耳。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君子體而用之：誠於中而自然形於外，此謂感應之道也。

六二：陰處坤中，柔中之君子也。比之自內，「二」處于內，自守中正，以待上之求比。貞吉。上下相比，各得其正，故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君子體而用之：柔順居中，上與「五」應，自內比外，得正而貞。正則內不失身，外不失人矣。

六三：陰居坤上，處不中正。比之匪人。承乘及與應位皆陰，俱係小人也。故謂「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君子體而用之：「六三」陰柔，處不中正。承乘及與應位皆陰，爲比匪人之象，必見傷矣。又「三」

與「上」相應，意欲與同類陰小之人相援。象所謂「後夫凶」者，正指「上六」與「六三」自行相比，而不比於「五」也，故曰「不亦傷乎」。

六四：陰居陰位，處得正也。外比之，外比于「五」，君臣相比也。貞吉。上下相親，故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君子體而用之：「九五」賢君也。「六四」賢諸侯也。謂「九五」以德則賢，以位則上。「六四」以正

遇正，如之何不從，又如之何不吉？可謂君臣慶會，無所往而不濟也。

九五：陽居尊位，中正之君也。顯比。發政施仁，顯明比道也。王用三驅，失前禽。古者先

王之畋，圍而不合，故三驅。前者驅而失之，逆則舍之，順則取之。故「失前禽」也。邑人不誠，吉。人君得以生意爲主，邑人不待期約而自來居邑矣。比道至此故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君子體而用之：爲人上者，當以仁義爲體，中正爲用，是故不合圍，舍逆取順者也。三聖授受，只「中」字，中即極也。居其極所而衆星共之。周子所謂「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天下之大本也。

上六：陰居險上，比之終也。比之无首，處至高之地，下无正應，无終始也，故「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君子體而用之：以成卦之象，取末爲首，初爲尾。以畫卦之序，取下爲初，上爲終。爻辭稱「无首」，小象該「二」「无所終」者，一義而已。衆皆比「五」，已獨後之，其傷必至於「无首」，即喪其元也。昔萬國朝禹，而防風氏獨後，諸侯朝齊，而譚子不至，其凶如何哉？象辭所謂「後夫凶」者，言此爻也。

「二」「該」當作「謂」。或爲形近而誤。

## 小畜

䷈ 乾下  
巽上

小畜：卦例，陽大陰小。陽多以陰為主，陰多以陽為主。此卦五陽一陰，以一陰主五陽，故爲小畜。言一可以統衆。亨。乾健巽順，健而能順其陽剛，又得中位，故「亨」也。密雲不雨，本卦有巽風，互體見離火，故「不雨」也。自我西郊。當時文王宅西土，自言我西土之民。當此天下「密雲不雨」之時，猶我之處難，被陰小之國所撓，不能施澤于民之時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文近柔，武近剛，蓋言柔能勝剛也。

君子體而用之：天地大德曰生，未嘗不欲興雲降雨。爲人君者以仁，亦未嘗不欲施恩布澤。但值未濟之時，當以雍容和緩，不可迫切，待時而動，所謂聖之時者也。

初九：陽居乾體之下，畜之最先者也。復自道，「初九」與「六四」正應，剛柔相易成姤，姤之變盡而成復，復即一陽生，生即道也，故曰「復自道」矣。何其咎。吉。道既復而生意舉，其義吉也。何咎之有？故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君子體而用之：聖人之道，無可無不可也。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畜則止，止則復，復則反，善其義吉矣。

九二：牽復，陽處健體之中，本與「九五」正應，君臣相與也。「五」居上卦之中，「二」居下卦之中，其德同也。「五」在「四」之上，為「四」所畜。「二」亦隨之并進，同受其畜。是故相牽連而復也。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君子體而用之：雖處剛中之道，亦當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可以不失其道，亦不失其身矣。

九三：陽居健極，過剛而不中也。輿說輻。乾伏坤，坤為輿。「初」從「四」，為自復。「二」、「五」同德，為「牽復」。「九三」上无正應，下无同志，處不中之道。上近于「四」，「四」為卦主。於是密比于「四」，以致進不以道，如車說去輪輻，行不前也。夫妻反目。「九三」、「六四」，陰陽相比相求，為夫妻之象。譬如夫妻，以非禮求配，故怒目相視。以互體見離，故言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君子體而用之：如夫身不正，其道不行於妻子，安能治其國乎！

六四：陰居巽下，處得正也。有孚，「六四」、「九五」，陰陽相孚，故皆稱「有孚」。「四」指「五」為上，「五」指「四」為鄰，見與「中孚」同義，亦與「中孚」肖體。此卦「九五」之爻辭，即「中孚」「九五」之爻辭也。血去惕出，坎為血，為加憂。互體伏坎，伏坎去，惕出也。无咎。「六四」以德則順，以位則當，以

時則上志方合，下志又應，故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君子體而用之：譬賢臣諫止其君之義。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何咎之有？

九五：陽居尊位，小畜之君也。有孚攣如，剛健中正，有孚誠也。衆陽爲一陰所畜，衆陽必牽連相濟攣如也。富以其鄰。陽實爲富，陰虛爲貧，故「富以其鄰」也。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君子體而用之：概言以其鄰富。「九五」不獨富其家，而富其鄰，推其所畜以及人者也。畜道善矣。泰卦「六四」爻辭曰「不富以其鄰」，小象曰「皆失實也」，陽實陰虛之證也。

上九：陽居最上，畜之終也。既雨既處，「上九」爻動極必變，變則外卦成坎。坎爲雨、爲月、爲婦貞厲。婦人得此，雖貞亦危。月幾望，月至此盈矣。君子征凶。君子得此征凶。蓋謂凡事亢極皆不可也。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君子體而用之：「既雨既處」，言畜道積滿而成也。陰將盛極，君子動則有凶也。陰敵陽則必消陽，小人抗君子，則必害君子，安得不疑慮乎。若前知疑慮而警懼，求所以制之，則不至於凶矣。



## 履

䷉ 兌下  
乾上

履虎尾，履，踐履也。卦一柔履五剛，柔少剛多。乾、兌俱爲金。金爲虎，懼其噬已，如履虎尾之象。不咥人，內卦見兌。兌者，說也。說而能應，故不咥人也。亨。陽剛中正，履帝位。又互體見離，爲光明。是皆亨道也。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君子體而用之：天尊地卑，澤又地之卑者。尊卑有序，禮也。君子以之辨上下之分，定下民之志，則禮不侵越矣。民志定而上下辨，禮法明而分亦明，天下可一也。

初九：陽居兌體之下，履之初也。素履往，上无正應，又陽剛之才，志在上進，素具志而往，別無疑惑，以禮是念。无咎。又何咎？象曰：「素履」之「往」，獨在我。行願也。

君子體而用之：當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九二：陽剛居中，所履平易之道也。履道坦坦，以寬裕之才，居大臣之位，履坦然平易之道。幽人貞吉。當處其幽靜，不使外物遷其志。如是正固，方得其吉也。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君子體而用之：「九二」之「幽人」所履甚坦，「六三」之「武人」所履甚危，「二」剛中而「三」不中正故也。「九二」居大臣之位，幽靜恬淡，養其心志，則內不亂也。可謂君子之坦蕩蕩者也。

六三：「三」為卦主，陰居兌上，所處不中、不正，陰險之人也。眇能視，互體見巽。巽為多白眼，眇象，見不明者也。跛能履。巽為股。內卦見兌，兌為毀折，跛者行不遠也。履虎尾，咥兌為口。「咥」口象。人，凶。一陰於衆陽之間，處位不當。不以道而處險地者，如履虎尾。被咥，則有傷害之凶也。武人爲于大君。體柔而履剛，才弱而位險，假剛而陰狠，以邪媚而爲一卦之主。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君子體而用之：如此之爻，真暗而假明，真柔而假剛。陰狠而邪媚，却爲一卦之主，可謂小人矣。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九四：陽居陰位，陽不當也。履虎尾，上近于君，无相得之義。下履「六三」之小人，如履虎尾之危。體雖剛而其志柔也。愬愬，常存畏敬恐懼之心，不致傷也。終吉。雖履至危，終得吉也。象

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君子體而用之：所履雖危，知懼終吉。

九五：陽居尊位，中正之君也。夬履，本卦內見他卦之名者，必于卦變取之。「三」、「上」應爻，剛柔相易成夬，故稱「夬履」。能剛斷果決而履帝位也。貞厲。猶當正固其志，危厲其心，可以常守其貴。何也？以「六三」陰爻爲卦主也。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君子體而用之：「九五」雖居君位，却緣「六三」一陰爲全卦之主。譬小人爲臣，得其權也。處此之道，當以順時就惕、廣納包容，履道之善也。

上九：陽居最上，履之慶也。視履考祥，視其在前所履，考其休祥。「初」，「素履往」；「二」，「履道坦坦」；「三」，「履虎尾」；「四」，「愬愬」；「五」，「貞厲」。推其吉凶，惟「初」最善。其旋元吉。回旋而慎思之，自然明辨而克己。校其「初九」素其位而行者，元吉也。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君子體而用之：履高而不處，功成而不居。退身避位，復於而考校履之「初九」，「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大善之吉也。

## 周易原旨卷二

### 泰

䷊ 乾下坤上 泰：通泰也。乾陽升于上，坤陰降于下，二氣相交，通泰之義也。小往大來，吉亨。此卦變也。陽大陰小。坤自內往而居外，乾自外來而居內，泰自否來也。「否終則傾」是也。乾自內往而居外，坤自外來而居內，否自泰來也。「城復于隍」是也。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后，君也。君王觀天地交通之象，效天法地，使民用天時，因地利，助化育之功，成豐美之利。是以人物各遂其生，財成天地之道也。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左右民」者，親近之義。君子當以仁民而愛物也。

君子體而用之：值泰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時，當急尊賢使能，所以急先務也。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舉大而兼小也。

初九：剛陽在下，泰之始也。拔茅茹，剛健之才，志在上進。以其內三爻與外三爻皆應，「初九」與其類並進故也。「拔茅茹」者，茅之爲物，拔一根則衆根相連而起。以其彙，彙，類也。謂一陽進，則三陽類進也。征吉。占者有所征行，甚吉。夫子曰：「志在外也。」謂內外志應也。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君子體而用之：當以薦舉同志之賢能，以行其道。

九二：陽居健體之中，剛中之臣也。包荒，乾大坤廣，洪荒也。乾與坤應，有「包荒」之象也。用馮河，互體見兌。乾健涉兌澤而不陷，有勇馮河之象也。不遐遺，內近外遠，內外相應。有不遺遠之象。朋亡，三陽則爲朋。「二」往配「五」，有喪朋之象。得尚于中行。「六五」居上，以陰下嫁爲歸妹。此「尚」當爲尚公主之尚。「中行」，指「六五」居中，「九二」亦居中也。是「六五」歸于「九二」，「九二」尚「六五」爲「得尚于中行」之象，中之中也。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君子體而用之：「六五」下應「九二」，即是上中應下中，中之中也。故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者，中之神氣存焉。是故可以無大不包，無才不用，不忘遐遠，不屑朋比，以光大也。

九三：陽居健極，泰之盛也。无平不陂，天道好還，未有平而不險者也。无往不復。無不返之理。三陽極盛，天地交際之時，泰將否也。艱貞，无咎。當此之時，克艱正固，可以保其常泰，故无咎也。勿恤如此則不勞憂恤，而自能無遷變矣。其孚，不遷不變，誠之至也。于食有福。盡其孚誠

則能享其所有之福矣。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君子體而用之：此爻正當天地交際之時，泰將否也。知幾之君子可不慎乎！

六四：陰居坤下，泰之過中者也。翩翩，陰氣本是在下之物，今居在上，乃失其實，故若「翩翩」然騰空之象。志在復下，羣陰類願欲之，故其性同也。不富以其鄰，不待繼富而鄰從。不戒以孚，不待告誠而類信。蓋言其願欲之，故其性同也。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君子體而用之：夫陰陽升降，時運推遷，世道興衰，人情聚散，理之常也。故君子、小人各於其黨。一君子進，則衆君子連茹。一小人出，則衆小人翩翩。吁！皆勢也，可不臨文傷歎乎。

六五：陰居尊位，柔順之君也。帝乙歸妹，中四爻互體見震兌，即歸妹，見王姬下嫁之象也。以祉，福也。元吉。柔中應剛中，男女得行其有室有家之願也。福孰加焉，吉孰大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君子體而用之：王姬下嫁，必降其貴，以從其夫。人君求賢，必降其尊，以任其臣也。「五」以柔中之德，下任「九二」剛中之臣，成治泰之功。所以能獲福祉而盡善者也。「九二」所謂「得尚于中行」，即此也。

上六：陰居坤極，泰之終也。城復于隍，隍，壕也。上卦坤爲土，城邑之象。物極則反，泰終變

也。城土崇極，而圯城復于隍矣。勿用師，勿勞用師，而城自破。自邑告命，惟當自邑而告命，姑以自保也。貞吝。雖正亦吝，已無及矣。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君子體而用之：事在幾微，當謹于始也。不然，天地之氣相違，上下之情相背。卑不上承，尊不下施，君臣隔絕，民心離散。上下之志既不相應，雖用告命，亂不可止也。

## 否

䷋ 坤下

否塞也。乾上坤下，上下不能交通曰否。之匪人，小人也。不利君子貞。君子正道不行。

大往小來。陽大陰小。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君子往于外，小人來于內。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否易處也，難易避也。儉難甘耳，祿難辭耳。君子為能之。

君子體而用之：當退身避位，養晦明夷，不居榮祿，堅守其道。不隨世變，不逐時遷，身雖處否，其道常亨也。苟不順時，而居榮貴之位，必犯難也。

初六：陰居最下，否之始也。拔茅茹以其彙，泰、否之初，皆取拔茅之象。其辭同而理異。泰之時三陽在下，羣類相從，志在上進。否之時三陰在下，亦羣類相從，志在降下。所以各從其類，故異耳。貞吉，亨。自能謹守貞正，常存事君之心，處卑微之地。故「貞吉，亨」矣。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坤為臣，乾為君。志在應君故耳。

君子體而用之：否之三陰應皆在外，當陰陽隔絕之時，不能相係，故退守其道。蓋謂身雖處於卑下，其心常存事君，正固之節不可忘也。

六二：陰柔居中而得正，在否之時，小人得志也。包承，小人吉。陰險之包蓄奸諂，專為利己之私，小人之道也。大人否，亨。高尚之士，當此之時自守其道，不與羣小雜亂。身雖處否，其道常亨也。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君子體而用之：當守其正節，不可雜於小人之羣類也。

六三：陰居坤上，不中不正，又近于上，處「否」之小人也。包羞。包蓄機謀奸險以承其上，苟圖富貴。包羞忍耻，小人之道也。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君子體而用之：深戒小人不可用也。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小人無耻之耻，實無耻矣。安可用之於治政乎。

九四：陽居健體之下，濟否之臣也。有命，无咎。上近尊位，得其時也。有剛健之才，足以成濟



否之功。須待濟否之君命之，則无咎也。疇離祉。受「九五」大君之命，君子之道得行，則與疇類同進，以濟天下也。至於濟否之成功，遂則疇類皆麗福祉矣。如此則「初六」懷君之志遂也。「四」與「初」爲正應，故曰疇類也。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君子體而用之：發政施令，必自天子出，否則悖矣。是故大君有命，然後濟否之志行矣。

九五：陽居尊位，休否之君也。休否，大人吉。以剛健之德，行中正之道，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事吉也。其亡其亡，否既休息而將反泰，不可便忘其否，故有不可忘之戒也。繫于苞桑。桑之爲物，其根深固，苞叢生則根繫固甚。「繫于苞桑」者，則是堅固其守，不可忘其否也。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君子體而用之：當休否之時，常懷警惕，防否之復來，乃悠久也。處至尊之位，以中正之德，休息天下之否，正當爲也。

上九：傾否。陽居最上，否之極也。否極返泰，理之常也。先否後喜。始否塞，後得通泰，所以喜也。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君子體而用之：否極泰來，無常否之理也。

## 同人

䷌ 離下  
乾上

同人于野，亨。五陽一陰之卦，以一陰為主。簡御繁，寡制衆也。一陰中正，而五陽俱從之，有

「同人于野」之象。野則無親疏遠近之間，是之謂大同。有亨道也。夫子謂柔得位得中者，卦自姤來，

「初」往居「二」，剛柔相易，用卦變也。「六二」與「九五」應，又不曰應乎君，而曰應乎乾者，陽皆從之矣。

非「同人」之亨者乎？利涉大川。詳見「需」象，有舟虛，巽木而剛，健而不陷，可利涉矣。利君子貞。

夫子曰：「乾行也。」取卦德曰文明以健。有離有乾，故取卦體曰中正而應，即係「二」、「五」之應，故斷之

曰「利君子貞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君子體而用之：天理上行，火性亦炎上，一也。當以類族辨物，使族類相從，亦同也。故曰「保合太和乃利貞」。君子貞正處之，則能通天下之志，可使殊途而同歸也。

初九：陽居離下，同人之始也。同人于門，无咎。上無正應，心無私係也。出門皆同，是以无

咎也。在外者皆同，則所同廣也。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君子體而用之：同人無私，孰與咎矣。故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以仁義而言之，無不同人也。

六二：陰柔中正，同人之主也。同人于宗，正應「九五」，同于宗也。私係宗黨，鄙吝之道也。吝。既為同人之主，當與天下大同，不應私係於「九五」，失大同之德，是以吝也。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君子體而用之：當克盡私欲，復歸天理。故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也。

九三：陽居離上，陽過中也。伏戎于莽，同人，師之反。飛為同人，伏為師。故「三」稱伏，四稱反，用卦變也。下卦離又伏坎，坎為盜、為寇，故有「伏戎于莽」之象。「九三」所處不中，剛暴之人也。上無應援，人莫與同也。恐「九五」奪去「六二」為應，同之以此伏戎于林莽之中，待「五」來與敵也。升高陵，離伏坎。坎為險地。險，山川、岳陵也。在上卦之上，有升高陵之象。三歲不興。量其勢不可敵，故不敢進也。至于三歲之久，不能興起，故邪不能干正也。三歲者，言三數是氣之小變也，蓋謂久耳。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君子體而用之：以邪敵正，安可行也。

九四：四居乾下，不中不正。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用卦之反對，則同人

與師卦反對見坤。坤爲城邑，有墉象。又爲師。師，衆也。有守備攻擊之義也。義弗克也。「九四」不中，欲敵「九五」不「二」中正之君，以其不合義理，衆不與同也。既衆不與同，故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不義之法則必困。既困且窮，當反求諸己，以義理之法則救之，莫大之吉也。漢上朱氏震曰：「古易本云反則得，得則吉也。」若然，同人與師卦反對明矣。

君子體而用之：不義之法，安可行也。故曰：「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九五：陽居健體，剛中正也。同人先號咷而後笑。下同于「二」，陰陽相與也。爲「三」、「四」剛暴所隔，未獲斯志也。初有艱阻，故先號咷也。終必相合，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五」以剛直，用大兵師克勝奸邪，乃得相遇也。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君子體而用之：邪不可以敵正，辭亦不可勝理也。

上九：陽居無位之地，同人之極也。同人于郊，處位于外而同乎人。同人于郊外，同人無與之同也。无悔。雖不遂同人之志，且免於內爭，足以无悔也。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君子體而用之：「同人于郊」，志雖未得，只當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所謂遠於內爭，無與同者，禍則免矣。只當自守而无悔也。

「不」字爲衍文，當刪。

## 大有

䷍ 乾下離上 大有：以火在上，无物不照，盛大而豐有也。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君子體而用之：以火在天上，光明盛大。故知善惡分明，當知善惡之中而已。即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不可善而加善，惡而加惡，所謂太察也。記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又曰：「掩惡揚善，唯君子能之。」

初九：陽居健體之下，大有之始也。无交害，以剛陽而處卑下，无應。未有交涉，亦無害也。匪咎。上无係累，本匪咎也。艱則无咎。處大有之時，恃其豐富，縱肆其心，恣意驕傲，咎所以生也。苟或克念艱危，則終无咎矣。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君子體而用之：雖處富貴，當以仁義為主，是以務其大，忘其小也。故曰：「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即生順天地，死亦安寧，顏子之樂也。

九二：陽居健體之中，剛中之大臣也。大車以載，坤為大輿，乾伏坤，故有「大車以載」之象。上應「六五」，為君信任，得其臣位，故「大車以載」，必能任重致遠也。喻「九二」剛中，能勝大有之任。有攸往，以剛中之德，行大有之道，無所往而不利。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君子體而用之：以所積載，中道而行，何敗之有？故可任重而道遠，无所不施也。

九三：陽居健體之上。公用亨于天子，乘剛而得位，公侯之象也。公侯處大有豐富之時，亨于天子所有之故分，當為天子所有也。小人弗克。小人不知分定之理，以其所有為己之有，害可待矣。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君子體而用之：為臣子者，有功歸君，有過歸己，何況富有之利祿乎！忘情忘我故也。小人反是，即為害矣。

九四：陽居離下，不中不正，是大有之盛也。匪其彭，詩言「駟介彭彭」，「四牡彭彭」。所謂兵車強盛之貌。蓋「九四」處近君之地，事柔中之主，不致以強盛自務，可无咎矣。非離體明辨以哲不及于此也。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哲也。

君子體而用之：處大有過盛之地，却能止于至善之所，可謂明哲矣。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誠哉！是言也。

六五：柔居尊位，大有之君也。厥孚交如，厥孚，指「九二」中實者，孚誠也。上以孚誠交于下，

下亦盡誠以應上，上下交之以孚，所以常享其豐有也。威如，吉。以威嚴示之，使之有畏而不生慢易，至誠而終身不變，胡爲而不吉乎？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

君子體而用之：信可遂志，威可避難。民無信而不遂也。師失威而律弛，難必至矣。

上九：陽處大有之終，居无位之地，不居其有者也。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繫辭傳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君子體而用之：「上九」无位，雖係大有，不居富也。故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素守以道，自天祐矣。

## 謙

䷎  
艮下  
坤上

謙：亨。用卦變，剛柔相易，自剝來一陽，自上而下以居「三」成艮，見山在地下，謙卑之象也。艮一陽在二陰之上，陽不爲陰所揜，其道光明者，亨通也。君子有終。取下卦之終。「九三」爲卦主，所謂謙者，初雖自卑，終則吉矣。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剝之上卦「上九」與下卦「六三」相易成地

山謙。天道下濟而光明。下卦「六三」與上卦「上九」相易，地道卑而上行也。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謂天地、鬼、神、人、物，但盈滿必致虧損，謙卑必致增益。此聖人戒盈勸謙之切者，故終身行之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君子體而用之：滿招損，謙受益。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在尊而能謙，其德益光；在卑而能謙，則人亦莫能踰。惟君子能終之也。

初六：陰居艮下，柔順者也。謙謙君子，以卦體言，地中有山。以卦德言，處高而謙卑。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以順行謙，謙而又謙也。當謙之時，處于卑下，君子之象也。用涉大川，吉。以謙自處，衆皆歸之，雖涉艱險亦無害也，故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君子體而用之：陰柔之人，處於卑微之地，以謙自守，終獲吉矣。

六二：陰處柔位，謙之正也。鳴謙，鳴謙、撝謙，當從勞謙之例，擇之勞謙。夫子曰「勞而不伐」，謂勞而能謙也。若然勞而能謙，有若無也。鳴而能謙，辯若訥也。撝而能謙，勇若怯也。故皆吉。又以柔順之德，行中正之道，謙之至也。謙德昭著，聲聞于外，是謂鳴謙。貞吉。謙而又順，自然得貞正之吉也。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六二」本應于「六五」，爲其以陰應陰，失其陰陽之理，所以比應于「九三」。蓋謂「中心得」者，得「九三」也。言中其陰陽之常理矣。



君子體而用之：「六二」以其中正，既得名譽昭著，更加之以貞固而謙守其道，則能獲吉而中理。故曰「鳴謙」。

九三：陽居艮上，謙之主也。勞謙，「二」、「三」、「四」，互坎。坎，勞卦也。又內卦艮，艮，止也。知止即謙，故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勞謙」也。君子有終，吉。剛居正位，如山之固，不遷不變，君子有終也。謙道克終，羣下皆歸之，是以吉也。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君子體而用之：勞而不伐，德博而化，厚之至也。若然，可以修身尊賢親親，近者悅而遠者來，故曰「萬民服也」。

六四：陰居坤下，處得正也。无不利，撝謙。上近謙德之君，下乘勳績之臣，至危之地也。以坤順奉上，用巽入讓下，上下皆順。又坤為衆，「六四」得正，居坤之初，用衆者也。其指撝三軍之衆乎，有可以指撝之權而能謙，不違天則矣。何不利之有？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君子體而用之：「則」，意謂象數也者，義理寓焉。且以數而言之，按卦例，陽大陰小，舉其大而兼其小。故以陽數言之，一即三，三即九，九即一，故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天則者，即一而九，九而一，無端倪，無終始。循環不已，自強不息，上下相接。指撝之事，无不成矣。故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可見素位前定，必用天則，故曰「不違則也」。

六五：柔得尊位，謙德之君也。不富以其鄰，爻辭與泰「六四」同，與小畜「九五」爻反，可見陽實

爲富，陰虛爲貧。故有此象。小畜「富以其鄰」，「九五」陽實也。泰「不富以其鄰」，「六五」陰虛也。是其證矣。利用侵伐，无不利。外卦坤又互坎，以坤衆而遇坎，有侵伐之象。「六五」以柔處尊，謙亦至矣。而羣陰俱服，惟「三」倚恃剛強而不服。征不服也，師出有名，无不利矣。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君子體而用之：直方大，有不待修習，无不利。蓋言中而已。謙之又過謙，故失節。失節即失中。既失其中，絕无所利也。當以威嚴示之，故曰「利用侵伐」。

上六：陰居順極，至柔者也。鳴謙，處无位之地，過於謙也。蓋君子過謙，聲名發揚于外，若訥而不言，亦謂鳴謙也。利用行師，謙卦一陽統五陰，師卦亦一陽統五陰。卦例以體也，故稱行師。行師之義，失位而名高，故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故曰「利用行師」。征邑國。坤爲邑國。若謙卑之餘，或有不服，不獲已而用兵者，先當征伐自國，吉无不利矣。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君子體而用之：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蓋言先齊其家，然後可以平治矣。

## 豫

坤下  
震上

豫

和樂也。以順而動。

利建侯行師。

所謂易者，取義無窮。以似體而取之者，假若比卦一

陽居「五」，統五陰。比之大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故有建侯之義。一陽在「二」為師卦。師之「初六」曰：「師出以律。」故有行師之義。此豫卦一陽居「四」，為卦主，統五陰。羣陰悅而從之，故名豫。豫之剛上行而柔下應，是有建侯行師之義。蓋以似體而然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君子體而用之：順以動，曰豫。豫，樂也。雷出地奮，發於聲，萬物通暢、和悅為豫。故先王體而作樂，樂亦樂也。作樂聲，崇功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可謂殷盛矣。故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初六：陰柔在下，豫之始也。鳴豫，雷上地下，天以雷鳴，人以樂鳴。「初六」以不正應「九四」。「九四」卦主又不正，小人之豫也。凶。小人得寵，无所不至，樂極窮而致凶也。象曰：「初六鳴豫」，

志窮凶也。

君子體而用之：「初」以不中正而應於「四」，「四」爲豫主，譬小人得寵，不勝其豫也。恣意驕逸，甚至發於聲音，如是必至於凶也。

六二：陰居順體，中而正也。介于石，互體見艮，艮爲小石。衆從「九四」，惟「六二」上无應援，以中正自守其梗介也。介者，至靜、至大之謂也。石謂至堅、至重也。靜則無欲，堅則不動也。不終日，以其不動之故，所以知幾也。知幾者，纖悉備舉，燎然先兆，不俟終日也。貞吉。豫道以此得貞正之吉也。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君子體而用之：繫辭傳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故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也。

六三：陰居陽位（一），非其位也。盱豫，盱，上視也。「三」近「四」，「四」爲卦主。仰視求悅，「盱豫」者也。悔。遲有悔。切近豫主，小人得寵也而悅。悅極而反禍，禍將及己也。禍及而不早悔，是以有悔。位不當故。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一〕「陰居陽位」，原作「陽居陰位」，據卦象改。

君子體而用之：「唯小人與女子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故曰：「君子待小人，不惡而嚴。」

九四：陽居動體之下，切近君位，主豫者也。由豫，「九四」一陽爲五陰之主，衆所從由而豫悅之。大有得。由剛陽之才，可得大有之志。勿疑，陽實爲孚，有勿疑之象。朋盍簪。簪謂聚也。簪能聚髮，故取象焉。勿疑於朋類，亦相信盍簪者。謂何不聚會同志者，撫濟衆民也。衆民以內卦坤故。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君子體而用之：若居大臣之位，當以兢兢業業，仰則以事君王，俯則以畜人民。若然，「大有得」而志行矣。

六五：陰居尊位，下無應援，柔弱之君也。貞疾，「六五」以柔居尊位，逼於「九四」之強臣。衆皆從「四」，雖貞亦疾，乘剛故也。恒不死。由其不失於中，故未亡也。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君子體而用之：「五」雖乘剛，而不失其中。故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允執厥中」也。

上六：陰居豫極，昏豫者也。冥豫成，昏冥於豫，其咎成也。有渝若能渝變改過。无咎。蓋言處於豫極，而肆逸悅豫，災咎及矣。苟能遷善改過，則无咎也。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小人不可長處樂也。

君子體而用之：豫之六爻惟「六二」中正則吉，餘皆訓戒之辭，懼其過於豫也。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 隨

䷐ 震下兌上 隨：三陽從三陰，皆相比而相隨，婦隨夫之象。又震爲長男，兌爲少女，男動女悅，隨從之義也。

元亨利貞。无咎。既致男動女悅，故曰「元亨利貞」，自然无咎矣。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卦自否來，「上」來居「初」，用卦變也。動而說，隨。「初」无正應，隨「二」。「三」无正應，隨「四」。「上」无正應，隨「五」。不以正應而相隨，故隨時之義者，義即宜也，宜即正也。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雷藏澤中，隨時休息。象傳取隨時而動。大象取隨時而靜。蓋隨時取義，義即宜，宜即正也。動不失其正也。

君子體而用之：孔子，聖之時者也。故曰：「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初九：陽居震下，動之主也。官主守也。有渝，變動也。貞正也。吉。主守變動而得其正，所以吉也。出門交，出門交于人，至公无私也。有功。无所偏係，爲无正應，人來隨我，以正相隨，是以有

功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君子體而用之：隨時變更，貴乎從正。不正則昧，經權之義也。

六二：陰柔居中，得正者也。係小子，失丈夫。近係於「初」，失「九五」之應也。處隨之時，下乘剛動，豈容不隨。隨此失彼，不能兼與也。所以係「初」之小子，失「五」之丈夫也。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君子體而用之：皇建其有極者，三極之道也。天極以陰陽，地極以柔剛，人極以仁義。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凡言極者，大中至正者也。「六二」居中守正，隨時取中，故「係小子失丈夫」矣。

六三：陰居動極，不中不正者也。係丈夫，失小子，上无正應，无所附也。雖近比于「六二」，其「六二」先與「初九」相係，故舍下而從上，而與「四」係。是以「係丈夫，失小子」也。隨有求，得。遇「四」亦无係應，與之相隨，至誠待之，必得之矣。利居貞。應非其正，係隨他人，隨時之義也。舍小而從大，非正固則无以利耳，故曰「利居貞」也。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君子體而用之：非應相從，隨時之權宜，不可作典故要也。

九四：陽剛居陰，非其位也。隨有獲，隨之時，得衆心所從也。「四」近君位，處於危懼之地而得衆心，故「隨有獲」也。貞凶。雖正固亦凶也。有孚在道，九爲陽實，能存孚信之誠，舉動弗離乎道。

以明何咎。「三」「四」交而爲離明。苟孚而能明，志在於道，則可免凶咎矣。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君子體而用之：謂「四」之所處，本有凶也。有孚誠而合道，成明哲之功，故无咎也。

九五：陽居尊位，中正之君也。孚于嘉，吉。陽爲實、爲美，即「孚于嘉」之象。居中得正，不苟隨人，故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中正而曰正中，取韻叶耳。

君子體而用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故曰：「君正莫不正也。」

上六：陰居隨極，隨之終也。拘係之，「上六」下比於「九五」，「五」本與「二」正應而陰陽相求，故總係之也。乃從維之，非正應而強就，固結而不可解，故上爻之道窮也。王用亨于西山。文王卜祭西山則吉。兌位爲西，互艮爲山，蓋「西山」象，其可亨者，「上六」得正也。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君子體而用之：本於仁義者，人極也。「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致不得已，而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太王以惻隱之心行仁義而已。蓋務其大而忘其小，可謂人極矣。



## 蠱

䷑ 巽下  
艮上

蠱：此卦三陰三陽，乾、坤、震、巽、艮俱備。所以稱父母與子也。蠱者，事也。謂乾坤交錯，事

之亂也。艮巽交重者，艮山，止也；巽風，入也。風入山林之中，諸物俱亂，必致有損。既損，無有不修之理，故爲事也。在文爲蟲皿，皿之有蟲，損壞之義。有壞即修，所以訓事。元亨。事理則大亨矣。利涉大川。无往而不可利涉之。詳見需象。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甲者，始終無首尾者也。三者，乾卦也。此三畫純一不雜，倒正不變，天地之大本，數之變也。所謂一生二，二生萬物者，奇生耦也。二此者，地天泰耳。天地交而萬物成也。制事之道，當以效天法地。消長生意，循環無窮，自強不息矣。故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君子體而用之：張子云：「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當以效天法地耳。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故曰「君子

以振民育德」。(一)

初六：陰柔在下，巽之主也。幹父之蠱，處蠱之「初」，子幹父蠱之象也。有子考。考，父也。子幹父蠱，則其父有子也。无咎。所幹之事，俱以奉承其考，故无咎。厲終吉。處卑而幹尊事，常懷危厲之心，得終吉也。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君子體而用之：爲臣子者，忠孝而已矣。忠者致身，孝者竭力，故曰「意承考也」。

九二：陽居巽體之中，剛中之臣也。幹母之蠱，「九二」以剛居柔，剛中也。以剛中幹「六五」陰君之事，象子幹母之蠱也。不可貞。不可過剛之貞。其能幹者，以剛中故也。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君子體而用之：至中理通，故曰「得中道也」。

九三：剛居巽體之上，主幹者也。幹父之蠱，小有悔，以陽剛克幹其事，過於剛直，有小小之悔也。无大咎。剛居巽順事上，以此幹蠱，不失其正，所以无大咎也。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君子體而用之：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得正且剛，故「終无咎」。

〔一〕 本引文只是撮引正蒙乾稱篇大意。

六四：陰居艮下，止之始也。裕父之蠱，往見吝。在下无應，度其不能往幹，以柔順自處，不失其正也。以寬裕處其父事，則得其寬也。不量力而往幹，必不勝其任，致羞吝也。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君子體而用之：才位俱柔，又且无應，當以寬裕自守，所往皆非利也。

六五：陰居尊位，柔中之君也。幹父之蠱，用譽。承其父業，下應「九二」，「九二」剛中之臣，有名譽者也。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君子體而用之：位剛則能幹，德柔則能承矣。

上九：剛陽在上，蠱之終也。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以陽剛之才，處无位之地，知止而不累乎世也。上不事於王侯，以高潔自守也。下不累於世務，隨時達變也。嚴子陵以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君子體而用之：「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可以為處身之則也。

## 臨

䷒ 臨：大也。陽大陰小，二陽浸長。陰多以陽為主，故大。又澤上有地，臨之象也。元亨，

「二」、「五」以剛柔相應，有大亨之義。利貞。臨大亨而理正，故「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臨二陽在下，十二月之卦也。一變三陽爲泰，二變爲大壯，三變爲夬，四變爲乾，五變爲姤，六變爲遯，七變爲否，八變爲觀。觀者，八月卦也。臨之體，陽長陰消，觀之體，陰長陽消。故曰「至于八月有凶」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兌口故。容保民無疆。坤廣也。

君子體而用之：天道闡開消長，地道廣納包容，但以生而已。故曰「天地大德曰生」。惟人也，生於天地之間，得其秀而最靈者，當以體天地之道，隨時贊助生育之義。凡天地不能言者，代而言之，可謂能參天地贊化育矣。故取兌口而傳教，是「教思无窮」也。取坤廣而臨民，是「保民无疆」也。

初九：陽居最下，臨之初也。咸臨，卦例，前見本卦，內見他卦之字樣者，必取卦變。此卦應爻，剛柔相易，互體見澤山，有咸象。又與「四」應，故「咸臨」。貞應得其正也。吉。順正之志得行，是以吉也。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君子體而用之：臨民以政事，而以政者化也。事者，決責也。先化而不能悛者，然後決之。蓋言化而歸正歟，故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九二：陽居兌體之中。咸臨，吉，无不利。上應「六五」，咸臨者也。二陽漸長，剛中之志行也。

以剛中之道臨民，「吉無不利」矣。象曰：「咸臨，吉，無不利」，未順命也。

君子體而用之：以「九二」謹守中節，雖與「六五」柔弱之君正應，亦不敢輕進，必待君命而行，「吉無不利」矣。苟不如此，是為不順命也。為人臣者，不聽君父之命可乎！

六三：陰居兌上，說之主也。甘臨，甘節甘臨皆無應，而陰陽相比而相說，故為甘。「三」使甘佞之言以說在下二剛者，以其位不當也。无攸利。下乘二剛之進，所處不安。又以甘說臨人，何利之有也。既憂之，无咎。苟能憂而悔過，得其宜矣。既知憂懼，是以「无咎」也。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长也。

君子體而用之：處難之時，當以危行言遜而儉德辟難則可也。

六四：陰居坤體之下。至臨，「四」與「初」相應，親臨於下，「至臨」者也。无咎。以陰處柔，處得正也。上得中順之君任，下得剛中之賢補助，是以「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君子體而用之：苟得其位，上承下惠，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六五：陰居尊位。知臨，下應「九二」剛明之賢臣，蒙「六五」之君信任，明知之君也。任賢使能，其知大矣。大君之宜，「六五」以中順之德，而任在下剛中之賢，在下者竭力以事上，共成知臨之功，大君之宜也。吉。臨民之道以此，則天下不勞而自治，故「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君子體而用之：大中至正者，萬事得其宜而中理，其即皇建其有極也。

上六：陰處坤之極，至厚者也。敦臨，敦艮、敦復、敦臨，皆山之重厚積至「五」上，故皆稱敦吉，无咎。以至順至厚之德，下從二陽剛直之賢，屈身降志，以上從下，尊賢樂善，敦厚之至也。由其敦厚於臨，則得吉而无過咎也。位得正而至此。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君子體而用之：陽先陰後，夫倡婦隨，理則然矣。內卦二陽一陰，外卦全陰無陽，陰當隨陽，故曰「志在内也」。凡事一理而已，當以觸類而長之，引而伸之耳。

## 觀

坤下  
巽上

觀：觀者，視也。仰視爲觀（平聲），俯視則爲觀（去聲）。陽剛大者在上，羣陰小者在下。小當

仰視，大當下俯。觀、觀之義也。盥而不薦，盥謂祭之始。薦謂祭之中。當盥酌之時，盥手必盡誠，敬肅之至也。既薦之後，不使誠意少懈。有孚「九五」陽實爲孚。孚者，誠信而慎獨。顯若。則下民顯然而從化也。若者，言民舉手加額如此，感化之切，誠於中而形於外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君子體而用之：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初六：陰柔在下，陰暗之人也。童觀，「二」「五」剛柔相易，成蒙。蒙，童蒙也。見量淺短，童稚之觀也。小人无咎，以卦變言，「五」復位，「三」「上」易，內卦爲艮。艮爲少男，故小人初遠於陽，无剛明之君子訓教，不知綱常之道。惟小人當然，故无咎。君子吝。君子不當如此，故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君子體而用之：人性無不善，而以不學无教之故，陷溺其良心，甘爲小人矣。故曰「君子日休，小人包羞」也。

六二：陰居坤中，柔之甚也。闕觀，「三」「上」相易成艮。艮爲門闕，自內視外爲闕。利女貞。陰柔雖處中正，理當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丈夫之道若此，可羞醜矣。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君子體而用之：大丈夫之道，當以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耳。若妾婦之道，以順爲正可也。

六三：陰居坤上，履非其位也。觀我生，進退。諸爻皆觀，「五」「三」非應，故惟自觀耳。觀其所生，而隨宜進退乎時也。雖進退無常，亦未爲失道。前有巽，巽爲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君子體而用之：雖處危難，進退存亡不可失其正也。

六四：陰居巽下，巽順之主也。觀國之光，下卦坤爲國。「九五」剛光明也。「六四」得正近「五」，故有此象。切近君位，觀見陽剛中正光明之道也。利用賓于王。觀見國之盛德光輝，宜進于王朝，以行其道也。臣效智力而輔君，君施恩澤而子民，無所往而非利耳。故曰「尚賓」也。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君子體而用之：得志兼善，不得志獨善耳。

九五：「五」以陽剛而履尊位，中正之君也。觀我生，坤爲衆、爲民，觀民風則我之所行可知矣。君子无咎。觀政化之善惡，若君子之道行，則政化善矣。觀道以此，故「无咎」也。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君子體而用之：上以風化下也。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上九：陽剛處於巽上，巽順之極也。觀其生，君子无咎。觀其生者，觀其已生，處巽極无位之地，以剛居「九五」尊位之上，心不敢自安，則反求諸己，故「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君子體而用之：所處巽極，又兼无位，當以安守常分而已。



## 周易原旨卷三

### 噬嗑

䷔ 震下離上

噬嗑：亨。艮震合而為頤之象。「六四」變「九四」為頤中有物之象。有物則噬，齧噬則嗑，嗑則

亨矣。利用獄。以變卦言，此卦自否來。柔得中理而上行，謂「初六」與「九四」應爻相易，肖體為頤，頤口也。「五」與「四」又剛柔相易，為噬嗑。噬嗑，口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喻有冤抑不能陳訴者。以離明而分別之，震威而處制之，故曰「利用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卦除「三」、「上」，俱不當位故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君子體而用之：以天下言之，若有強梗讒邪間隔天下之事不得合者，必以政事治之。政者，教化也。事者，刑罰也。教化之不得悛者，卒以刑法而除之也。

初九：剛居最下，噬嗑之初，下民之象也。屢校滅趾，无咎。恐下民不知其戒，故設此法。屢

校，足械也。減趾，則刑也。蓋言屨之於足，減傷其趾也。倘犯小過，先以械足減趾，使之畏懼，不行其惡，故「无咎」。象曰：「履校減趾」，不行也。

君子體而用之：繫辭傳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懲之之早，犯刑者懼，而用刑者當矣，故「无咎」。

六二：陰柔處於中正，用刑者也。噬膚滅鼻，无咎。「初」「上」為頤，不言噬。「二」「噬膚」猶淺。「三」「噬腊」，「四」「噬肺」，則皆肉之帶骨者，噬之深且難矣。「六二」下卦之中，互艮為鼻。滅鼻者，剿刑也。「六二」乘剛，而不免用刑者，以其居中得正，故「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君子體而用之：刑法不可輕為，必當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俾之情窮理盡，甚致大中至正，然後可以用之也。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六三：陰居震上，非其位也。噬腊肉遇毒，小吝，以柔弱之才，處剛決之任，用刑於剛強之人，反被其傷。蓋為「六三」位不當也。无咎。然而反被強梗所傷，雖有小吝，亦可進而為之。无咎者，有應故也。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君子體而用之：雖是才小而任大，必當盡其臣子之忠孝，致身竭力可也。

九四：陽居離下，剛明者也。噬乾肺，得金矢。說卦云離「為乾卦」。乾為金、為剛健。「噬乾肺」者，乾肉連骨梗，至堅而難噬之物。譬如強暴之小人，必以金矢剛健去之。利艱貞，吉。然而「九

四「不中正，亦未光大。利在克艱正固，則獲吉矣。」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君子體而用之：去除強暴之道，必當克己而進之也。

六五：陰處離體之中，明辨之君也。噬乾肉，得黃金。離為乾卦。乾，金也。黃為中也。陰爻居中，為上卦之主。如得黃金噬乾肉者，易噬也。喻去天下之強梗之易為也。貞厲，无咎。雖處卦主之位，本體終柔，利在正固。常懷危厲，乃得「无咎」。又以柔乘剛，得當也。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君子體而用之：雖處至易，猶加兢兢業業，以其多易，而必多難，故聖人深戒之耳。

上九：陽居噬嗑之終，剛過於極也。何校滅耳，凶。何校械項滅耳。去其耳，積其罪惡之大不可釋，其凶可知也。此謂滅其耳者，戒聽之不聽也。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君子體而用之：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 賁

䷖  
艮上 離下

賁：賁，文飾也。陰陽交錯則成文。賁自泰來。「上」之柔來「二」而文剛，分「二」之剛，上而文

柔。亨。柔來而文剛爲離，居中得正，無不亨矣。小利有攸往。陰小陽大，分剛上而文柔。上卦俱陰，本柔而得剛，故「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君子體而用之：以「離明」而修庶政，以「艮止」而省刑罰，乃成文明之治也。

初九：「初」居離下，賁之始也。賁其趾，文明在下爲趾。舍車而徒。前五坎爲輪，爲車。下卦震，震爲足，爲大途，徒行也。舍車而徒行者，棄利而就義也。「初九」近於「六二」，正應於「六四」。不從「二」之近，而從「六四」之遠，舍易從難，舍車而徒行也。守節修賁而行正道。「二」雖有車而不乘，寧徒行而從於「六四」，乃文明之君子也。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君子體而用之：「舍車而徒」，從其正也。「二」非不正，爲非己之應也。守節處義，故「弗乘」也。

六二：陰柔處於離中，文明之君子，下卦之主也。賁其須。須，即此需待也。修飾賁道，待時而行也。「二」雖當位而无應，故以文明修其道，待「上」求而進之，共成治賁之功也。象曰：「賁其須」，

與上興也。

君子體而用之：隱居待時，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耳。

九三：陽居離上，剛明之極也。賁如明極而大盛。濡如，互體見坎。易中坎稱濡。言以剛文與柔文相間。下卦俱得其正，「二」「四」互相光飾，有潤澤之義也。永貞吉。「二」與「四」非己之應，貴在久常正固，則得吉也。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陵者，迫也。

君子體而用之：處事當以雍容和緩，從容而不迫也。

六四：賁如皤如，皤者，白也。「初」與「四」剛柔相易為巽。巽為白，或飾或素，「四」應「初」，未獲相賁，白之象也。白馬翰如，震坎為馬，變巽為白馬。離為雉，有飛象，翰如也。「四」欲往賁「初」，疑「三」所隔，以其相賁之志不舍，或飾或素。蓋進之志如飛，終莫能止，白馬翰如也。匪寇，婚媾。既進而得與初合。「三」亦與「二」互相光飾，前疑俱釋，匪寇讐，乃婚媾也。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君子體而用之：「六四」當位，已下三爻當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蓋言不可蓄疑而敗謀也，故曰「无尤」。

六五：陰居尊位，柔順之君也。賁于丘園，艮為山，為果蓏，有丘園之象。自古設險守國，故城壘多依丘坂。丘謂在外而近且高者。園囿之地，最近城邑，亦在外而近者。蓋言丘園中所隱之賢士，即

指「上九」也。束帛戔戔，吝，終吉。喻「六五」如束帛，及其制為衣服，必裁剪而成之。自度以柔弱之質而處尊位，才德不足，不能有為。「戔戔」者，剪裁紛裂之狀。蓋言必當屈身降志，求比於丘園中所隱之賢能輔助成功耳。雖少雖吝，終享其功。既「吉」而且「喜」矣。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君子體而用之：居上不驕，所以功成名遂矣。

上九：陽居艮上，貴極而知止者也。白賁，飾終而反素也。反賁為素，反文為質，知止矣。无咎。反其質則不過於文明，守其素則不失其本，故「无咎」也。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君子體而用之：凡事但能原始反終，故「得志」耳。

## 剥

䷖ 坤下  
艮上

剥：剥，落也。以陰剥陽，故名為剥。乾五變至此，故曰柔變剛。用卦變也。不利有攸往。小

人道長，故「不利有攸往」。觀象當體卦得坤順而止之，不可強進。消息盈虛，天運則然。窮上反下，无往不復，即天行之義。是以君子尚之。

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體坤言厚下爲本，體艮安宅爲本，今反山高起地上，而復附著地，故本弱致頽剥之象也。

君子體而用之：當以合乎天行之理，有消息盈虛，君子順之吉，小人逆之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事天之道，濟民爲先。坤爲本，譬民。艮爲末，譬物。坤厚可以載物。故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

初六：「初」居坤下，剥之始也。剥牀以足，以似體言，全卦似牀。「剥牀以足」者，陰剥陽，陽伏於下也。蔑貞，凶。陰小之人方長，以邪侵害君子之正道，故凶。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君子體而用之：纔見侵滅正道，知幾之君子可不慎諸？

六二：以陰居柔。剥牀以辨，辨是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上无應援，未有相與也。蔑貞，凶。以邪害蔑貞正之道，故凶。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君子體而用之：陰之侵剥於陽，得以益盛至於剥辨者，以陽未有應與故也。知幾之君子度其剥之未盛之時，求其應援於陽者，猶可勝陰。示人之意深矣。

六三：「三」居於坤，柔順者也。剥之，无咎。履羣陰之中，又不當位。上下四陰皆剥一陽。己獨違上下而應之，僅能免凶，故「无咎」矣。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君子體而用之：「三」居剥而无咎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於處剥之道，反爲

「无咎」。

六四：陰居艮下，剥之盛也。剥牀以膚，凶。始剥於牀足，漸至於膚，身之外也。將滅其身矣，其凶可知。陰長已盛，陽剥已甚。貞道已消，故更不言蔑貞，直言「凶」也。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君子體而用之：事值凶極至亡之時，猶當靜存其神，動察其事，可避則姑避之。不得免者，以天命而待死焉。故曰：「存，吾順事。殁，吾寧也。」

六五：「五」處羣陰之上，剥之首也。貫魚，柔得陽位，羣陰之長，相牽以從上。喻后妃以宮人備數，進御於君，如貫魚然。以宮人寵，施恩及衆陰，使羣陰得寵。順從而事其上也。无不利。治剥以從，則陰邪不能害其正。有所施爲，无不利，終无尤矣。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君子體而用之：羣陰消剥於陽，以至於極。「六五」若能長羣陰駢首順序，反獲寵愛於陽，則終无過尤也。於剥之將終，復發此義，聖人勸遷善之意深之至也。

上九：陽居剥之上，治剥之主也。碩果不食，艮爲果蓏。一陽在上，剥未盡而復生象。故存「上九」一爻，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君子得輿，坤爲輿，爲衆。君子得之，與衆共載之，俱得其生也。小人剥廬。若小人得輿，「負且乘，致寇至」也。若然，自无所容其身，故「剥廬」耳。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君子體而用之：正道消剥既極，則小人復思共治，故陽剛君子爲民所承載也。若小人處剥之極，則智窮守死而已，終不可用也。非謂「九」爲小人，但言剥極之時，小人皆如是也。

## 復

震下  
坤上

復：乾剛剥盡爲坤，至此往而復反，名曰復。亨。卦德，震動而坤順，動而順行，故「亨」。出入

无疾，順時而動也。朋來无咎。羣陽長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七者，少陽之數；九者，老陽之

數。不少而老，不老而少，天之運也。利有攸往。剛長而君子得時行道，復見天地之心。故天地大德曰生，即生生無窮之道也。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冬至陽氣始生，安靜以養生氣。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君子體而用之：雷者，陰陽相薄而成聲。當陽之微未能發也，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而後能長。先王以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

君不省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

初九：陽動於下，復之主也。不遠復，「初」處復之最先，不遠復也。无祇音支。至也，祇也。悔，元吉。復善之速，不至於悔也。過失未形而復，大善之吉。其「吉」，修身爲先也。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君子體而用之：所以修身之故，學問無他，唯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六二：陰居震中，動之正也。休復，吉。柔順中正，近于「初九」而能下之，復之休善，吉之道也。仁謂初剛，剛復于下。在人，則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初」不遠復，「二」從「初」而復，故曰「下仁」。心仁即生矣。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君子體而用之：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於仁，生道之始也。「二」能親而下之，是以「吉」也。

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頻復，不能保守，屢失而屢復，故「頻復」。厲，屢失爲厲。无咎。復則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君子體而用之：聖人開遷善之道，頻復頻失，雖爲危厲，然終有復善之義，則「无咎」矣。

六四：陰居順體之下，順而履正者也。中行獨復。「四」行羣陰之中而獨能復，自處於正，下應於陽剛，其志可謂善矣。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君子體而用之：此爻不言吉凶者，蓋「四」以柔居羣陰之間，「初」剛甚微，不足以相援，無可濟之理，故聖人但稱其能獨復，而不言「吉」者，以其獨從道，未可得「吉」也。曰：然則不云「无咎」，何也？曰：以陰居陰，柔弱之甚，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

六五：陰處坤中，敦篤者也。敦復，无悔。「六五」陰君，下无正應，本有悔也。以敦篤之志守中行順自考，故无咎。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考訓成也。

君子體而用之：當以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謂成其中順之德。

上六：陰居最上，復終而迷也。迷復，凶。迷而不復，其凶可知。有災災謂天災，自外來。眚。眚謂已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即在已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一陽統五陰，以似體言者，有師象，故稱行師。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爲國，則君之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十者，數之終。「至于十年不克征」者，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行，故反君道也。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君子體而用之：「上六」位高而无下仁之美，剛遠而失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蔽，柔終而無改過之勇，昏迷而不知復者，故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 无妄

震下  
乾上

无妄：以卦變言，卦自遯來。內卦「初九」與「六三」剛柔相易，見天雷，故名「无妄」。元亨利貞。天下雷行，剛中而應。雲行雨施，發生萬物。是以萬物各正性命，「无妄」，所以大亨利貞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人當體天道无妄，至誠至正。苟非貞正，則爲過眚。有過眚，不利有所往矣。故曰「天命不祐行矣哉」。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君子體而用之：雷行於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於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盛也）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得其宜耳。

初九：陽居震下，无妄之主也。无妄，往吉。以剛直而往進，是以吉也。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君子體而用之：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蓋誠之於物，无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六二：陰居震體之中，動而順正者也。不耕穫，耕者，農之始。穫者，刈穀而農終也。不菑畲，菑者，田一歲也。畲者，田三歲也。使田柔和，自然生苗結實耳。蓋謂凡人之所爲者，乃妄也。理之所以然者，无妄也。則利有攸往。「六二」中正有應，皆利也。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君子體而用之：易卦之例，陽大陰小，即陽富陰貧。「六二」爻位俱陰，蓋未富。以其柔順而居動體，以中正而感「九五」之應，是以不求名而名自彰，不求利而利自得。如是而往，不亦宜乎！蓋謂不耕不菑，不求富貴，无妄之至也。身雖未富，其理當矣。

六三：陰居震上，動之極也。无妄之災，雖不中正，以柔履剛，亦謂之无妄之災，以其正應「上九」，貪欲往也。「上九」无位，既往而必值災矣。其災自招也。或繫之牛，譬如或得他人走失之牛而繫之，意貪購贖。行人之得，復被行人盜去。邑人之災。牛主來取，必有訟也。行人不見，累及地主，是邑人之災也。聖人誠貪之意深切。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君子體而用之：「三」雖應於无位之地，苟貪而往，不惟无益，反致有損耳。蓋言不可貪也。

九四：以剛處柔，亦可謂之无妄也。可貞，无咎。蓋切近於君，處不中正，故不言「无妄」，而言「可貞」也。以剛健之德，行謙巽之道，以此正固，則得无咎矣。「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處可

貞固守之，利貞謂利於貞也。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君子體而用之：為臣之道，安常守分，固守其節而待之。

九五：陽居尊位，剛中之君也。无妄之疾，「五」為无妄之君，「初」為无妄之主，疑「初」自任，是以有疾也。蓋「初」以剛直而主於无妄，其志未嘗不在承上也。勿藥有喜。若然，勿勞藥治而其疾自愈矣。苟或妄治，反成害也。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試，暫用也。

君子體而用之：人之情妄，以理明之，既明而无疑矣。「九五」疑「初」篡己之位，為疾。「初」无此心，明辨其理，疑則決去。疑決則疾愈也，故曰「勿藥有喜」。聖人誠疑之意深切矣。

上九：陽居健極，无妄之過也。无妄，行有眚，无攸利。位不中正，處卦之窮極，其行有眚，故曰「無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君子體而用之：无妄既極而復加進，乃為妄矣。是窮而為災害也。

## 大畜

䷙ 乾下  
艮上

大畜：卦例以陽大陰小而言。乾欲進而巽畜之，巽為陰卦，即以陰卦為小，故為小畜。乾欲進而艮畜之，艮為陽卦，以陽卦為大，是謂大畜。大莫大於天，天在山中，所以艮在上而止乾於下，皆蘊畜

至大之象也。利貞。凡所畜之大者，莫大乎進德之貞正，故曰「利貞」。不家食，吉。既道德充積於內，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於天下，故「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所畜既大，宜施之於時，濟天下艱險，乃大畜之用，故「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以卦變言，此卦自大壯來，外卦上下剛柔相易，故「剛上而尚賢也」。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以卦之似體言，「三」「四」「五」「上」似頤，有養賢之象。「利涉大川」，應乎天也。「三」「四」「五」「上」又有舟虛之象，互體見震兌，有浮木象，應乎天者又有剛健乾行象，皆為「利涉」。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君子體而用之：大莫大於道德為心者，然則必由勤而入，畜之之義大矣哉！

初九：陽居健體之下，畜之最初者也。有厲，大畜與他卦取應不同，內卦皆有止畜之義，而受畜於「四」也，故「有厲」。利已。利在止已也。初陽之志欲進，度其勢不可，故不能行也。知危宜已，是以利也。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君子體而用之：有危則宜止，不可犯災危而行也。不度其勢而進，有災必矣。

九二：陽居健體之中，受畜於「五」。興說輟。坤為輿。以飛伏言，乾伏坤，故稱輿。「興說輟」，不足以有行也。苟或妄進，必犯難也。守中自處，不至過也。象曰：「興說輟」，中无尤也。

君子體而用之：「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者，以其「四」、「五」二陰居於艮體，畜止之象也。然而「九二」居中守分，故「无咎」矣。

九三：剛居乾上，志在上進。良馬逐，乾為良馬。「初」受「四」畜，「二」受「五」畜。惟「三」與「上」同志，如良馬上進之速，故曰「良馬逐」也。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九三」居正。乾體居正，處貞正之道，故「利艱貞」。所以外卦見艮，艮以止之，有艱難之象。又乾伏坤為輿。曰常閑習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上合志者，與「上」同類相求也。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君子體而用之：雖遇艱險，以正道而處之，更加慎獨之志，防閑靜守，其難亦可免矣。

六四：陰處柔位，得其正也。童牛之牯，「二」、「三」、「四」互兌，兌得坤之第三爻。卦例，見一奇即乾屬，見一偶即坤屬。兌有一偶，即坤。坤為子母牛，故稱童牛。牯者，施橫木於其角，以止其觸。上卦為艮。艮，止也。元吉。「六四」得正，切近於君，當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於初，如童牛加牯，則元吉也。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君子體而用之：天下之惡已甚而止之，則上勞於禁制而下傷於刑誅。故畜止於微小之前，則大善而吉，不勞而无傷，故可喜也。「四」之畜「初」是也。上畜亦然。



六五：柔居尊位，大畜之君也。豮豕之牙，吉。「五」上「剛柔相易，見坎。坎爲豕，去勢則豮。上卦艮，艮爲闔寺，豮豕之牙亦艮止而去勢之義。「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豮豕之牙」。牙爲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操猛，雖繫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豮去其勢，雖牙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君子體而用之：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敵民欲，則傷甚而无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則不勞无傷而俗革，天下之福慶有之矣。

上九：陽居艮極，畜之終也。何天之衢，亨。互震。震爲大塗，衢即塗也。「五」上爲天，天衢即天道耳。畜久必達，天道大行，理之常也。何待通爲乎！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君子體而用之：「何天之衢，亨」，謂天道不待通爲而亨者，雲行雨施之亨，是以畜大而必大變矣。君子當以務大而濟衆小者，何待修爲而成乎！

## 頤

震下  
艮上

頤：卦象上止下動，似頤頤之象，故名曰頤。養生之物必自頤入，又訓養也。貞吉。養正則吉

也。觀頤，卦自觀來，故曰觀頤。觀其所養，養德之方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養身之具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道之大。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君子體而用之：觀其象以養其身，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自修身而始耳。故曰「言近而指遠，守約而施博」也。

初九：「初」居震下，妄動而求養者也。舍爾靈龜，頤，內柔外剛為離，似體。離為龜。「舍爾靈龜」者，「初九」為靈龜，龜能息，息而自養，至靈而有明斷之才。觀我朵頤，凶。「初」與「四」應，貪進於「四」。譬謂「朵頤」，如見人食物，口垂涎之義。言「初九」舍自素有之貴，貪慕「六四」之榮，失其正也，故凶。震，動也。艮，止也。養，貴靜不貴動，故下三爻震體皆凶，上三爻艮體皆吉也。象曰：「觀我朵

頤」，亦不足貴也。

君子體而用之：人之貴乎剛者，為其能立而不屈於貪也。貴乎明者，為其能照而不失於正也。既惑所貪而失正，何剛明之有？為可賤也。

六二：陰居震體之中。顛頤。陰必從陽，始可遂其生也。蓋頤卦惟上下二陽，「二」雖中正，上

無應援，不得其養，若求養於「上九」之陽，以上養下，理所宜養也，反求於下，則顛倒其理，故曰「顛頤」。拂經于丘頤，艮為山丘象，「丘頤」指「上九」之陽。苟求養于「上九」，却非正應，故拂違經常，不可行也。征凶。妄動而進，故凶。或問：「六二中正，在他卦多吉，而于此卦獨凶，何也？」曰：「時然也。陰柔既不足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所與，故失類往來，則悖理而得凶也。」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君子體而用之：雖處中正，當待時而動也，故曰「趨時為大」。

六三：陰居震上，動之極也。拂頤，貞凶。以陰柔之質而處不中正，又在動極，上應「上九」，

「九」又无位，是陰邪不正而動者也。拂違於頤養之正道，縱能謹守貞固，亦「凶」矣。十年勿用，无攸利。三乃拂違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十是數之終，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君子體而用之：義理既悖，安可行乎哉！

六四：陰居艮體下，以柔正。顛頤，吉。上求於下，顛倒也。「二」顛頤則凶，「四」顛頤吉者，何也？蓋「二」求於「初」，非己之應，養不以正，是以凶也。「四」與「初」為正應，蓋「四」以柔正之德，當大臣之位，而求於在下剛正之賢，頤顛倒不失其正，是以吉也。虎視眈眈，以飛伏而言，艮伏兌，為虎。「虎視眈眈」者，其威嚴眈眈然如虎視，則能重其體貌。其欲逐逐，无咎。養虎須當逐逐相繼，接濟其飢，不然必致噬人。譬君之救民，當以重其體貌，逐逐賜惠而不乏，其民可濟。故謂上施光澤，普及天下，亦何咎之有。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君子體而用之：乾道循環，生生无窮，則萬物存。反此則萬物絕。為人上者，則而行之，人民生，悖而違之，人民死。故聖人誠諭濟民施光之義深切矣。

六五：陰居艮體之中，柔順之君也。拂經，下无正應，未免從「上九」之陽，故違拂經常也。言「五」陰柔之君，才不足以養天下，反賴順從在近剛陽之賢輔弼其養，雖能濟用終始無位之士，故「拂經」。居貞吉。陰柔之質，無貞剛之性，故戒以能「居貞」則吉矣。不可涉大川。頤卦全體舟虛，故可涉川，却被艮止，不可涉也。譬君柔弱不可涉險也。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君子體而用之：當以舍己之私，從順他人之正，莫大之吉矣。

上九：陽剛處於艮體之終，頤養之主也。由頤，「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於「上九」，賴「上九」之養，是當天下之任，由之以養也，故「由頤」。厲，吉。人臣而當是任，必常

懷危厲則吉也。利涉大川。當天下之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蓋為此爻有應也。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君子體而用之：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兢畏，故得大慶之吉也。

## 大過

䷛ 巽下  
兌上

大過：卦例陽大陰小。四陽二陰，大者過也，故名「大過」。棟橈，四陽居中，上下二陰，本末俱弱，不勝其任，故有「棟橈」之象。棟取四陽，謂勝重，今又橈。橈取上下二陰，謂本末弱。利有攸往，亨。剛雖大過，而「二」「五」得中。又上卦兌說，下卦巽順。所以處大過之時，以中道巽而說行，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君子體而用之：蓋謂趨時為大，故曰趨時之宜大矣哉！所以取陽盛陰衰之時，當君子制事，隨時取中，進退不失其正，乃確乎其不可拔。即中正仁義而主靜者，人極也。人極者，聖人也。聖人詳其澤

潤能養木者，反致滅沒於木，則過甚矣，故爲「大過」。君子觀大過之象，隨時取宜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也。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無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爲大過人也。

初六：陰居巽下，過於柔順者也。藉用白茅，「初」以陰柔異體而處下，過於畏慎者。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茅之爲物雖薄而用可重者，取其柔順也。白者，取其潔淨。如祭酌獻，苟措諸地而可矣。藉之以茅，則是行柔順敬慎之道也。无咎。君子處大過之時，以潔自守，以柔順承上，何咎之有？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君子體而用之：處大過之時，事在幾微。初當以潔白而自守，柔順而處於卑下，畏敬而承上，慎之至也。

九二：剛居巽體之中，剛中之臣也。枯楊兌爲澤，巽爲木。澤木，近水之木，楊柳木也。又巽木遇兌，兌爲秋也。秋楊枯也，故曰「枯楊」。生稊，「九二」上无應援，下比「初六」之柔。剛柔相濟，有發生之義，故曰「枯楊生稊」。稊者，穗也。老夫得其女妻，「九二」陽剛居「初六」陰柔之上，陽過也，故以陽爲老夫，以陰爲女妻。无不利。老夫得其女妻，則能生育，无不利矣。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君子體而用之：老夫之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與過於常分。謂「九二」、「初六」陰陽相與之和，

過於常也。過於常者，无所往而不可耳。

九三：「三」以陽居下卦之極，過於剛者也。棟橈，正應「上六」，爻位俱柔，不能重載。凶。「九三」爻位俱剛，大過剛矣。動則達於中和而拂於衆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故不勝其任，如「棟橈」之傾敗，其室是以「凶」也。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君子體而用之：剛強之過，則不能取於人，人亦不能親輔之。如棟橈折，不可支輔也。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四」陽居陰，不過於剛也。棟隆，吉。「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以剛居柔，能用其柔。即剛柔相濟，不過於剛矣。故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有它，吝。若處大過之時，既得其吉不止，又貪下與「初六」之陰相應，則過也，故「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君子體而用之：丈夫當以襲上，不可襲下，故進則吉，退則凶也。

九五：以剛陽中正而處尊位，過於用剛也。枯楊生華，在「二」陽榮於下為「生稊」，在「五」陽榮於上為「生華」，故曰「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上六」陰柔，居「九五」剛陽之上，別无正應，互相求之，故陰居上，譬「老婦」；陽處下，為「士夫」矣。无咎无譽。如老婦配士夫，雖得相與，終无生育之意。然无過咎，亦不為美也，故「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君子體而用之：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為可醜也。

上六：陰居大過之極，過常越理者也。過涉滅頂，凶。兌為澤，上為頂。柔居兌體之極，如過於涉險渡水，而致於滅頂，凶之道也。无咎。「上六」陰柔，處於過極之位，以仁義處心，發拯溺之志，却无過人之才，更處无位之所，欲為大過人之事，不顧危亡，履險蹈禍，其凶可知，本有咎矣。其志願以報國，拯濟其民，乃至殺身成仁，何怨何咎之有？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君子體而用之：士之特立獨行者，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是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或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是以不可咎也。

## 習坎

☵ 坎下  
坎上

習坎：坎，土之欠也。其義為陷。水遇坎則止。坎者，險也、陷也。一陽陷於二陰為坎。卦重為習坎，險中之險也，故曰「習坎」。有孚，其卦外陰內陽，即外虛內實。實者，誠信也。崔公所謂天應星，地應潮，其驗晝夜兩潮隨月出沒而不違時，故曰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維心亨。維其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不可亨也？行有尚。蓋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



功也。故不行則常在險中矣。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君子體而用之：觀水洊至成習坎之象，內以孚誠進德修業，外用剛中習熟教令，當無險設有險之用。夫發政行政教，必使民熟於聞聽，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遽責其從，雖嚴刑以驅之，不能也。當如水之洊習矣。又濟險之時，行剛中孚誠之道，固國安民，誠非小事，故曰「險之時用大矣哉」。

初六：「初」居坎體最下，深陷者也。習坎，入于坎窞，窞者，坎中小坎也。陰柔處下，上无應援，不能出險，陷於深險也。凶。陰暗之小人，處險而設險，欲限君子，至于反陷自己入于坎窞，所以凶也。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君子體而用之：誠諭陷人者必自陷，切不可悖理失道，故曰「出乎爾者，反乎爾也」。

九二：「陽陷陰中，坎有險者也。坎有險，『二』當坎險之時，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求小得。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益限入于深險。是所求小得

也。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君子體而用之：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僅能自濟而小得，猶未出於坎中之險也。

六三：陰居重險之間，不中不正，陰險之小人也。來之坎坎，退來入險，進去亦險，進退皆坎也。險且枕。枕謂支倚也。履于重險，倚險而又設險，欲限忠良也。入于坎窞，險中設險，益自陷身於深險也。勿用。故戒之曰不可用也。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君子體而用之：進退皆險，處又不安，若用此道，當益入於險，終豈能有功乎？以陰柔處不中正，雖平易之地，尚致悔咎，況處險乎！險者，人之所欲出也，必得其道乃能去之。求去而失其道，益困窮耳。故聖人戒「六三」之所處，不可用也。

六四：陰居柔位，得正者也。樽酒，簋二，非止見需有坎曰「需于酒食」，又見未濟有坎曰「孚于飲酒」。然則坎有飲食之象乎？「六四」雖然得正，近于「九五」，剛柔相際，君臣僅能相悅，却緣下乘陰險小人所處，終不安矣。當此之時，惟能以誠敬交于上，以質實接于下，雖未成濟險之功，亦可保終身无咎也。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最盛，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簋（盛黍稷之方器）亦不用，甚至于用瓦缶耳。用缶，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納約自牖，牖訓牕也。如暗室開牕，通明者也。蓋謂進結于君之道，欲格君心之非，

當隨明通而入矣，故曰「納約自牖」。終无咎。就于明處，質實忠心而告之，雖遇險難，終得无咎也。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君子體而用之：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許直強勁者，率多以取忤。有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而行順，蓋謂君臣交際之道也。

九五：陽居尊位，剛中之君也。坎不盈，不至于盈，得中之謂也。祗音支。宜音抵，至也。既，已也。平，謂至已平，則不至于溢。无咎。「五」以剛陽中正而處君位，无濟難之輔，安能成濟世之功，是以有咎矣。賴存剛中之德，但不至盈溢，故既至平矣。雖中未大濟，但得以自濟，不犯于險難，是以无咎也。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君子體而用之：所言「中未大」者，猶「二」求小得之義。「二」、「五」俱得中，雖有剛中之才，皆陷二陰之中，不能出險，僅得自保，又豈能普濟而成功！故曰「中未大也」。

上六：陰居坎險之極，陰險之小人也。係用徽纆，音墨。徽纆皆繩索也。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上六」以陰柔而居險之極，譬小人設險欲陷君子之深者也。以其設險之深，取牢獄為喻。如係縛之以徽纆，囚寘于叢棘之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至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凡三與十者，數之變也。三者數之小變，十者數之大變，蓋言其久也。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君子體而用之：誠論奸險小人處于高位，違道悖德，設險而欲陷忠良，至于歲久，計窮力盡，反為

自陷，是以凶也，故曰「失道」。

## 離

離下  
離上

離：麗也。麗者，附也。他物皆不必附麗而後見，惟火非附麗則不見。或附于石，或附于木，未

嘗空虛无所附麗而自立者，故火配離。取陽多以陰為主、陰多以陽為主者，故火內闡而外明，是一陰居中；水內明而外闡，是一陽居中。故陽附陰，陰附陽，即陽根陰，陰根陽也。如此可以觸類而長之，引而伸之也。天下萬事萬物，不出乎此矣。利貞，亨。指「五」、「二」而言也。陽多以陰為主，「五」、「二」俱陰，係上下二卦之主，處皆中正，故曰「重明以麗乎正」，故「貞亨」也。畜牝牛，吉。陽多以陰為主者，即是坤為主也。卦飛伏例，見一陰耦畫便伏坤，見一陽奇畫便伏乾。所以陰為主者，坤也。坤為子母牛，即「牝牛」也。坤順也，牛性以順致。取「二」、「五」以柔順麗乎中正，而養成文明之德，至善者也，故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君子體而用之：以明明使人昭昭者，可謂文明之治也。

初九：陽處離下，始明者也。履錯然，「初九」剛陽，志在上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敬之，无咎。剛明之才而履離明之始，明德既彰，衆之所忌者。苟或恃明而躁進，必然有咎也。惟當敬畏自晦而避之，何咎之有矣。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君子體而用之：可以闡然而日章，不可的然而日亡。

六二：陰柔居中，文明者也。黃離元吉。黃者，中色也。得坤之中爻，中之中也。離者，明也。中正文明，美之盛也。以中正之德，處大臣之位，上同中順之君，可謂大善也，故無咎。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君子體而用之：正者不必有中。中者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允執厥中」之中，堯、舜授受不已者也，故曰得其道矣。

九三：「三」處兩離之間。日昃之離，前明已盡，後明未繼，如日將沈沒之象也，故曰「日昃之離」耳。蓋謂明達之士，知其常理，纔見前明將盡，後明必當繼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爲樂，鼓缶而歌，樂其常矣。缶者，常用之器也。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不達理者，則恐恒有將盡之悲，乃「大耋之嗟」，爲其凶也。此處生死之道耳。耋與眊同。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君子體而用之：聖人以此警拔後學。譬謂日盈則昃，月盈則虧。日月尚爾，況於人乎？況於天下乎？治亂興衰，存亡得喪，皆理之常也。知命者，視死如歸，順理為樂。前明雖盡，後明繼之，何足以為凶。繫辭所謂「樂天知命故不憂」。莊子鼓盆而歌，孔子曳杖於兩楹之間，皆此義耳。

九四：陽居上體之下，繼明之初也。突如其來如，繼明之初，當以誠敬而承繼於上，則善繼矣。不然，反以陽剛躁進於君，故「突如其來」，失善繼之道耳。焚如，又「四」所處不中，過剛而有陵爍之勢。氣焰如焚然，故曰「焚如」。死如，「六五」文明之君，固守其中。「九四」雖剛，所處不中，不待懲誠而其勢自燼，故曰「死如」。棄如。以剛陵上，甚悖其理，人所不容，衆皆棄絕，故曰「棄如」，不待言凶也。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君子體而用之：蓋謂上陵其君，不順所承，違道悖理，人惡衆棄，天下所不容，其凶可知也。

六五：陰居尊位，文明之主也。出涕沱若，沱，達何切，滂沱也。涕音體，目汁也。出涕至于滂沱，憂慮之深也。戚嗟若，悲戚而嗟歎也。吉。「六五」之君，下乘剛強之臣，衝突而求，所處不安，常懷警畏，深思遠慮，固守其中而養文明之德，所以能保其吉也。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君子體而用之：居上而文明，離王公之正位，當以明察事理，畏懼憂虞以持之，所以能吉也。不然豈能安乎！

上九：陽居離上，剛明之極也。王用出征，有嘉離為甲冑，為戈兵，有征伐之象也。所謂剛明

之道，剛則能斷，明則能察。王公以此行用征伐，有嘉美之功矣。折首。但誅元惡之首，故曰「折首」。獲匪其醜，无咎。所獲不得已而脅從者，匪其醜類也，故縱放之。明斷如是，則无殘暴之咎矣。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君子體而用之：蓋謂殺一不辜，寧失不經耳。當以剛斷明察，迸除天下之惡，以正治其邦國。剛明居上之道也。

## 周易原旨卷四

### 咸

䷞ 艮下  
兌上

咸：咸者，感也。卦自否來，乾坤二卦正應，相易變爲兌上艮下。少男下於少女，二氣相感，故

卦名爲咸。咸，皆也。無心感物，是皆感之義，即陰陽不測之理。所以微始無始，神爲無爲，勿名勿迹。萬事萬物，匪依陰陽相感，則非也。亨，乾坤剛柔相感，成兌艮二少。艮爲山、爲止、爲少男；兌爲澤、爲悅、爲少女。既止而悅，又少男下於少女，又山澤通氣，是以亨也。利貞，凡言利者，皆有斷割之義，故斷以誠相感，必得其貞正矣。取女吉。既得貞正，即能成生長化育之功也，故曰「取女吉」。又謂咸卦，男下於女，夫婦之感也。恒卦，女下於男，夫婦之常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君子體而用之：凡受於人者，當以虛其中而受之，則能入矣。虛中者，無我也。無我者，無心也。無心感物者，咸感也。咸感者，中無私主，所感無不應矣。

初六：陰居最下，感之初也。咸其拇。

易咸、艮二卦，專以人身取象。此卦六爻皆應，宜動，以

靜為主。艮卦宜靜，以動為主。此謂易之大理也。拇者，足之大指。「咸其拇」者，謂足之大指居下而在外，感之淺也。人之舉行，必待心先動而足應之耳。拇指焉能感動於人物乎！蓋謂初以陰柔之質，處於卑下，雖有「九四」爲正應，又不中正，亦未宜輕進，且待「九四」先動而後應，是則不失其理矣。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君子體而用之：「初」欲上進，而外應於「四」。「初」「四」俱不中正，苟以不中正而相感者，志雖在外，動則有失感應之道矣。

六二：陰居下體之中，腓之象也。咸其腓，凶。

腓謂足肚也。

人之舉行，必待心先感而後足舉，

則腓隨而動，理之常也。其心未感，足未舉，而腓自動，不祥之兆也，故曰「咸其腓，凶」。居吉。「二」與「五」爲正應，雖中正亦不宜妄動。止「二」不求而自躁進，失中正之德，是以凶也。若守中正之道，待上感而後應，則順理而無害，故曰「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二〕「止」當作「上」。字誤。

君子體而用之：「二」居中得正，所應於「五」又得中正。其才本善，以其在咸之時，質柔而上應，故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象復明之云：「非戒之不得相感，唯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

九三：陽處下體之上，股之象也。咸其股，執其隨，股在身之下，足之上，所爲不能自由，必隨身動，故曰「執其隨」也。往咎。「三」處不中，不能自守，上應悅極，不循其理，感悅而往。所執如此，不亦羞吝乎！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君子體而用之：前二陰爻皆有感而動，「三」雖陽爻亦然，故云「亦不處也」。不處謂動耳。有陽之才而不能自主其理志，反在於隨人，是所操執者卑下之甚也。聖人之戒深切矣。

九四：「四」居三陽之中，咸之主也。貞吉，悔亡。以陽處陰，所處不正，本有悔也。「四」居腓之下，腓是背脊肉。股之上爲心，心以主靜爲本。心能貞靜若無，即無私係，則吉而無悔，故曰「貞吉悔亡」矣。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蓋謂一物各有一大極。人身以心爲極，心以靜爲主。周子故云：「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所以幾動於此，感應之道深切著明矣。萬事在幾，未有感害之先，當以存心養神，物來即應耳。不然，若憧憧然於往來之間，但從私係，亂其心神，多思多慮，致被雜念所亂，則思慮所及者，朋類從之，或思慮不及者，朋類不從，難成皆感之功矣。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君子體而用之：貞則吉而悔亡，未爲私感所害也。係私應則害於感矣。「憧憧往來」，以私心相

感，感應之道狹矣，故「未光大也」。蓋謂先靜其心，使致鑑空衡平，物各附物，不以纖毫障蔽。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反復而言者，叮嚀懇切，謂雖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一即心誠貞正而已。感道如此，無物不應矣。

九五：陽居尊位，中正之君也。咸其脢，无悔。「九五」尊位，當以至誠咸感於天下也。若正應「二」比上，若係「二」而說上，則偏私淺狹，非人君之道矣。又謂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而所不見，言能背其私心，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君子體而用之：蓋謂爲人上者，不可有纖毫私係，雖脢與心相背而所不見，其係終未爲全善，僅能无悔而已，故曰「志末也」。

上六：陰居兌上，爲悅之主。咸其輔、頰、舌。兌爲口，輔、頰、舌者，皆口屬也。輔音父，助也，弼也，亦姓。輔、頰二同音父，皆頰骨也。頰，居牒切，面旁也。不直云口，而云輔、頰、舌者，亦猶今人謂口過曰唇吻、曰頰舌也。輔、頰、舌皆用以言也。「上六」居感之極，是其欲感物之極者也，則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於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於人乎！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君子體而用之：蓋謂唯至誠爲能感人。乃以柔說滕揚於口舌，談其虛辭媚語，爲陰暗小人之態，豈能感於人乎！

## 恒

䷟ 巽下震上

恒：以卦變言，恒自泰來。「初」之剛上而居「四」，「四」之柔下而居「初」。陽貴陰賤，剛上而柔

下，男尊而女卑，男外而女內，皆經常之理，恒久之道，故名爲恒。亨，无咎，利貞，誠能久常其德，合天地之道，無休無息，可以致亨通而无咎。然而利在正固矣。利有攸往。所謂恒者，非一定之常，惟宜恒於可恒之正而恒之。恒得其正，无所往而非利矣。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君子體而用之：觀雷風相與，成恒之象。以常久其德，自立於大中常久之道，不變易其方所也。

初六：陰處恒之最初，陰柔不及者也。浚恒，巽爲入浚者，入之深也。「初」居巽下，與「四」爲正應。「四」居震體而陽性，以剛居高，志上而不下，又爲「二」、「三」所隔，「初」居陰柔，又不居正，不量自己之才，又不度「四」之高遠之勢，素志守恒而求上應，故知恒而不知變，求恒之深者也。貞凶，无攸利。

知幾之士，陽用中理，必獲常矣。不知幾者，堅守失其常，凶必至矣。凶至，何所往而得其利乎。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君子體而用之：蓋謂陰暗小人，不得恒之宜也。以陰柔之質，居恒之始，不度高上之勢，而輒求深於上應，是知常而不知變者，豈能知幾哉。

九二：陽居陰位，非常理也。悔亡。在恒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以其「九二」中德而應於「五」，「五」又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久於中矣。能恒久於中則不失正矣。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有中。也。「九二」以剛中之德而應於中，德之勝也，足以亡其悔矣。人能識重輕之勢，則可以言易也。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君子體而用之：得「悔亡」者，由其能恒久於中也。人能恒久於中，豈止亡其悔，是德之善也。

九三：陽居陽位，處得其正也。不恒其德，「三」爻陽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於「上六」，不唯陰陽相應，且以風復從雷，於恒處而不處，不恒之人也，故德不常。或承之羞，則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貞吝。固守不恒以爲恒，豈不可羞吝乎！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君子體而用之：人無常德，無所容其身矣。

九四：陽居震下，動之主也。田無禽。以陽居陰，處非其所。若居他人之位，安可常處而久託乎哉！以田爲喻，言九陽之居「四」陰，非其位，而雖處恒久，亦如田獵而無禽獸之獲。謂徒用力而無功也。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君子體而用之：處非其位，雖欲久處，何所得乎！是故以田爲喻，故云「安得禽也」。

六五：陰居尊位，柔得中也。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五」應於「二」，以陰柔而應陽剛，居中而所應又中，陰柔之正也。故恒久其德，則爲貞也。夫以順從爲恒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爲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爲恒，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凶，況人君之道乎！在他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爲失也。在恒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爲恒也？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君子體而用之：震爲長男，「五」陰本柔。巽爲長女，「二」陽本剛。則是柔弱之男子，順從剛強之婦人，乃爲妾婦之道，以順爲正者也，故女子吉，丈夫凶矣。

上六：陰居震之最上，動之又動者也。振恒，凶。此振者，速也。如振衣，如振書，抖擻運動之意。在上而其動無節，以此爲恒，反致凶矣。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君子體而用之：陰柔在上，則當守其安靜，久常其德可也。今反以陰質躁動要功，安得有成乎！不惟无功，久且撓亂有損矣，故曰「大无功也」。

## 遯

䷠ 艮下  
乾上

遯：遯者，退而隱也。陰長陽消，君子遯隱之時也。亨，君子遯隱，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爲亨，

故遯所以有亨也。

小利貞。陰小陽大，二陰方長之時。喻小人之道漸長，未至於隆盛之際，知幾之士

遯而隱之固善，然終失其忠孝之大矣。務大而忘小之君子，居剛之位，言「五」、「二」即當隨時取宜，杜漸

防微，預以雍容和緩，俯就陰小，不惡而嚴，固守天地生育之理，以仁義而主之，使致小人無由而遽盛耳，故曰「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君子體而用之：天下有山，山下起而乃止，天上進而相違，是遯避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

小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而化矣。

初六：陰柔在下，遯之下及者也。

遯尾，遯之在後也。諸卦尚進，以「初」爲先。遯卦尚退，以

「初」爲後，即「上」爲首，「初」爲尾，故曰「遯尾」。厲。遯以尾者，遯在最後。遯之不及，危厲之道也，故

曰「厲」。勿用有攸往。不可用此而往，往則必危殆矣。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君子體而用之：見幾先遯，固爲善也。遯而爲尾，危之道也。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於災，處微故也。古人處微下，應亂世而不去者多矣。

六二：陰居艮體之中，所處中正敦篤者也。執之用黄牛之革，執者，一定之辭。黃者，中色。「二」伏坤，坤爲牛者，柔順之獸。革，皮也。其皮至堅。莫之勝說。蓋謂「二」以中正而順於「五」，「五」以剛健而親於「二」。「二」「五」之志，允執厥中，其堅固不可勝言也。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君子體而用之：上下以中順之道相固結，其心志甚堅，如執之以牛革也。

九三：陽處艮上，爲止之主。係遯，上無正應，陽說於陰，以其下比「二」而係之也，故曰「係遯」。有疾厲，以「二」爲係累之疾，不能遠遯，是以有危厲矣。畜臣妾，吉。下說二陰，暱比而相親於臣妾、小人、女子，惠而私愛而畜養之，至得其心而爲吉，終不可任大事矣。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君子體而用之：遯而有係累，必以困憊致危。其有疾乃憊也，蓋力亦不足矣。以此暱愛之心畜養臣妾則吉，豈可以當大事乎！

九四：陽居健體之下，剛明果斷，樂善而好遯者也。好遯，君子吉，君子處此，不爲私愛所累，



是以吉也。小人否。苟或下應於「六」，則是牽於私愛而害於遯，反以爲凶，故「否」也。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君子體而用之：君子好遯而不失於義。小人反是，而至於不善也。

九五：陽居尊位，中正之君也。嘉遯，貞吉。「五」與「二」應，本爲私係。由其「二」亦中正，所以處其心志，及乎動止，莫非中正，而無私係之失矣，可謂嘉遯也，故爲貞正之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君子體而用之：志正則動必由正，所以爲遯之嘉也。居中得正而應中正，是其志正也，所以爲吉人之遯也。正也者，唯在正其志而已矣。

上九：陽居健體之極，明斷果決者也。肥遯，无不利。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唯飄然遠逝，無所係滯之爲善。「上九」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無所係，是遯之遠而無累，可謂有餘裕也。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君子體而用之：其遯之遠，無所疑滯也。蓋在外則已遠，無應則無累，故爲剛決無疑，何所不利矣。

〔一〕「六」當作「二」或「六二」。

## 大壯

䷡ 乾下  
震上

大壯：利貞。

陽大陰小，四陽二陰。

大者，壯也。

此以卦體釋卦名也。

乾剛震動，剛以動故

壯。此以卦德釋卦名也。

大壯利於貞者，陽正陰邪，陽爲大，又爲正。

大者，正也。

正大則无不利，正大

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

剛以動，故壯。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

見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

君子以非禮弗履。

君子體而用之：雷震於天上，大而壯也。

君子觀大壯之象，以行其壯。

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

復禮。

古人云「自勝之謂強」，中庸於「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強哉矯」。

赴湯火，蹈白刃，武夫

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曰「君子以非禮弗履」。

初九：

陽居健體之初，用者壯也。」

壯于趾，

初，陽剛乾體而處下，壯於進者也。在下而用壯

「〔一〕「用者壯也」，當作「用壯者也」。

于趾也。征凶，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九在下用壯而不得其中。夫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乎下？故征則凶矣。有孚。孚，信也。謂以壯而往，則得凶可必也。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君子體而用之：在最下而用壯，動不以禮，所行欲必信，則致困窮矣。

九二：陽居陰位，剛柔得中也。貞吉。當大壯之時，剛柔兼濟，得中而不過於剛，是以獲貞正之

吉也。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君子體而用之：所以貞正之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中則不失正，況陽剛而乾體乎！

九三：陽居健〔一〕之上，過於用剛者也。小人用壯，恃剛勇而躁進，故曰「用壯」。君子用罔。

知其非禮而弗履，故曰「用罔」。貞厲。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莫若剛柔得中，則不折不屈。施於天下

無不宜。苟以剛之太過，則無和順之德，止以堅固守壯，必致危厲矣。羝羊觸藩，羸其角。兌為羊，

互體見兌。凡物莫不用其壯，齒者齧，角者觸，蹄者蹏。羝者，壯羊也。羊壯於首，羝為喜觸，故取為象

羊喜觸藩籬。「九四」當其前，有藩籬之象也。蓋所當必觸，喜用壯如此，必羸困其角矣。猶人尚剛壯，

所當必用，必致摧困也。「九三」壯甚如此，而不至凶，何也？曰：如「三」之為其往，足以致凶，而方言其

危，故未及於凶也。凡可以致凶而未至者，則曰「厲」也。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一〕「健」下脫「體」字。

君子體而用之：其壯用之者則爲小人，罔用之者則爲君子，聖人垂訓深切著明矣。

九四：陽居震體，尚動者也。貞吉。悔亡。以陽處陰，本有悔也。當壯之時，以剛處柔，不過於剛，所以得正固之吉，故「悔亡」。藩決不羸，如剖開藩籬，道通而上進，無所礙也。壯于大輿之輹。輹與輻同。互體見乾，乾伏坤，坤爲大輿也。如車輪輻之堅壯，乘之至遠，謂壯於進也。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君子體而用之：震體主動上進，遇柔無所窒礙，壯之善也。

六五：陰居尊位，治壯之君也。喪羊于易，無悔。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言四陽方長而並進，「五」以柔居上，其位不當，若以力制，則難勝而有悔，唯和易也，如此則可以無悔矣。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君子體而用之：故謂「喪羊于易」之義，蓋謂「六五」處位不當，以柔居尊，欲治羣陽，必以和易之道制之。然大率治壯，不可用剛，故曰「柔能勝剛，弱能勝強」。

上六：陰居動極，非所處而處者也。羝羊觸藩，羝羊但取其用壯，故此爻亦稱之羝羊觸藩。謂「上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故稱如羝羊觸其藩籬矣。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反被藩籬所桎，進則礙其身，退則妨其角。其致如此，无所往而得利也。艱則吉。莫若克艱正固，則反壯爲柔而得吉矣。又居壯之終，有變之義也。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君子體而用之：非其處而處之者，故進退不能。是其自處之不詳慎也。「艱則吉」者，柔遇艱難，又居壯極，自然當變矣。變則得其素分，所謂過咎不長，則吉也。

## 晉

䷢ 坤下  
離上

晉：進也。以卦象言，明出地上，日之進也。以卦德言，順而麗乎大明，德之進也。以卦變言，

晉自觀來，柔進而上行，柔進也。晉爲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也。康侯故爲康侯。康侯者，治安之侯也。用錫馬，錫者，賜也。坤有牝馬。又互體見坎，坎有馬象。蕃庶，衆多也。下〔二〕卦坤，坤爲衆。蓋謂上之大明寵賜治安之侯，多以車馬之類，言其重賜也。晝日三接。不唯重賜之厚，又有親禮，晝日之中至於三接，言寵遇之至也。晉即言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上而言則進於明盛，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一〕〔下〕，原作「上」，今改。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君子體而用之：而以自昭其明德者，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己也。明明德於天下者，昭明德於外也。明明德在己，故云「自昭」。

初六：陰居順體之下，初進者也。晉如，摧如，處位不當，又兼初進，所以謹於進而懼若摧如也。貞吉。所行正固，則得其吉。罔孚，裕无咎。處身卑下，未顯誠信於上，唯寬裕待之則无咎也。蓋謂卑微之君子，初進於道，未蒙上之見信，唯以正固養德，無急求上之信，以誠自守，直至時至道行，方可獲吉而无咎矣。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君子體而用之：無進無抑，唯獨行正道也。寬裕則无咎者，始欲進而未當位故也。君子之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爲裕，故特云「初六」裕则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概，久速唯時，亦容有爲之兆也。

六二：以柔居陰，中正之臣也。晉如，愁如，上無應援，以中正柔和之德，非強於進者也，故於進爲可愁，謂其進之難也。貞吉。然守其貞正，則當得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見一耦畫，便伏坤。坤爲母。王母即祖母也。謂陰之至尊，指「六五」耳。「二」以中正之道自守，雖上無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蓋「六五」大明之君必當求之，令受介大之福祿，故曰「受茲介

福于王母」矣。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君子體而用之：人能固守中正之道，久而必亨，而況與上同德者乎！故曰「受之介福」也。

六三：柔居坤體之上，極順者也。衆允，悔亡。處不中正，本有悔也。坤爲衆人與上應，而有衆所順從之象。雖不中正，其悔亡矣。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其善乎？曰：衆所允者，即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必至當矣。況順上之大明，豈不善耶！古人云：「謀從衆，則合天心。」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君子體而用之：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衆志之所同也。

九四：剛居離體之下，處不中正，切近君位也。晉如鼫鼠，「二」、「三」、「四」互艮，艮爲鼠。「九四」非其位而居之，小人之象，貪據其位者也，故如鼫鼠。鼠性好貪而畏人，譬人處位而不得中正，雖身貪，心終畏而不能坦然，此小人之道也。貞厲。所處不當，又貪高而上進，然加貞固堅守，其危可知矣。凡言「貞厲」者，開有改之道也。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君子體而用之：深戒小人不可爲治耳，故譬鼠焉。

六五：柔居離體之中，大明之君也。悔亡，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其大明而下皆順附，故「悔亡」。失得勿恤。自得大明之位，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故曰「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甚，至於太察。太察者，

泥於一事，不能普照，有失委任之道也。「六五」居中，所得者大明也。大明即是過明。過而失中，寧失所得之大明，不可失中也。失中者，即失道矣，故曰「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恤是憂恤也。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君子體而用之：以大明之德，得下之附，推誠委任，則可以成天下之大功，是往而有福慶也。

上九：陽處最上，剛過明極也。晉其角，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爲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剛極則有強猛之過，進極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其中之甚也。維用伐邑，厲，吉，无咎。無所用而可，維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內也。言伐邑，謂內自治也。貞吝。以盡其貞固而自治，然非中和之德，亦失其道而猶吝矣。蓋謂不可失其中和之道也。反此貞亦吝耳，故曰「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君子體而用之：夫道既至光大，則無不中正，安有過乎！今方以伐邑而自治，未及中正之道，故曰「未光大」矣。

## 明夷

䷣ 離下坤上明夷：利艱貞。夷，傷也。下離火而上坤土，有明入地之象，故曰「明夷」，言傷明也。互體見



坎，坎爲陷，故曰「利艱貞」，言遇險宜貞固而處難也。蓋謂君子當明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不失其貞正也。在昏暗艱難之時，而能不失其正，所以爲君子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君子體而用之：明所以照，君子無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於察。太察則盡事而無含弘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於莅衆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矣，乃所以爲明也。若自任其明，無所不察，則不勝其貧疾，而損寬厚含容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必失莅衆之道，適所以爲不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旒屏樹者，不欲明盡乎隱也。蓋謂處暗而觀明者，貞明也。

初九：陽居離體之初，見傷明之始也。明夷于飛，陽明上升，故取飛之象也。垂其翼。陰暗在上，欲傷陽明，所以不能遂其進矣。是于飛而知其有傷，故斂其翼而避之也。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至於三日而不暇食，則是退避之速也。有攸往，主人有言。夫知幾之君子，獨見其微，非人所能議也。故明傷之始，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語議論矣。象曰：

「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君子體而用之：知幾者，趨時爲大。當時傷之時，退藏於密，行義而樂道，安處而忘食。蓋言行義

樂道之切也。

六二：柔居明體之中，下卦之主，大臣之位也。明夷，夷于左股，「初」與「四」應爻相易爲巽，巽爲股。夷于左股者，傷其左股也。左右之股，肱爲臣象，左尊右卑。謂左股尤其貴重者，言傷於大臣也。用拯馬壯，吉。互體見震，震爲馬，作足。言其馬壯而疾也。蓋拯救之道，當以壯健而速者，獲吉矣。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君子體而用之：蓋喻若文王大明之君，居大臣之位，故暗主所忌，本當傷矣。復獲吉者，故乾卦所云「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即天則而好還耳。苟能以中正之道，順守天則，倘遇明傷之時，亦能復吉矣，故曰「文王以之」。

九三：陽居離體之上，剛明之極也。明夷，于南狩，離爲南方，爲甲冑，爲戈兵，即南狩之象。然離，明也；坤，暗也。「九三」離之上而明極，又處剛而上進，又「上六」坤之上，暗之極也，兩極正應相敵，明勝則暗除矣。得其大首，「上六」雖非君位，以其居上而暗極，故爲暗主，又謂之大首。狩者，畋而去害之義。蓋謂「九三」以其處正而剛明之故，敵勝「上六」，得其大首矣。不可疾，貞。謂誅訖元惡，其舊染汚俗之餘黨，當以中正之道教而化之，未能遽革之也。遽革則駭懼而不安，反爲傷矣，故曰「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君子體而用之：夫以下之明除上之暗，其志在去害而已。如商、周之湯、武，豈有意於利天下乎！

得其大首，是能去害而大得其志矣。志苟不然，乃悖亂之事也。

六四：陰居柔位，上近於君，以柔和順於君者也。入于左腹，坤爲腹。左腹者，隱僻之所，邪道也。夫小人之事君，必以邪道而入腹之深。獲明夷之心，互體見坎，坎爲心。入深至于蠱其心而已。于出門庭。蠱其心，即誠信於中而後能事於外也，故曰「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君子體而用之：「入于左腹」者，癖病也。喻謂小人以邪僻之道入于君腹，而蠱其心，必致喪身亡國矣。吁，可不戒慎乎！

六五：五爲君位，然易變隨時取義，不可作典要也。乃見紂極暗而不可處於君位。隨時取義，指「上六」爲紂，昏極之君位，反此爻爲臣位也。箕子之明夷，謂「五」切近「上六」，係傷明之主。若自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以免於難。況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可謂切近於紂矣，故伴爲奴以免於害。雖晦藏其明而內守其正，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可謂貞吉而仁明也。利貞。故曰「利貞」，箕子以之。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君子體而用之：箕子晦藏，不失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也。故爲之戒云，謂當如箕子之貞固則可已矣。吁！豈能如之也。

上六：陰居最上，明夷之主也。不明，晦。三爻皆稱明夷，言明而被傷者。「上」爻獨稱不明，蓋

謂自不明，又晦暗他人之明，故曰「不明，晦」。初登于天，本居於高位，明當及遠。正如日初出之象，故「登天」。後入于地。乃夷傷其明而昏暗極甚，如日沒之象，故「入地」。蓋謂上明夷之終，又坤陰之終，明傷之極者也。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君子體而用之：初登于天，居高而明，則當照及四方也。乃被傷而昏暗，是後入于地，失明之道也。「失則」即失其道矣。

## 家人

䷤ 離下  
巽上

家人：此卦外巽內離，為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所以自內而出去。自內而出，由家而及於外之象，故曰「家人」。利女貞。「二」、「五」中正。指「五」為男，指「二」為女，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是以觸類而長之，引而伸之耳。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彖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君子體而用之：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內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於外，由言之謹於內也。言慎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

初九：陽居最下，家道之始也。閑有家，悔亡。治家之道，先以法度防閑，不致長幼失序，故

「悔亡」矣。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君子體而用之：當防閑於始，言家人志意未變動之前也。正志未流散，微欲變動而防閑之，則不傷恩失義，處家之善也，是以「悔亡」。志變而後治之，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

六二：陰柔處於中正，婦人之道也。无攸遂，上應「九五」如婦從夫，以順爲正，即事無所遂矣。苟或妾婦自遂其事，則僭上居下，家不齊也。在中饋，離巽又互坎，此三卦有水、火、木之象。中饋，即烹飪之義。蓋謂在於室中，主饋祀，敬先而又從夫。貞吉。尊敬而柔順，婦道貞正矣，故吉。象曰：

「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君子體而用之：人之處夫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唯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初」「三」「上」三爻是也。「六二」以陰柔之才而爲男子處之，則無所爲而可也。夫剛明之丈夫尚有溺情愛而不能自守其正者，況柔弱之人，其能勝妻子之情乎！如「二」之才，若爲婦人之道則其正矣。

九三：陽居離上，剛明者也。家人嗃嗃，悔，厲，吉。「九三」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內過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過嚴，不能無傷，故必悔於嚴厲。以其骨肉恩勝，嚴過悔也。雖悔於嚴厲，未得寬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祇畏，猶為家之吉也。婦子嘻嘻，終吝。在卦非有嘻嘻之象，以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嘻嘻，笑樂無節也。放恣無節則終至敗家，可羞吝也。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君子體而用之：雖嗃嗃，於治家之道未為甚失。若「婦子嘻嘻」，是無禮法，失家之節，家必亂也。

六四：陰居巽下，順之至也。富家，「六四」正而有應，諸卦陰爻稱不富，而此爻稱富，何也？其陽當主義，陰當主利。又陽當主貴，陰若正而有應，必當主於富。陰陽對代之義乎？故易取無常，不可作典要耳。兼以柔順處之，所以能富其家也。大吉。推此道而及天下，則國治民豐，莫大之吉也。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君子體而用之：居正而順，守於忠義，在國兼善，在家必富矣。

九五：陽居尊位，中正之君也。王假有家，隨卦取義，「九五」與「六二」正應，陰陽相感，夫婦之象也。「五」恭己於外，「二」正家於內，內外同德，可謂至矣。夫「王假有家」者，「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勿恤，吉。有家之道，修理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故曰勿恤而吉也。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君子體而用之：夫王者之道，修身以齊家，家正則天下治矣。「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從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修法立而家未化，亦猶未得爲「假有家」之道也。

上九：陽居巽上，治家之道成也。有孚，「上九」陽實，孚即誠信矣。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是則已無孚信，安能使人信乎？故治家以有孚爲本耳。威如，終吉。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無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若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則能終吉。保家之道，終在有孚威嚴而已，故於卦終吉也。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君子體而用之：治家之道，以正身爲本，故云「反身之謂也」。見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故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

## 睽

兌下  
離上

睽：乖異、離散也。離兌交重而爲睽。火燥炎上，水潤就下，二體相違，睽之象也。以體言之，離爲中女，兌爲少女，二女同居，其志相違，睽之義也。小事吉。言睽者，本同矣。本不同則非睽也。

方睽之時，「六五」以柔居尊位，下有兌說，又得中道而應乎剛。雖不能合天下之睽，而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小濟，是以「小事吉」也。或曰「五」以明而應剛，不能致大吉，何也？曰：「五」以陰柔雖應剛「二」，遇睽之時，相與之道未能深固，故不能成大吉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中女離火志上，少女兌澤志下。「不同行」者，同而異也。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二」、「五」正應，相易成天雷无妄，言天雷真實而動乎上。下卦兌說，故兌爲少女，有柔說上行之象，致異而同也。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君子體而用之：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者也。夫聖賢之處斯世，於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之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彝則同矣，與流俗習性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却不能獨異。一向流俗放肆，亦失常矣，要在同而能異二者之間耳。易曰「妙在幾」，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初九：陽居最下，睽之始也。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互體有坎，坎爲美脊馬。坎自外卦而來，馬勿逐自復之象，故曰「悔亡」矣。又外卦是離，離爲日。「四」爲坎體，坎又爲盜，盜爲惡人，有見惡人之象。言被惡人未害之先，見而預避之，故「无咎」也。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君子體而用之：「初」與「四」當應，却爲「初」陽去應「四」陽，二陽雖同而志異，「四」又居坎體，坎爲盜，即惡人也。蓋謂處睽離之時，人情乖違，求和合之，且病其不可得，安敢將惡人而拒絕之？況兼小人乖異者至衆，衆必仇於君子，而禍咎至矣，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之，所以免辟絕之怨也。无怨咎則有可合之道矣。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也。

九二：陽居中位，剛中之臣也。遇主于巷，巷謂委曲之道也。「二」、「五」剛柔相與，雖爲正應，蓋睽異之時，君心未合，則當以剛中之德，宛轉相求，而得會遇也，故曰「遇主于巷」。无咎。君臣之睽既合，則能濟睽之功，何咎之有也？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君子體而用之：以委曲之道，宛轉相求，致君臣之睽慶會而合道。雖似與正違，實不失其中道者，非枉己屈道也。

六三：陰居兑上，非其位也。見輿曳，其牛掣，上卦離，離以坤中爻爲主，故有牝牛之象。又互體見坎，「六三」遇坎，坎爲輪，爲曳，就下之義。蓋謂他卦所處不正，猶爲不善，況睽異之時乎！「六三」以陰柔之質處二剛之中，下有「九二」就下而曳退其車，上有「九四」爲互坎之體，陷阻而掣其牛，蓋被二陽所害故也。掣者，從制、從手，執止之義也。其人天且劓。互體爲坎，坎，陷也。陷穽，刑獄之象，故設此喻。天者，程子訓髡首也。劓者，即截鼻。蓋謂「三」體柔，以處剛而志行，故力進以犯之，是以重傷也。无初，有終。始爲二陽所厄，是无初也。後得「上九」應援，是有終也。象曰：「見輿曳」，位不

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君子體而用之：守道固處，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靜待矣。

九四：以陽處柔，下無正應。睽孤，謂居二陰之間，是睽離孤處者也。遇元夫，遇「初九」也。元夫，言大人，即君也。交孚，陰陽相感而交信。厲，无咎。雖處互坎之危體，亦无咎矣。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君子體而用之：若能至誠輔弼，而交信於君，何所不能濟也。唯有君則能行其志矣，復將何咎？

六五：陰居尊位，本有悔也。悔亡。以中而應剛，悔乃亡也。厥宗噬膚，以似體而言，自「二」之上似噬膚。「厥宗」，指「九二」與「六五」是係其一宗之黨類。「二」、「五」陰陽正應，而「九四」間之，可以噬齧其肌膚而深入之也。當睽之時，非入之者深，豈能合矣。往何咎？如此之深入而往，何咎之有？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君子體而用之：爻辭但言「厥宗噬膚」，可以往而无咎。象復推明其義，言人君雖己才不足，若能信任賢輔，使以其道深入於己，則可以有為，是「往而有福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上九」亦稱睽孤者，睽之極也。下應「六三」兌說之主，又互坎為豕、為泥、為鬼方、為輪、為弓、為寇、為雨。言羣疑未亡之先，見其污也，見其怪也。羣疑既亡之後，弧可說矣，寇可婚矣。皆先睽後合之義。

睽六爻除「初九」外，餘皆不正。以其有應，始睽終合也，故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君子體而用之：「遇雨吉」者，「上九」下應「六三」，乃兌說之主，正應相感，陰陽合也。始睽而能終和，故吉也。所以能和者，以羣疑盡亡也。其始睽也，無所不疑，故云「羣疑」。睽極而合，則疑皆亡也。

## 蹇

䷦  
艮下坎上

蹇：前遇坎，而又互坎。坎窞也。險難之甚，故名蹇。然見險能止，亦可謂知。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後天八卦方位，坤在西南，故曰「利西南」。然卦無坤而言及西南者，何也？或曰用卦變也。「二」「五」剛柔相易有坤象。坤爲國，可以正邦耳。「二」「五」中而當位，「利見大人，貞吉」矣，故蹇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君子體而用之：山上復有險，蹇之象也。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故遇艱蹇則必自反以修德，是處蹇之道也。

初六：陰居艮下，蹇之初也。往蹇，來譽。往則遇險，來則得譽。有險在前，宜少需待之故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君子體而用之：當以藏器於身，待時用也。

六二：陰柔處中，上應「九五」，「五」之臣也。王臣蹇蹇，當蹇之任，遇蹇之事，才柔而不勝其職，

蹇之又蹇也。匪躬之故。竭力助君，非為己身，雖未成功，亦不失守。故曰「匪躬之故」也。象曰：

「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君子體而用之：雖難厄於蹇之時，忠義之心，志在濟君。雖未成功，終无過尤也。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无尤，所以勸忠進也。

九三：陽居艮上，處得正也。往蹇，來反。往則坎陰在前，來反就二陰。內卦二陰喜而從陽，內喜之也。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君子體而用之：內者，在下之陰也。方蹇之時，陰柔不能自立，故皆附於「三」之陽而喜愛之。九之處「三」，在蹇為得其所也。處蹇而得下之心，可以求安矣。

六四：陰居坎下，陰之初而當位也。往蹇，來連。謂退則無應，進則犯險，不量力而往，深入蹇也。以其當位，而嘗有知幾之士退來者，相連而合也。蓋謂「初」待時，「二」處蹇，「三」反身，則衆志相連而合，言處之善也。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君子體而用之：以誠實而親下，則得衆也。

九五：陽處尊位，而在險中，處蹇難之君也。大蹇，朋來。正應「六二」、「四」、「上」相比，喻「朋來」也。當大蹇之時，有朋來之助，中節如此，何蹇之懼矣。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君子體而用之：「五」有中正之德，得其朋比之臣，以中節而輔弼之。雖處大難，不失守也。

上六：陰居險上，蹇之極也。往蹇，來碩，吉。碩，大也。蹇極而往，險尤深矣。來就「九五」，則有碩大之功。更加以寬裕而親下得衆也。寬則得衆，「來碩吉」也。利見大人。既得在下衆志相扶，利見「九五」大德之君矣。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君子體而用之：事君必當同心竭力，以濟天下。是以陷者得出，危者得安，蹇難解矣。

## 解

䷦ 坎下 解：卦之所以名爲解者，居險能動，動能出乎險之外，難之散也，故名解。以下皆卦變。利西南。「初」、「四」剛柔相易得坤，坤位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初」與「四」、「二」與「五」應爻，剛柔相易，成屯。屯以相比而剛柔相易成解，故無所往而來復吉也。有攸往，夙吉。夙，早也，初也。「初」與應爻易位成臨。臨，浸而長之卦，故往則有功。故荀「有攸往，夙吉」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sup>(一)</sup>。解之時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君子體而用之：處患難方散之時，觀解之象體雷雨大作，有發生之意。所以布惠施恩，養民育物，赦過宥罪，使民自新，此寬平順易之道也。

初六：陰居最下，解之始也。无咎。居解之初，剛柔相應，難其散矣，何咎之有？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君子體而用之：「初」「四」剛柔感應，得其宜也。素分而安處之，夫何爲咎耶？

九二：陽居陰位，剛得中也。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田者，畋獵，而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坎卦「六三」，喻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而除去之者，譬如田中獵而獲狐也。所以能獲者，必以中直之道治之。故黃，中色；矢，直物。黃矢，謂中直也。羣邪不去，君子用中直之道除之，乃貞正而得吉也。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一〕「坼」，原作「拆」，今改正。

君子體而用之：所謂貞吉者，得其中道也。除去邪惡，使其中直之道得行，乃正而吉也。

六三：陰處陽位，不中正也。負且乘，致寇至，處不中正，承乘皆剛，又居坎體之上，又遇互坎。坎，陷也，爲盜、爲寇。上負「九四」，喻小人能負荷擔攀之小事也。却乘「九二」，喻君子至大之重器，即可與車而載者，小人不可擔攀也，故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貞吝。誠爲羞醜而貞吝也。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君子體而用之：「六三」陰柔本當居下，及居下卦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喻小人雖勉爲正，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爲鄙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小之人所能也。若能進德，則化爲君子矣。「六三」陰柔小人，宜在下而反處下之上，猶小人宜負而反乘，當致寇奪也。難解之時，而小人竊位，復致寇矣，故曰「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九四：陽居動體震卦之主，切近柔君，處位未當。解而拇，朋至斯孚。下與「初六」之陰爲應。拇，在下而微者，謂「初」也。若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正士遠退矣。斥去小人，則君子之黨進而誠相得也。但「四」能去其「初六」之陰柔小人，則陽剛君子之朋來至，而誠合矣。不解去小人，則己之誠未至，安能得人之孚信也？故曰「解而拇，朋至斯孚」矣。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君子體而用之：以其自處未當，必先克解己私而歸正，然後孚信而朋至矣。

六五：柔居尊位，處解之君也。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以君子通言之，君子所親比

者必君子也；所解去者，必小人也，故曰「君子維有解，吉」。解之至要在乎退小人，進君子。欲退小人，必先有孚。既有孚于小人，則小人之黨解而化，君子之朋進而合。如此則政化行而天下治矣，故曰「有孚于小人」也。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體而用之：務要解散小人之黨而已，更何加乎！

上六：陰居解極，位之至高。非君位，故曰公也。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謂公，但據解終而言也。隼，驚害之物，象爲害之小人。墉，墻內外之限也。害若在內，則是未解之時也。若出墉外，則是無害矣，復何所解。故在墉上，離乎內而終未去也。云高謂上，至解極之時而獨有未解者，乃害之堅強者也。「上」居解極，解道已至，器已成也，故能射而獲之。既獲之，則天下之患解已盡矣，何所不利？夫子於繫辭復伸其義，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故「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君子體而用之：至解而終未解者，悖亂之大者也。大者，小人之魁首耳。若將魁首射而獲之，則天下平矣。



## 損

䷨ 兌下  
艮上

損：

以卦變言，損自泰來，益自否來。損下益上，則名為損。損上益下，則名為益。所以知上以

下為基，惟基本可益不可損之義見矣。

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此卦六爻皆應，即應時

之義，故為「有孚」則「元吉」矣，「无咎可貞」矣，「利有攸往」矣，有是四者之吉也。曷之用？問辭。二

簋可用享。

答辭。古者享禮以四簋為中，當損之時，二簋雖薄亦可用享。此文王象辭也。蓋謂隨時

取中，義取於中，誠敬而已矣。故夫子為彖作傳曰：損者，損下卦之乾，以益上卦之坤，其陽道上行也。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者，二簋禮之至，損本不可用而可用者，應

有其時也。剛或太過，柔或不足，損剛而益柔，亦有其時也。損其盈，益其虛，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而已。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

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君子體而用之：山瘦澤增，損山也。土克制水，損澤也。皆損之象耳。忿不可極，欲不可縱，君子

之所當損也。先儒曰：「懲忿如救火，窒欲如防水矣。」蓋謂損者，當以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

故云「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約，可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爲本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本也。聖人設戒深切著明矣。本爲民，爲邦本也。吁！下者可以損乎？

初九：陽居卑下，損德而修身也。已事遄往，无咎。以全卦言，卦自泰來，損「三」而益「上」。以逐爻言，則因名起義，皆言損矣。「初九」輟已其事而速往，損自己之剛，益「四」之柔，可得无咎。與上合志故也。酌損之。當斟酌其淺深而爲損，謂懼其太過也。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君子體而用之：「四」賴於「初」，「初」益於「四」，與上合志也。然而亦當斟酌中理而損益之，則不失其宜耳。

九二：陽居兌體之中。利貞，居兌說而上應「六五」之君，不可以諂諛邪枉而入也，當以正固其道則得宜矣，故曰「利貞」。征凶。若恃說而征進，必失中正之德，所以凶也。弗損，志存乎中，則能自正，則弗損其剛也。益之。不損其剛，足可以益於君上矣。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君子體而用之：志存乎中則自正矣。大率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能守中則有益於上矣。

六三：陰居兌上，說之主也。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繫辭傳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天地一陰一陽而已，男女亦一陰一陽而已。一陰行則得一陽爲之友，一陽行則得一陰爲之友。此「一人行則得其友」也。若違此義，一陰而從二陽，則一陽見傷；一陽而從二陰，則一陰被斥，必損一人也。蓋謂「一陰

一陽之謂道」也。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君子體而用之：

繫辭傳曰「言致一也」，其義尤顯。「致」字當玩。

一陰一陽，一陽一陰，其志皆專。

若參而爲三，我之志分，彼之志離矣。損之六爻皆有剛柔正應，正應之外，復何他志？故曰「三則疑也」。

六四：陰居艮體，上近柔君，所處得其正也。

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處位雖正而過中，憂

其過中，是有疾也。下應於「初」，損已從善而獲益之，「損其疾」矣。去疾遄速，則「有喜」而「无咎」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君子體而用之：有過速改，无疾而有喜也。

六五：陰居尊位，中順之君也。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說卦離爲龜，內柔而外剛

也。「六五」於損之時，以中順而居尊位，以虛中應乎「二」之剛陽，是人君能虛中自損，以降志順從在下之賢也。能如是，天下孰不損已而以益之。故或有益之之事，則十朋之龜助之矣。十謂數之變，言衆多之辭。龜者，決是非吉凶之物。喻衆人之公論必合正理，致龜筮不能違也。如此可謂大善之吉矣。古人云：「謀從衆則合天心。」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君子體而用之：所以得「元吉」者，以其能盡衆人之見，合天地之理，故自上天降之福祐也。

上九：陽居最上，損極而當變也。

弗損，益之，无咎。利己益人之謂也。益人而不損己，何咎

之有也。貞吉，損道以此得正之吉也。利有攸往，宜有所往，則有益也。得臣无家。得天下之人

心，不可私其家也。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君子體而用之：居上不損下而反益之，是君子大得行其志也。君子之志，唯在益人而已。

## 益

䷩ 震下  
巽上

益：損上益下，所以爲益。以卦變言，此卦自否來，損乾之一陽以益坤，爲損上益下矣。利有攸往，利涉大川。益於天下之道，故「利有攸往」。益衆之道，可以濟險難，「利涉大川」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互體見坤，坤爲衆，故曰民。民爲邦本。薄稅斂者，損上財益下民，故民說。誠能損上益下，則「民說无疆」矣。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二、五兩爻居中得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乘木舟虛也。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君子體而用之：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己，故爲益之道，莫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無過矣。人之有益者，莫大於是。

初九：陽居震下，尚動者也。利用爲大作，「初九」爲震動之主，剛陽之盛也。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下，而上有「六四」之大臣應於己。「四」，巽順之主，上能巽於君，下能順於賢才也。在下者不能有爲，必待在上者應從之，而後可輔弼於上，大益天下之事，故曰「利用爲大作」也。元吉，无咎。居下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須所爲大善而吉，則无過咎矣。若否而不能「元吉」，則不唯在己有咎，乃累乎上，爲上之咎也。在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也，故必「元吉」，然後方得「无咎」矣。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君子體而用之：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即重大之事也。居下者，處重大之事，功成而不恃其有，是以大吉而无咎也。

六二：陰居柔位，上應「九五」之君。或益之所處中正，體柔而順，有虛中之象。能處守正之道，虛其中以求益，而能順從，天下孰不願告而益之矣。十朋之龜，弗克違。十者，數之變，言衆多也。龜者，所以占吉凶辨是非之物。蓋謂或有可益之事，則衆朋助而益之，甚至龜筮亦不能違，何況於人乎！永貞吉。然而「六二」之質本陰，其志柔弱，故戒在常永貞固則吉也。王用享于帝，吉。王用虛中而順受上天之眷命，代天益衆，以保天下攸久无疆，誠於永貞之念，然後祭祀上帝，必享而降吉矣。天子如此，何況於庶人乎！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君子體而用之：既得中正，虛中能受天下之善，而固守則有有益之事，必致衆人自外來益之矣。

自外來豈非「五」乎？「五」居君位，君者羣也，言羣下之歸心也，可謂衆人自外來而益之矣。

六三：以陰處陽，位不當也。益之，用凶事，无咎。爻例，「三」多凶。「三」雖處不當位，却以陰柔處於陽剛，又應「上九」亦剛，乃志存乎剛。又互體見坤，坤爲衆，爲民。「三」居下體之上，喻在民上，有守令之象。居陽應剛，處動之極。居民上而剛決，果於爲益者也。果於爲益，用之於凶事則无咎。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言倘遇非常促急人民被害之事，不暇告命，當以用剛，致身力庇其民，故謂「凶事」亦可「无咎」矣。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三」以「上」應，故有孚。「三」、「四」爲全卦之中，故中行。雖能致身救民之吉，必以中道而行。功成而不可有，爲而不可恃，常以敬念於君，盡孚誠達於上，故「告公用圭」，所以申信也。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君子體而用之：「六三益之」，獨可用於凶事。「固有之」者，謂專固自任其事也。居下當稟承於上，乃專任其事者，唯救民之凶災，拯時之艱急，乃處機變之權宜，故得无咎。若平時專任，其不可也。

六四：陰柔當位，切近於君，巽順之主也。中行告公，從。易例取卦不一，「四」於全卦之中，且得正，有事告於公而見從之象，故云。若行得中道則可以益於君上，告於上而獲信從矣。利用爲依遷國。互體見坤，坤爲國。謂上依剛中之君而致其益，下順「初九」剛陽之才行其事，利用如此也。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動也。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君子體而用之：告公而獲從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於益天下，上必信而從之。事君

者，不患上之不從，患其志之不誠也。

九五：陽居尊位，中正之君也。有孚惠心，勿問，元吉。「五」、「二」中正，比德以行其益，何所不利。以陽實在中，有孚之象。以「九五」之德、之才、之位，而中心至誠，在惠於物，其至善大吉，不待問而可知矣，故曰「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謂人君至誠益於天下，天下之人無不至誠愛戴，以君之德澤爲恩惠也。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君子體而用之：誠以道德而惠益之，其「元吉」不假言也，故曰「勿問」之矣。

上九：陽居至極，無位者也。莫益之，或擊之。上居無位之地，非行益於人者也。以剛處益之極，求益之甚者也。所應者陰，非取善自益者也。益者，利也。益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聖人深戒也。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莫者，無也。無益之者，或有擊之矣。立心勿恒，凶。謂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利，故云「勿恒」。若恒心如此，則凶道矣，當速改之可也。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君子體而用之：理者，天下之至公；利益者，衆人之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益。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同，正己之辭也。若獨好於利，蔽於一己之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偏己之辭也，故曰「偏辭」矣。苟不偏己，合於通益之公道，則人亦益之，何爲擊之乎？既偏己求益於人，至於甚極，則自招惡，而攻擊之者由外來也。

## 周易原旨卷五

### 夬

䷪ 乾下  
兌上

夬：決也。兌上乾下，喻澤水聚於至高之處，有決開澤所水能通流之象。以體言之，陽決陰也。

以用言之，剛決柔也。故曰「夬」。揚于王庭，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矣。孚號有厲。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命衆之辭。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尚可用，危厲謹慎戒懼之道，則無患也，故曰「有厲乃光也」。告自邑，謂君子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革之，故聖王誅亂，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邑，私邑。告自邑，先自治也，故曰「告自邑」。不利即戎。以衆陽之盛，決於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用剛武而即戎，若然，太過而有傷也，故曰「不利即戎」。利有攸往。陽雖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於政化之道有未至耳，故宜進而往也。不尚剛武而其道益進，乃夬道之善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君子體而用之：澤者，水之聚也，而上於天，喻至高之處，故爲夬決之象。謂君子觀澤決於上而注漑於下之象，則以施其祿澤以及於下也。觀其決潰之象，則以居德則忌，謂居德者約也，約我以禮之義。忌者，防也。蓋謂約立防禁，有防禁則無潰散也。故申明天下之事，聚而不致散失之意。

初九：陽剛在下，志欲前進。壯于前趾，「九五」乾體剛健，在上之物，乃在下而居決時，壯于前進者也。前趾即行人之象，言決於進也。往不勝，爲咎。蓋謂進之宜則勝，進之過則不勝，故曰往不勝則爲咎也。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君子體而用之：人之行，必當度其事之可爲，然後決之，則無過矣。理不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凡行而有咎者，皆決之過也。

九二：陽處柔位，不過於剛也。惕號，莫夜有戎，勿恤。夬者，陽決陰、君子決小人之時，不可忘戒備也。陽長將極之時，而「二」處中居柔，不爲過剛，能知戒備，處夬之善也。內懷兢惕，而外嚴戒號，雖暮夜有兵戎，亦可勿憂恤矣。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君子體而用之：暮夜有兵戎，可懼之甚也。然可勿恤者，以自處之善也。既得中道，又知惕懼，且有戒備，凡事不足憂恤也。

九三：陽居健體之極，剛斷果決者也。壯於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

无咎。爻辭差錯，安定胡公移其文曰：「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愠。君子夬夬，无咎。」亦未安。程子再移其文曰，當云：「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愠，无咎。」謂「夬夬」，尚剛之貌。蓋「三」居下體之上，又處健體之極，剛果於決者也。頄，顴骨也，在上而未極於上者也。言雖在上，而未爲最上，故上有君而自任其剛決，是壯於頄者，「有凶」。獨行遇雨者，謂「三」與「上六」爲正應，方羣陽共決一陰之時，若以己私之故，不與衆同而獨行，止與「上六」陰陽和合，故云「遇雨」。易中言雨者，皆謂陰陽和合也。君子道長，決去小人之時而已。獨與之和，其凶可知耳。唯君子處斯時則能夬夬，謂夬其夬，果決其斷也。蓋言雖與「上六」正應，終係小人，必當遠絕之。如見小人，若見濡汚，有愠惡之色，如此則无咎也。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君子體而用之：牽掣於私好，由無決也。君子義之與比，決於當決，故終不至於有咎也。

九四曰：陽居兌下，處位不當，本有悔也。臀无膚，謂衆陽并進自下，勢不得安。猶臀傷而居，不能安也，故曰「臀无膚」矣。其行次且。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強進，故曰其行趑趄也。牽羊悔亡，兌爲羊。羊者，羣行之物。其性說而上進，然而被羣伴牽挽之，所以不致過說，其悔亡矣。聞言不信。謂剛處柔說。在於夬卦，凡所聞言，不能明決。故曰「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君子體而用之：「九四」居位不當，以陽居柔，失其剛決，反生疑矣。既疑，必障明而塞聰也。苟致

明障聽塞，所行次且，不能決耳。縱有勉厲之言，亦不能信用也。

九五：陽居尊位，中正之君也。覓陸夬夬，中行无咎。「五」雖剛陽中正，居於尊位，然而全卦內「上六」獨陰，「九五」為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決，見「上六」如覓陸然。覓陸者，今所謂馬齒覓是也。覓性曝之難乾，所感陰氣過多，却脆而易折，故「九五」以中正之道，易為決斷，所以无過咎矣。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君子體而用之：夫人若心正意誠，乃能行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九五」心雖有所比而能決之，不失中正之義，僅得无咎。然則致中道而不能光大者，蓋謂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上六：陰居最上，夬之終也。无號，終有凶。陽長將極，陰消將盡，獨一陰處窮極之地，是衆君子得時，決去危極之小人也。其勢必須消盡，故云無用號咷畏懼，終必有凶也。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君子體而用之：陽剛君子之道進而益盛，小人之道既已窮極，自然消亡，豈復能長久乎！雖號咷無以為也。故云「終不可長也」。

## 姤

䷫ 巽下  
乾上

姤：遇也，風行天下。天之下者，萬物也。風之行無不經觸乃遇之象，故爲遇。又一陰始生於

下，陰與陽遇也，故爲姤。女壯，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成矣。言女之將長壯也。勿用取女。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婦勝於男，家道必敗，何可久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君子體而用之：風行天下，無所不周。爲君后者，觀其周偏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爲庶人者，亦當觀象以成其家矣。

初六：陰柔在下，姤之始也。繫于金柅，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治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故「繫于金柅」。柅者，止車之物，又以金爲之，言堅固之至也。貞吉。止之以金柅，又繫之。蓋使陰不得躁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故曰「貞吉」。有攸往，見凶。苟使之躁進，往則害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以卦變言，巽卦「初二」剛柔相易，得離，離伏坎，坎爲豕也。豕，陰躁

之物。信能蹢躅。蹢躅者，跳躑也。羸豕者，陰微在下也。譬諸小人性躁，信能蹢躅，傷害君子。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處微弱，未嘗無害君子之心。君子當以防微杜漸，則小人無能爲也。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君子體而用之：謂小人陰道漸進，牽引而行，當以繫之于金柅，止其進也。若非正固，不能止之矣。

九二：陽居陰位，切進於「初」，相遇之至近也。包有魚，魚謂陰物之至美者也。以剛陽之才，包容在下之陰柔，有所美悅也。巽反對爲兌，至悅矣。姤者，遇也。「二」與「初」陰陽相比，即相遇也。无咎。在他卦，則「初」正應於「四」。在姤，陰陽相比而感應矣，故曰「无咎」。不利賓。「二」既比「初」，「九四」反爲賓客矣，故曰「不利賓」。爲「四」與「初」正應致此。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君子體而用之：謂相與之道，主於專一。所遇包容陰小之人，難得其誠心。苟未得心，又遇外賓，則遇道乖矣。又喻包者猶苴裹然，如包苴之魚，豈及於賓？蓋謂不可更及外人也。言遇道必當專一，二則雜矣，故曰「義不及賓也。」

九三：陽居巽上，剛正者也。臀无膚，謂「二」與「初」既相遇，「三」說「初」而密比於「二」，致被「二」忌，所以居止不安，若臀之无膚也。其行次且，次且者，即此趑趄之意，進難之狀，謂不能遽舍也。厲，无大咎。然「三」剛正而處，巽有終不迷之義，常懷危厲之心，不敢妄動，則可以无大咎也。象

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君子體而用之：其始志在求遇於「初」，故其行遲遲未牽，不從其行也。既知危而改之，故未至於大咎也。

九四：以陽處陰，不中正也。包无魚，包者，喻所裹蓄至美之魚也。謂「四」與「初」為正應，當相遇者也，乃「初」已遇於「二」矣，失其所遇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故曰「包无魚」。起凶。謂「四」當姤遇之時，居上位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己之失其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君子體而用之：謂為人長者，所處不能中正，又無寬裕之德，是以失其民耳。

九五：陽居尊位，中正之君也。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九五」下亦無應，以中正之道處之，必有遇矣。故謂杞葉大能垂陰包物，喻「九五」之君也。瓜謂食之美者，喻在下之賢也。「以杞包瓜」者，謂廣納包容也。「含章」者，含弘光大也。如此之求賢，未有不相遇也。「有隕自天」者，謂有物自天而降，必得之也。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君子體而用之：為人上者，當以剛健中正，必得天相遇也。所謂「含章」者，以其含蘊中正之德，自然充實而成章，故曰含弘光大耳。命者，天理也。舍者，違也。至誠中正，屈已依命而求賢，存志而不違天理，所以「有隕自天」，必得之矣。

上九：陽居姤極，姤之終也。姤其角，吝。至剛而在上者，角也。「上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爲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故可吝也。无咎。己則如是，人之遠之，非他人之罪也，由己致之，故无所歸咎矣。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君子體而用之：既處窮上，剛亦極矣，是上窮而致吝也。以剛極居高而求遇，亦不難乎！

## 萃

坤下  
兌上

萃：亨，萃者，聚也。澤上於地，水之聚也。以卦而言，兌以和悅而潤下，坤以柔順而承上，所以

天地人物皆亨通，而理一耳，故曰「萃亨」。王假有廟，喻王者萃聚而一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矣。有廟者，衆生致敬誠心而祭享於上，所以民德歸厚，萬物自然成序矣。蓋謂心一定而無不定也。吁！治莫大於治心乎！利見大人，亨，利貞。謂心定而主宰正，主正而萬物遂。萬物既遂，何況於人乎！故曰「利見大人，亨，利貞」矣。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內卦坤，坤爲子母牛，取其順也，故「用大牲吉」。事莫重於祭，故以祭享而言，以其上交鬼神，下接民物，所以誠心而報本也。夫不能有爲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凡興功立事，貴得可爲之時，萃而後用，是以動而有裕，蓋天理然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君子體而用之：聚則有衆起，當以除戎器，戒不虞，豫爲之防也。豫防者，治心耳，心治無所用戎矣。

初六：陰居坤下，萃之初也。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初六」上與「九四」爲正應。「九四」「二」剛直之君子也。「初」爲近於「二」「三」，同類陰暗之小人也。固後於「九四」，則爲有孚矣。苟合於「二」「三」，有孚不終也。爲同類感亂其心，乃亂乃萃也。若號呼而求正應，一笑而相聚也，不待憂恤，快然无咎也。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君子體而用之：操心當慎獨而謹守其正，切勿因同類所感，致亂其心志，而失其正矣。

六二：陰居坤體之中，陰柔當位也。引吉，无咎。處羣陰之中，未能合於上也，固守中正之道，待「九五」剛中之君求聘牽引而萃，則獲吉而无躁進之咎也。孚乃謂正應於「五」，故孚信致有常而不變也。利用禴。禴者，祭之簡薄者。菲薄而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而交於神明也。所以「二」不用虛文，

「二」「九四」，原作「四九」，今乙正。



專以誠實交於「五」，「五」亦中正其心而下求，致使君臣和合，萃之善也。萃道以此，又何咎也？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君子體而用之：或曰「二」既有中正之德，而象云「未變」，辭若不足，何也？曰：羣陰比處，乃其類聚方萃之時，居其間而能自守不變，遠須正應剛立者能之。「二」陰柔之才，以其有中正之德，可觀其未至於變耳。故象含其意，以存戒也。

六三：不中正，又且無應，居坤體陰極之地。萃如嗟如，不獲萃而嗟恨也。上求於「四」，「四」非其類而下求於「二」，「二」非其應而不合。以其居萃不中不正，為「二」、「四」抑絕，故恨也。无攸利，何所利矣。往无咎，上卦兑說，下卦坤順，又互巽亦入順，所以雖與「上」非陰陽之正應，然萃之時，以類相從，故曰「往无咎」。小吝。謂始求聚於「四」，與「二」不獲，而後從「上六」，人之動為如此，雖得所求，亦可小羞吝也。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君子體而用之：謂「上」處無位之地，互體見巽，又值兑說之極，常存變動順從於人之心。「六三」陰類而往求之，必巽順而說萃也。萃道如此，誠為小人之黨矣。

九四：以陽居陰，位不當也。大吉，无咎。上近「九五」，為君信任，君臣之萃也。下履坤衆羣陰，為民所崇，得下民之萃也。履非其位，得上下之萃，苟不能行大善之吉，則有咎也。蓋「四」雖剛，其位本柔，若能以柔順而承上，以謙和而親下，盡萃道大善之吉，僅免其咎，故曰「大吉，无咎」。象曰：

「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君子體而用之：以其位之不當，疑其所爲而未能盡善，故云必得大吉，然後爲无咎也。非盡善，安得爲大吉乎？

九五：以陽居尊，有其位也。萃有位，无咎。「五」以中正居君位，所治无咎過也。匪孚。以匪

孚而自警，有其道也。元永貞，悔亡。若反身而修德，自然大獲久遠之福慶，必能貞固而悔亡矣。象

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君子體而用之：爲上人者，必當誠信而著於天下，有感必有應，無不懷歸者。若尚有匪孚，是其志之未光大矣。

上六：陰居最上，說之主也。齋咨以陰聞而說高位，貪欲而躁進者矣。以此求萃，而人不與也。

不遂其志，齋咨而嗟恨也。涕洟，无咎。至於萃道困窮，涕洟而悲泣也。其被人將棄絕，蓋由己之自取，何怨咎之有哉？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君子體而用之：聚則必有散，理之常也。君子居之，則柔順而謙退，不失其宜，泰然自安也。小人處之，肆情而貪欲，自取其咎，所以不能安於上也。

## 升

䷭ 巽下  
坤上

升：進上也。坤上巽下爲升。又木在地中，長而益高，升之象也。元亨，升進之道，有大通之

理，故曰「元亨」。用見大人，用此理而見大德之人，以行其道，故曰「用見大人」矣。勿恤。南征吉。

二臣以順巽而進，上見「五」君，君必以順德而合，如是則不假憂恤，而向前征進矣，故曰「南征吉」。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君子體而用之：觀升之象，以順修其德，積累自微小以至高大也。順則可進，逆則乃退，萬物之進長，皆以順道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皆由積累而至。積小所以成高大，升之義也。

初六：陰柔處下，巽之主也。允升，大吉。上無正應，未遂其升也。以陰陽相比，所以進比於「九二」之剛，巽之至也。「二」以剛中之德，上應於君，當升之任者也。允者，信從也。「初」之柔巽，唯信從於「二」。信「二」而從之同升，乃大吉也。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君子體而用之：陰柔之人，若能信從剛中之賢，同志而升進，故獲莫大之吉矣。

九二：陽居巽體之中，巽順之臣也。孚乃利用禴。无咎。上應「六五」當升之時，以剛處中，乃有孚也。利用禴者，祭祀菲薄，謂君臣相與，專在孚誠，不用文飾也。「二」臣以剛中之道，盡誠而助「五」君，君必以柔順之德而相合也。升道如此，是以无咎也。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君子體而用之：「二」臣能以孚誠事上，則不唯為臣之道无咎而已，可以行剛中之道，澤及天下，是有喜也。凡象言有慶者如是，則有福慶及於物也。言有喜者，既善而又有可喜也。

九三：陽居巽上，正而有應。升虛邑。上卦坤，所以陰虛為升虛邑象。「三」以陽剛之才，正而巽順，又有應援，以是而升，如入無人之邑，四通八達，而無所疑矣，故曰「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君子體而用之：以順應柔，當見其幾而作，則不疑其所升進矣。

六四：以陰處陰，柔之正也。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上卦坤，下卦巽，皆順。又巽伏艮為山，言岐山即西山也。亨，即亨也。皆是心通氣通之意。蓋謂柔正通順，德之盛也。上升君王之道，下進賢良之才，君臣慶會，所以亨也。以柔自晦，其德愈進，所以吉也。能升此道，故无咎矣。盡斯道者，豈非文王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君子體而用之：「四」居近君之位，而當升之時，得吉而无咎者，以其有順德也。以柔居坤，順之至

也。文王之亨于岐山，亦以順時順事而已。上順於上，下順乎下，以順處其義，故云「順事也」。

六五：陰居尊位，柔順之君也。貞吉，以中順之德，能用剛中之賢，得其正固之吉也。升階。以

柔中之道，下進賢才，則在下羣賢升進，不敢踰越，乃由階而升也。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君子體而用之：倚任賢才而能貞固，如是而升，可以致天下大治，其志可大得也。君道之升，患無賢才之助爾，有助則猶自階而升也。

上六：陰居升極。冥升，謂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為不明甚矣。利于不息之貞。

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於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為宜矣。君子於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強不息。

如「上六」不已之心，用之於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無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象曰：「冥

升」在上，消不富也。坤為冥昧，又陰虛，為不富。

君子體而用之：昏冥於升，極上而不知已，唯有消亡，豈復加益也？不富，無復增益矣。升既極，則有退而無進也。

## 困

三三 兌上 困：憊乏之義。為卦兌上而坎下，水居澤上，則澤中有水也。乃在澤下，枯涸無水之象，為困窮

之義。又坎陽卦，兌陰卦，坎剛爲兌柔所揜。「九二」之剛，爲「初六」、「六三」之柔所揜，「四五」之剛，爲「三」、「上」之柔所揜，皆剛被柔揜也，故卦名爲困。亨，然困而可亨者，以卦德言，坎險兌說，處險而說，身雖困而道則亨也。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處困能亨，爲得其正。以卦體「二」、「五」皆剛中，與乾之「二」、「五」相似，有大人之象。守正之大人，處困必吉也。吉則无咎矣。「有言不信」，兌口在上，處困而多言，人誰信之？尚口乃窮也。此又戒之辭。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象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君子體而用之：若遇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而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甚至困窮禍患亦不能動其心，唯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棄義而就利，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

初六：陰居坎下，陰險之小人也。臀困遇困之時，陰柔揜蔽陽剛之象，所以隨取宜也。「初六」在卦下，喻臀象。言臀困致傷，居不安也。于株木，外卦巽，巽爲木。言株木無枝，不能覆庇於物。喻「初」與「三」陰類，欲陷「九二」剛陽之君子。以其「初六」本體柔弱，又處不中，雖欲與同類害君子，亦不能同濟也。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不唯不濟，反致深陷入于坎下幽暗之谷，至于三歲不覿。三者，數

之小變，言其久也。久不能覲面相逢於同類耳。蓋謂欲陷他人，反陷自己，不明之甚矣。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君子體而用之：蓋謂人生天地之間，當以贊助天地之化育，可與天地參矣。夫贊化之道，莫祥於薦賢使能耳。既且不能，反從而揜蔽之。故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吁！甚不明也。

九二：一陽陷二陰之中，守困之君子也。困于酒食，坎有酒食象，故稱酒食。君子處困，雖為小人所揜，不以窮困動其心，故飲食宴樂自如也。朱紱方來，以剛中之德，感動「九五」之君，必來相救，冕紱自外來也。利用享祀。「九五」推祭禮之誠而求下，「九二」之心，盡己之誠，交通於上。征凶，无咎。盡心竭力，恭行天罰，而去凶惡也。出天下之險，濟天下之危，又何咎之有也？象曰：「困于酒食」，終有慶也。

君子體而用之：雖處於困而未能施惠於人，亦當堅守剛中之德，素分待時，必致亨通而獲慶耳。

六三：陰居坎上，陰險之甚也。困于石，據于蒺藜，以陰柔而居陽剛，處不中正。下乘「九二」之剛，上承「九四」之剛，所以剛強之狀譬如堅石，故曰「困于石，據于蒺藜」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官者，居所安也。妻者，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進退與處皆不可，唯死而已。其凶可知。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君子體而用之：繫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

至，妻其可得見耶？」蓋謂陽剛不可犯也。

九四：以陽處陰，位不當也。來徐徐，以剛處柔，不能濟困。「初」雖正應，知非其人，故不與也。「二」非己應，蓋有剛中之德，足以拯困，故徐徐而來求之也。困于金車，吝，金者，剛陽也。坎爲輪，言車載物者也。蓋爲乘載「九二」之剛陽也。「九二」雖剛，亦在困中，未得行也，故吝。有終。謂君子處於困難，同德相求，終必相與。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君子體而用之：「四」應於「初」，「初」非其人，故不與也。「二」非己應，蓋有剛中之德，同志相扶與拯困也，可謂擇善矣。

九五：陽居尊位，極困之君也。劓刖，謂「九五」之剛，不堪爲柔所撓，不得已則加刑而號令之。互見巽，巽爲風，風爲號令也。設法上下制之，謂截鼻曰劓，傷於上也；去足曰刖，傷於下也，故曰「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說者，上卦兌，兌爲說。「五」，君位也。人君之困，由上下無與也。赤紱，臣下之服。取行來之義，故以紱言。人君之困，以天下不來歸附也。天下皆來，則非困也。「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下有「九二」剛中之賢，道同德合，徐必相應而來。其濟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說也。利用祭祀。祭祀之事，必致其誠敬而後受福。人君在困之時，宜念天下之困，求天下之賢若祭祀然，致其誠敬，則能致天下之賢，濟天下之困矣。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君子體而用之：始爲陰揜，無上下之與，方困未能得志之時，以剛陽之才，行中正之道，設法用刑以拯危困。所用剿削者，嚴刑也。赤紱者，錫賜也。是故施嚴刑而去小人，厚賜福而進君子，此拯困之要。下與「九二」同德，非陰陽之正應，故以厚禮而求之也。乃得徐徐而來，喜悅相應，共行其道，而出天下之困也。於是推祭祀之誠，行和悅之道，而安天下之危。至於小人道絕，君子道伸，反困而亨，受其福慶也。

上六：陰處兌極，困終而將變也。困于葛藟，陰柔小人，處困之外，幸甚也。在下朋類相牽挽，共害君子。若從之，如被葛藟之藤纏繞，不得脫也。于艱危，曰動悔，有悔，征吉。處之則下乘二剛，艱危不安也。自謂曰動則必悔，有悔過之心。舍其同類而遠之，則能出困也，故曰「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君子體而用之：爲困所纏而不能變，未得其道也。以其所處未當之故，舍其同類而遠去之，可出於困而悔亡矣，是其行而吉也。

## 井

䷯ 井：靜也，濟物而不窮也。坎陷巽入爲井。木上有水，井之象也。古之聖人鑿地爲井，慮有泥

汚而致水不清，故以木爲底，鑽之以九竅，以象九陽，是以巽木之上有坎水，故名曰「井」也。改邑不改井，至靜不可動也。謂知時勢者，以剛中之德，固守安靜，不隨世變，不逐時遷，藏器於身，待時而用，則不失井之常德，是改邑不改井也。无喪无德，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井之德也。往來井井。已汲而往，欲汲而來，皆井之用也。汔至，亦未繙井，汔，幾也。繙，綆皆繩也。幾至而未及泉矣。羸其瓶，凶。「九二」剛中之才，乃有濟物之用，上無係應，不能施其用也。苟或妄動，失剛中之德而無功，如短綆汲之，不能及泉。喻人不量力而強爲，如羸破其瓶，失其用，所以凶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君子體而用之：木承水而上之，乃以器皿汲水而出井之象。君子觀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勉以成相助之道也。

初六：陰居巽下，木入泥也。井泥不食，井與鼎皆物也，就物以爲義。「六」以陰柔居下，上無應援，無上水之象，不能濟物，乃井之不可食也。井之不可食，以泥汚也。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以其水之養人也，無水則舍置不用，故「不食」矣。舊井无禽。井水之上，人獲其用，禽鳥以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鳥亦不復往，故无禽矣。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

禽」，時舍也。

君子體而用之：猶人當濟物之時，而才弱無援，不能及物，爲時所舍也。

九二：陽剛處柔，而無上應。井谷「二」處巽入，又上無應，故下比於「初」，喻水不能上之象也。井之水上行而濟物，潤谷之水當旁出而就下。「二」居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故曰「井谷」。射鮒，井上出則養人而濟物，今反下就污泥，注於鮒而已。鮒或以爲蝦，或以爲蟄，蓋謂井泥中微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流注於鮒也。甕敝漏。陽剛之才可以養人濟物，而上無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無濟用之功，如水之在甕，本可爲用，乃破敝而漏之，不爲用也。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君子體而用之：謂井以上出爲功。「二」陽剛之才，本可濟用，以其在下而上無應援，故無與成功耳。

九三：陽居巽上，得其正也。井渫不食，爲我心恻。「三」以陽剛，居得其正，是以有濟用之才者也。在井下之上，水之清潔可食者也。井以上出爲用，陽剛之性上，又志應「上六」，處剛而過中，汲汲上進，乃有才用而切於施爲。未得其用，則如井之渫治清潔而不見食，爲其心之惻怛也。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三」有剛斷之才，雖處不中，遇時切於施爲，明王用人，豈求備也以濟用，如井之清潔可用汲而食也。若上有明王，能用人才，上享其功，下被其澤，上下並受其福也。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君子體而用之：井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知而不見用，故不得行，爲憂惻也。既不得行爲惻，豈得免有求也？故求王明而受福，志切於行也。蓋謂以惻隱之心，不忍棄天下而不行耳。

六四：以陰處陰，得其正也。井甃，无咎。乾坤相御，有坎、離、巽、兌。兌爲金，鑿井所資。巽爲工，修井所用。「初」井舊而「二」井谷。至「四」而甃而修之，何咎之有？「初」「二」不正，故敝。「四」正，故修。然「四」雖處正，欠剛，故才不足也。未得施行，可自守也。「井甃，无咎」，宜砌壘也。舊井復新，可濟物也。普濟一切，又何咎也？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君子體而用之：甃者，修治於井也。雖不能大其濟物之功，亦能修治而不廢也。蓋謂「六四」爻位皆陰，本有咎，以其得正，故无咎耳，安能大濟乎！

九五：陽爲坎主，井之泉也。井冽，寒泉食。「五」以陽剛中正，又居尊位，其才德盡其善美矣。喻井冽寒泉，食也。冽謂甘潔也。井泉以寒爲美，甘潔之寒泉，可爲人食也。然而不言吉者，井以上出爲成功，未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言元吉。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君子體而用之：泉寒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爲至善之義耳。

上六：陰居最上，井道成也。井收，勿幕。井以上出爲用，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謂以輓轆收繙者。坎爲輪，即輓轆。巽爲繩繙。幕猶覆也。幕，言蔽覆也。謂取而不蔽覆，其利無窮，井之施濟廣矣，大矣。有孚，元吉。「上」與「三」應，故曰有孚。有孚者，有常而不變，博施而常，大善之吉也。

夫體井之用，博施而有常，非大人孰能？它卦之終爲極，爲變，唯井與鼎終乃爲成功，是以元吉也。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君子體而用之：以大善之吉，在卦之上，井道之大成也。井以上爲成功矣。

## 革

䷰ 離下  
兌上

革：兌上離下，澤中有火也。

說卦云：「水火不相射。」或曰：理當水火互根。何謂不相射歟？

曰：真假之別也。謂真水火者，水中本有之火謂之真火，所以水中火能滅其相火也。火中本有之水謂之真水，所以火中水之真氣煎熬克之涸竭凡水也。蓋水火而真假變革，乃妙用而神化也，故名曰「革」。已日乃孚，當變之時，人心未能全信，必行克己之後，人心方信也。元亨。革而信之，其道大亨通也。利貞，悔亡。然革變之時，利在正固，是以亡其悔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手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君子體而用之：水火相息爲革，革即變也。君子觀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曆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迹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

初九：陽處離下，革之初也。鞏用黃牛之革。鞏與革皆堅固之義。內卦離，離得坤之中爻，爲黃牛。黃，中色。牛，順物。黃牛之革，中順之象。固之以黃牛之革，守之以中順之志，不可革變也。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君子體而用之：以「初九」時、位、才皆不可以有爲，故當以中順自固也。

六二：陰居離體之中，文明之臣也。巳日乃革之，以陰柔而處中正，當其位也。上得「九五」剛中之君相與，得其時也。以中正而應中，無偏故也。文明之才，得時得位而無偏蔽，處革之至善，「巳日革之」矣。當革故從新之時，人心未能全勝信，不可先也。征吉，无咎。巳日之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輔剛陽之君，以行其道，則得吉而无過咎矣。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君子體而用之：巳日革之，征則吉无咎者，行則有嘉慶也。謂可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處而不行，是無救弊濟世之心，失時而有咎也。

九三：陽處離體之上，明之極也。征凶，以陽處陽，剛之過也。剛明過中，急於征進，躁於革變，是以凶也。貞厲。誠能堅守正固，常懷危厲，不失宜也。革言三就，順其公論，察其革言，至於再三

而有所合，則可信也。有孚。重慎如是，則得至當，乃有孚也。以此而行，何革之不成也？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君子體而用之：稽之衆論，至於三就，事至當也，又何之矣。如是而行，必得其宜也。

九四：陽居兌體之初，革下爲上，正當革變之時也。悔亡。處革變之時，以陽處陰，本有悔也。陽剛之才，切近君位，爲君信任，其悔亡也。有孚改命，吉。順承君命而任其職，有孚誠也。己有孚誠，上下信之，革之至當也。君命有所未安，盡其孚誠而改之，是以吉也。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君子體而用之：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誠既至，則上下信矣。改革之道，以上下之信爲本。不當不孚則不信，當而不孚猶不可行也，況不當乎！

九五：陽居尊位，中正之君也。大人虎變，未占有孚。以剛健之才，行中正之道，革天下之事，無不當也。虎者，上卦兌，故西兌之屬，陽剛之義，大人之象也。虎變者，風虎雲龍，變化之大也。喻「九五」大人之革，上順天命，下順人心，又得「九四」剛直之臣相助，其當革之事，決然而舉，不假占決，已有孚誠於天下，是以天下受大人之革，致其至當和悅而信之也。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君子體而用之：事理明著，若虎文之炳煥明盛也，天下有不孚信乎！

上六：陰居最上，革之終也。君子豹變，君子，謂善人。良善則已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文之彬

蔚也。小人革面，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龍虎，大人之象，故大人云虎，君子言豹也。征凶。人性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爲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之後，天下方被化，而致有苗，有象來格蒸乂，蓋亦革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爲成也。苟更從而深治之，則爲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居貞吉。當以自守，革至於極而不守以貞，則所革隨復變矣。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體而用之：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於外也。中人以上，莫不變革。雖不移之小人，則亦不敢肆其惡，革易其外，以順從君上之教令，是革面也。至此革道成矣。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更往而治之，則凶矣。

## 鼎

巽下  
離上

鼎

鼎

鼎：器也。以其象者，三陽居中爲腹，一陰在下爲足，一陰在「五」爲耳，一陽在上爲鉉，乃以制

器者尚其象，故用之於治道。禹王爲之九鼎，謂之重器。所以謂重器者，九州九鼎，各分風土所宜之物，神氣相依之理，贊天地化育之道，俱鑄於鼎，可以上明天理，下順人心，遂能革故鼎新，使夫有位者久守



爲則，故鼎爲重器也。元吉，亨。蓋鼎之爲器，體之至重而不可動，用之至大而不可量。可以亨上帝，可以養聖賢，可以飽天下。故曰「元吉，亨」矣。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君子體而用之：鼎者，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其體安重，故君子所以威重處正，凝成於命令矣。

初六：陰居巽下，鼎之趾也。鼎顛趾，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顛之象也。鼎覆則趾顛，趾顛則覆其實矣。利出否。然有當顛之時，謂傾出敗惡，以致潔淨。鼎新革故，利有出否，所以新民。否即惡物也，去其舊染之污。得妾以其子，无咎。「初」與「四」應爻易位，見兑，爲妾。又見震，震爲長男，即爲長子，長子主事，其理順也，故「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否音鄙。

君子體而用之：鼎覆而趾顛，悖道也。然非必爲悖者，蓋有傾出否惡之時，去故而鼎新，革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初」應於「四」，即上從於貴者矣。

九二：陽剛處中，鼎有實也。鼎有實，陽實陰虛。「九二」剛中，鼎中有實之象。我仇有疾，「二」應「五」而比「初」，嘉耦曰妃，即五也，怨耦曰仇，即「初」也。「二」比「初」以陰陽相從，則非正而害

義，是有疾也。不我能即，吉。「二」當以正自守，使不正者不能相干。人能自守以正，則不正者不能即就之矣，所以吉也。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君子體而用之：鼎之有實，猶人之誠信。若能誠信中道而素守，雖有仇怨之小人，將欲有疾，終无尤矣。

九三：以陽處剛，居巽之上，處得其正者。鼎有革，卦象取義不一，是爲易也。以全卦言之，「初」爲趾，「五」爲耳。以上下卦言之，「三」，下卦之上，又爲耳；「四」，上卦之下，又爲足矣。上下無常，不可作典要之義也。鼎者，革之反，故於此爻言革，故曰「鼎耳革」。其行塞，「三」處得正，有濟用之才，爲上無正應，未見其用也。欲從於「五」，爲「四」所隔，未遂其志，其行有塞礙也。雉膏不食。上離爲雉，謂烹飪以成膏之美味，有阻而未見亨也，故不食。方雨，互體見兌澤，故稱雨。猶井之「九三」，井渫不食，不得其君，無以施也。蓋「五」之君，聰而且明，必降恩澤也。雨澤方降，喻賢才見用，其志遂也，所以旁通情耳。虧悔。終吉。虧欠，言不足也。若蒙君亨其功，民霑其澤，其道行也。當此之時，不足之悔，終反吉也。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君子體而用之：始與鼎革異者，失其相求之義也。與「五」非應，又被「四」隔，失求合之道也。不中，非同志之象也。是以其行塞而不通。然上明而下賢，終必舉，遂君臣慶會，即陰陽和暢，雨澤普濟，故方雨而吉。

九四：以陽處陰，位不正也。切近於君，大臣之位也。鼎折足，互體見兌，兌爲毀折。言鼎折足者，上卦之下爲足，以其居「四」近君，不中不正，應又陰柔，德薄而位高也。蓋謂小人慎不可用，用必不勝其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矣。覆公餗，鼎折其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鼎實，言供君之飲饌也。其形渥，凶。蓋謂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謂羞愧之甚也。其形渥，爲赅汗也，凶可知矣。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蔽于私也。象曰：「覆公餗，信何如也。」

君子體而用之：大臣當天下之任，必能成天下之治安，則不誤君之所倚，下民之所望，與己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期，乃謂信也。不然，則失其職，誤上之委任，得爲信乎？故曰「信如何也」。

六五：陰居離體，明之象也。鼎黃耳金鉉，利貞。「五」「二」相易爲乾，故爲金。「五」在鼎上，耳之象也。鼎之舉措在耳，爲鼎之主也。「五」有中德，故云黃耳。鉉舉耳者，「二」應於「五」。「二」爲鉉，「五」爲耳。「二」「五」文明得中而相應，才無不足也。其理至善矣，利在貞固而已。「六五」居中應中，不至於失正，而質本柔，故戒以貞固於中也。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君子體而用之：「六五」以得中爲善，是以爲實德也。「五」之所以聰明應剛，爲鼎之主，得鼎之道，皆由得中也。

上九：陽明居上，鼎之功成也。鼎玉鉉，大吉，无不利。井與鼎以上出爲用，又處終，鼎之功

成也。九雖剛陽而居陰，履柔不極，剛而能滋潤，喻玉也。在上爲鉉耳，耳以舉鼎，玉鉉以舉耳，居成功之道，唯善處而已，剛柔適宜，動靜不過，則大吉，无所不利矣。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君子體而用之：鼎以上爲功，至此鼎道大成矣。爻剛位柔，爻陽位陰。剛柔者，陰陽和也。燮理陰陽，三公之事。玉鉉在上，三公之象。耳以舉鼎，鉉以舉耳，綱舉而目自隨，領挈而裘自順。鉉者，鼎之綱領也。相天子理天下者，知綱領之所在而舉之，則體立而用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矣。感應之機也，易其神矣哉！

## 震

震下  
震上

震：乾初爻交坤而成震。震初索而得男，謂之長男。又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震動也。又天之一陽降於地下，陽動之時，震動而發聲者，雷也，又震爲雷矣。亨。雷聲奮迅而萬物皆得舒暢，是以震有亨通之理也。震來虩虩，虩者，一陽所動之竅。言一陽者，即爲帝。竅者，即爲一陽所動之穴。帝王以宰而言，主宰天下萬物者也，故曰帝出乎震。謂萬事萬物皆當謹於幾動之微。震來者，即冬至日閉關后不省方之意，可謂謹懼至甚。所以訓虩虩然，言周旋顧慮，不敢自寧，致喻爲蠅虎之貌也。蓋謂主宰而言者，宜爲天下之大本歟！笑言啞啞，啞，於雅切，訓不言也。又烏格切，訓笑聲。處震如是，則

能保其安裕，故「笑言啞啞」然，謂和悅貌也。人之和悅，莫不歸吾準則中而已。震驚百里，使人驚省，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人之致其誠敬，莫如祭祀之主也。匕以載鼎實升之於俎，鬯以灌地而降神。方其酌裸以求神，薦牲而祈饗，盡其誠敬之心，則雖震雷之威，不能使之懼而失守。故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能敬而已，故曰「不喪匕鬯」也。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能恐懼，則致得福矣。「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君子體而用之：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爲洊雷，雷重仍則威益盛。君子觀洊雷威震之象，以恐懼自修飭循省也。君子畏天之威，則修正其身，思省其過咎而改之，不唯雷震，凡遇驚懼之事皆當如是矣。

初九：陽居震下，震動之主也。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處動之初，震來之始也。當震之來，虩然，不自安恐懼而修省，而後啞啞然安和也。因懼而獲福，所以吉也。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君子體而用之：震來而能恐懼周顧，則無患矣，是能因恐懼而反致福也。又因恐懼而自修省，不敢違於法度，是由震而後有法則，故能保其安吉，而笑言啞啞也。

六二：以陰處柔，位當也。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陰柔中正，善處震也。乘「初九」之剛，震來之厲者，危猛也。自厲其心，畏懼而修省也。億度其不能當，必喪其所有之寶貝也。遂退於至高之處避之，升於九陵也。以中正之道固守，事過則反常也。所謂七日者，卦有六位，七則反常。所喪之寶貝，勿逐自得之也。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君子體而用之：當震而乘剛，是以彼厲而已危。震剛之來，其可禦乎？

六三：以陰處陽，位不當也。震蘇蘇，震行无眚。震為反生。死而復生為蘇耳。蘇蘇者，謂神氣緩散自失之狀。「六三」以陰居陽，以不正處不正，於平時且不能安，況處震乎！故震懼而蘇蘇然。若因震懼而能行，去不正而就正，則可以無過。眚，猶過也。「三」行至「四」，正也。動以就正為善，故「二」勿逐則自得。「三」能行，則無眚矣。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君子體而用之：其恐懼自失蘇蘇然，由其所處不當故也。不中不正，其能安乎！

九四：陽居陰位，處不正也。震遂泥。居震動之時，不中不正，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無中正之德，陷溺於重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故曰「遂泥」。泥，滯溺也。以不正之陽，而上下重陰，安能免於泥乎？遂無反之意。處震懼則莫能守也，欲震動則莫能奮也，震道亡矣，豈復能光亨也？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君子體而用之：陽者，剛物。震者，動義。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道，乃失其剛正，而陷於重陰，以

致遂泥，豈能光也？云「未光」者，見陽剛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

六五：陰居尊位，柔中之君也。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下震已往，上震方來，有危厲之道者，以乘剛也。億度其事，無致喪者，得中故也。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君子體而用之：往來皆厲，行則有危也。動皆有危，唯在无喪其事而已。其事謂中也。能不失其中，則可自守也。大无喪，以无喪爲大也。

上六：陰居上體之上，至高之處也。震索索，視矍矍，處重震之極，其氣索然，其視矍然，懼之甚矣。征凶。不可復動，動則有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震之及身，乃于其躬也。「不于其躬」，謂未及身也。「于其鄰」，鄰者，近于身者也，指「六五」而言。畏其鄰，戒而不征，雖危而无咎矣。婚媾有言。婚媾者，陰陽相配也，指「初九」而言。「上」爲衆動之首，既知戒而不動，則朋類必有怨言。如終極而反初，可謂地復也。繫辭云：「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俗言上下爻無位者，即謂上下爻無常也。易理終必反初，「上六」指婚媾爲「初九」明矣。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君子體而用之：以其失中，震懼不安，至於索索矣。極而復征，則凶也。若能見鄰戒而知懼，變於未極之前，則无咎矣。「上六」動之極，震極當復也。

## 艮

艮上 艮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艮爲山，止也。以體言之，天之陽氣降于地上

爲艮，是山自天而墜也，故曰山。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陰，靜也，下靜而上止，故艮止也。以象言之，乾上

爻交坤而成艮，艮三索而得男，是謂少男也。以二體言之，上下以敵相應，不相與也。六爻俱無正應，各

守其位，止之象也，故曰「艮其背」。所謂背者，於其全身，舉至重而言也。其背靜亦靜，動亦靜，不見有

我，亦不見有人，惟一於止而已。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何咎之有？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君子體而用之：上下皆山，故爲兼山。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

分也。萬事各有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

據乎！

初六：陰居艮下，趾之象也。艮其趾，易咸，艮以人身取象。人之動止，必謹其始，艮其趾也。



无咎，止於未動則不至于失，故无咎也。利永貞。永久正固，保其有終，艮之宜也。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君子體而用之：當止而行，非正也。止之於初，故未失正。事止於始則易，而未至於失也。

六二：陰居中正，知止者也。艮其腓，處下體之中，腓之象也。腓訓脛腓，俗謂足肚。艮其腓者，動止而不在己也。不拯其隨，不獲己而從「三」也。「三」以剛為艮主，所處不中，失其止之道也。「二」欲救之，「三」恃剛而不能退聽，故不拯而隨之也。其心不快。但人之四體皆聽命於心，其儻「不拯其隨」，與之俱動，則見不退而聽命於心，其心不快矣。心，天君也。心於止，必知其所止，則百體皆聽命，固也。然蹶者、趨者，反動其心，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君子體而用之：所以不拯救之而唯隨者，在上者未能下從也。若「三」能退身降志而聽從，則可拯救矣。

九三：陽居下體之上，艮之主也。艮其限，以一陽居四陰之中，在上下之際為限。限則有定止之象也。列其夤，亦為上下之中，故夤為心脅之肉。列其夤者，列則有分定之位，謂心在其中，知止而後有定者也。厲薰心。然有定位，所處不中，致被四陰夾攻之，危莫甚焉。危亡之憂，乃薰灼其心也。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君子體而用之：憂患薰心，其操心也，危之君子乎！自守於羣邪見陷之時，能定於百憂叢至之日，

此其所以爲難也！不難，無以見君子。

六四：以柔處陰，得其正也。艮其身，无咎。切近於君，大臣之位也。居上之下，身之象也。欲止於物，先止其身，艮止之當也，故无咎。可謂守身爲大矣。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君子體而用之：身舉全體而言，耳、目、鼻、口、四肢皆在矣。能艮其身，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凡可以爲心害者皆絕矣。蓋身一於心耳。一於心者，無欲之謂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動直則公，明通公溥，聖矣哉！

六五：陰居尊位，艮之君也。艮其輔，言有序，悔亡。「六五」陰柔之才，不足以當君位，故止在上，取輔義言之。「三」、「四」、「五」互頤，口輔之象。「艮其輔」者，止於頰輔，即慎言也。「言有序」者，審而後言，言必有序也。柔中之德，謹於言行，其悔亡也。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君子體而用之：蓋謂艮止其口輔者，自知柔弱，當慎其言也。不得已而有言者，必有序。所以有序者，以其「五」在上卦之中，正居君位，可行中正之道也。中正者，極也。極者，皇建其有極也。皇極者，大中至正之道，故曰以中正也。

上九：陽居最上，止之終也。敦艮，吉。敦艮、敦臨、敦復，皆艮象。敦，厚也。地以厚故靜。艮山隆於坤地之上，厚之厚也。其厚之厚者，即靜之靜也，所以艮六爻皆吉，主靜之妙如此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君子體而用之：天下之事，唯終守之爲難，故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者，即中庸所謂「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云耳。

## 漸

䷴ 艮下  
巽上

漸：以卦變言，漸自否來。「三」之柔進居「四」，故卦名爲漸。漸者，進也。女歸吉。以卦象

言，巽下艮，有男在女下之象，又伏體有歸妹之象。以九居「五」，以六居「二」，又有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皆爲「女歸吉」矣。利貞。「三」之柔進居於「四」，進而當位，往有功也。以六居「四」爲正進，以正正己，可以正國人也。以卦體言，「九五」之位，剛得中也；以卦德言，止而能正，動不窮也，故「利貞」矣。漸，進也。卦之不曰進而曰漸者，道當進以漸也。事亦當進以漸也，況女之從人，不進以漸可乎哉！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君子體而用之：山木以漸而長，德行以漸而積，風俗以漸而化，其理一也。體易者，可不知漸之義乎！

初六：陰居最下，漸之初也。鴻漸于干。物之進以漸者莫如鴻，南鄉北鄉，其進以漸而卒至焉，故六爻皆取鴻以喻漸進之義。「二」、「三」、「四」、「五」互體見坎，初近坎水爲干。干，水涯也，故曰「鴻漸于干」矣。小子厲，有言，无咎。艮爲少男，即爲小子。厲，以其爻不中正，無應，故厲。然漸進之初，涉害未深，雖有言而懼，終无咎，義則然也。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君子體而用之：「初六」處下而不中，柔弱而無應，以此而進，常情之所憂也。君子則深識遠照，預知未然之事，故不憂也。小子，幼子。唯能見已然之事，從衆人之所知，非自能燭理也，故危懼而有言。蓋不知處下亦有可進之道，其道用柔，所以不躁也。無應所以能漸也，於義自无咎矣。若漸之初而用剛急進，則失漸之義，不能進而致咎必矣。

六二：陰居艮體之中，中正之臣也。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衎，苦旦切，樂也。艮爲石磐象，互體見坎，酒食象。「六二」上應「九五」剛中之君，進之安裕者也。如鴻志之進，自干涯而至磐石，漸而進之也。其進之平易，如磐石之安也。喻天下安平，君臣慶會，其飲食和樂衎衎然，其樂可知也。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君子體而用之：「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在鴻則漸進于磐，飲啄自適。在君子則飲食雖不異於鴻，而所以飲食者不同於鴻。詩云「豈弟君子，不素餐兮」。孟子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六二」之君子，其進也，豈徒爲溫飽而已哉！

九三：陽居艮上，處得其正。鴻漸于陸，「九三」動則爲坤，坤可爲陸地。陸地，平地也。「三」在下卦之上，漸近至於陸地矣。夫征不復，「九三」、「六四」皆無應而相比，相比則親密而易和，却爲無應，則無道而相求。以陰陽而言之，「九三」以陽，故夫也；「六四」以陰，故婦也。若「三」不能克復義理，儻征往而求「四」，是夫征不復也。婦孕不育，雖陰陽相與，終無正應，有失漸道之理。喻婦不以婚禮而從夫，有失人倫之道，所以孕而不育也。凶。蓋謂君子非禮求人，人必忽之也。進道以此，是以凶也。利禦寇。互體見坎，坎爲寇。君子當以正道而固守，果使小人不能進，即爲禦寇矣。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君子體而用之：進不以正，離叛羣類，是可醜也。失漸之道，是以凶也。苟以順道而相保，則得其宜也。

六四：陰居巽下，處得其正。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木、桷皆巽象。下乘剛進，處不安也。「鴻漸于木」者，漸進於巽木也。鴻連趾而不能握枝，今進於木，本不安也。或得平柯而處之，是得其桷，而能安處也。「六四」雖正，下乘「九三」之剛，漸進而本有危也。蓋所處順巽而正，是以无咎也。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君子體而用之：處高而不危，蓋以柔順而行正道之故也。

九五：陽處尊位，剛中之君也。鴻漸于陵，陵即丘陵，地之高阜之處也。言鴻漸于至高之所矣。

婦三歲不孕，下與「六二」爲正應，爲「三」、「四」所阻，久而未合，故曰「婦三歲不孕」也。終莫之勝，吉。然陽剛之才，而得中正之道，必有亨通之理，不正之人，終不能間，故曰「終莫之勝，吉」也。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君子體而用之：邪不能勝正，是以中也。中正之道得行，君臣之志願得矣。

上九：陽居巽上，謙巽之至也。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安定胡公曰：「陸爲逵。逵，雲路也，謂虛空之中也。爾雅云：『九達謂之逵。』逵，通達無阻蔽之義。」「上九」在至高之位，又益上進，是出乎位之外，在它時則爲過矣，於漸之時，居巽之極，必有其序，如鴻之離所止而飛于雲空。在人則超逸乎常事之外者也。進至於是而不失其漸，賢達之高致也，故曰用爲儀法而吉。羽，鴻之所用進也。以其進之用，況「上九」進之道乎？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君子體而用之：君子之進，自下而上，由微而著，跬步造次，莫不有序。不失其序，則無所不得其吉。故九雖窮高而不失其吉，可用爲儀法者，以其序而不可亂也。

## 歸妹

䷵ 歸妹：女之嫁歸也。妹，少之稱。以卦變言，卦自泰來，「三」、「四」交而成歸妹，乾坤交也。以

兌下  
震上

卦德言，震上兌下，以少女從長男也。男動而女說，以說而動，皆男說女、女從男之象。易有男女配合之卦四，咸、恒、漸、歸妹也。咸與恒，漸與歸妹，皆卦之反對。咸、恒，夫婦之道。漸、歸妹，女歸之義。咸與歸妹，男女之情也。人之所說者少女，故云妹爲女歸之象。又有長男說少女之義，故爲「歸妹」也。征凶，无攸利。以說而動，動而不當，故征凶。又除上下二爻，俱不當位，及柔爻皆乘剛，故无所往而利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君子體而用之：雷震於上，澤隨而動，陽動於上，陰說而從，女從男之象也，故爲歸妹。君子觀男女配合生息相續之象，乃以永其終，知有敝也。永終，謂生息嗣續永久其傳也。知敝，謂知物有敝壞，而爲相繼之道。女歸，則有生息，故有永終之義。又夫婦之道，當常永有終，知其有敝壞而戒慎之，故聖人防閑，男女非正不能永終，故設此戒也。

初九：陽處震下，歸妹之初也。歸妹以娣，娣即媵也。媵，以證、實證二切，送去從嫁者也。女之歸，居下而無正應，娣之象也。跛能履。剛陽在婦人爲賢貞之德，而處卑順，娣之賢正者，處說居下爲順義。婦之卑下雖賢，何所能爲，不過自善其身，以承助其君而已。如「跛之能履」，言不能及遠也。

征吉。然在其分爲善，故以是而行則吉也。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君子體而用之：歸妹之義，以說而動，非夫婦能常之道。九乃剛陽，有賢貞之德，雖娣之微，乃能以常者也。雖在下不能有所爲，如跛者之能履，然征而吉者，以其能相承助也。能助其君，娣之吉也。

九二：陽居兌體之中，女之賢貞之象也。眇能視，「二」與「五」相應，悅而從，動則失其正也。女雖賢而不能自遂，雖剛中而獨力何爲？喻眇能視，言不及遠也。利幽人之貞。誠能自善其身，幽靜而以正固守，得其正也。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君子體而用之：「九二」兌體爲少女，爲說。象之所以言凶者，以女先說男之故。周公所以於爻設訓戒之辭，曰「利幽人之貞」，女之幽貞者也。幽閑貞靜，闕雖之德。「九二」位柔德剛實似之，夫如是始未變其婦道之常，否則變常矣。諸爻言歸妹，而「九二」不言，即所歸之妹也。履卦之幽人貞吉，君子之幽貞者也。歸妹之幽人之貞，婦人之幽貞者也。

六三：以陰處陽，位不當也。歸妹以須，反歸以娣。妹即女之小者，須即婢也。娣送女從嫁者，即婢也。今人謂生其子者，有妻生之子，有妾生之子，有婢生之子，所以然而然也。須，天官書云：「須，女四星，賤妾之稱。」織女三星，天女也。「陸震曰：『天文，織女貴，須女賤。』」兌爲妾，故有此象。歸妹有娣焉，又有須焉。須見寵而娣見斥，歸而復反矣。「六三」不當位，故有此象，曰「反歸以娣」。象



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君子體而用之：女無妍醜，入官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娣不見妬於妹，而亦見妬於須。吁！可不謹哉。

九四：陽居震下，剛處柔也。歸妹愆期，兌，正秋也。震，仲春也。踰兌而至震，過秋而待春，歸妹愆期也。遲歸有時。上無正應，未得其歸也。必待佳偶之時耳，故曰遲歸有時也。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君子體而用之：「九四」歸妹以剛柔兼濟，女子之德也。上無正應，未得其歸也。擇時而不嫁，愆過其期也。雖嫁之遲，必待佳偶之時。喻君子名德雖重，亦未可躁進也，必待良友，然後可行也。

六五：陰居尊位，王姬之象也。帝乙歸妹，「五」居尊位，妹之貴高者也。下應於「二」，為下嫁之象。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分，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恐有貴驕之志，故易中陰尊而謙降者，則曰「帝乙歸妹」，泰之「六五」是也。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貴人女之歸，唯謙降以從禮，乃尊高之德也。不事容飾以說人。言娣媵即從嫁之女，以容飾為事奉者耳，衣袂所以為容飾也。「六五」尊貴之女，尚禮而不尚飾，故其袂不及其娣之袂良。良，即美好。月幾望，吉。蓋謂不可亢極而過中也。月望，陰之盈也，盈則敵陽也。幾，謂未至於盈也。「五」之貴，高尚不至於盈極。喻女貴不抗夫乃為吉耳，申明賢女處尊貴之道也。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

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君子體而用之：以帝乙歸妹之道，言其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尚禮而不尚飾也。「五」以柔中在尊高之位，以尊貴而行中道也。柔順降屈，尚禮而不尚飾，乃中道也。

上六：陰居最上，陰之極也。女承筐，无實。陰極而無應，女歸而無終也。承筐，婦職所供也。无實，謂空筐，不能奉祭祀也。士刲羊，无血，无攸利。刲音睽，屠羊也，刺也，剥也。蓋公卿祭祀，親自割牲取血以祭，喻「刲羊无血」。內卦兌，故稱羊，謂不能承奉祭祀也。既不能祀，則是不能為婦道矣。婦道無終，又奚利有哉？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君子體而用之：震為竹，其體下實上虛，有筐象，所謂承筐也。又「上六」陰為虛，无實也。兌羊為金，刲羊也。坎為血，「三」「四」復位，則坎毀无血也。婦職助祭，則以筐實蘋藻之屬，諸侯卿大夫皆親割牲取血以祭。今无實无血，是夫婦之禮不成而祭禮無主，此約婚不終而无攸利矣。（此卦元自泰來，「三」「四」交而成歸妹，即乾坤交也。互體見坎，坎有血象。「三」「四」復位則坎毀，所以无血也。）

## 周易原旨卷六

### 豐

䷶ 離下  
震上

豐：大也。以卦德言，離明震動，以明而動，光明盛大，故名爲豐。亨。動而能明，明足以照，動

足以通，極天下之光大者也。王假之，假，至也。唯王者能至之。勿憂，宜日中。天位之尊，四海之富，羣生之衆，盛豐之道，其唯王者乎。豐之時，人民之繁庶，事物之殷盛，治之豈能易周，爲可憂慮。如日中之盛明廣照，而無所不及，然後無憂也，故曰「勿憂，宜日中」。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君子體而用之：離爲明察，震爲威斷，皆用刑之象。噬嗑明在上，在上之事也，故爲「明罰勅法」。豐其明在下，在下之事也，故爲「折獄致刑」。

初九：陽尚在下，豐之始也。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初」「四」皆陽，本係正應而

不能應。「四」爲上卦之主，故言配主。「初」以其卦例，上下爻無位之故，變動不常。早變而陰陽相配，即遇配主耳。雖待至旬日者，即十日也。十者，數之方變，雖待至旬日，猶可免禍，故曰「无咎」。過旬日至十數之極，變必致災也。知此理而往，乃有嘉尚也。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君子體而用之：雖有智慧，必當乘勢而成也，過此復致災禍矣。

六二：陰居離體之中，離，明之主也。豐其蔀，日中見斗。陽以陰爲主，即明以暗爲主。如日方中，明盛之時，豐其蔀者，喻陰雲障蔽，其明見斗矣。上應「六五」，亦是陰暗之君，不能用其明也。往得疑疾，當以己之明明，使君之昭昭可也。以己之昏昏，欲使君之昭昭，不惟不能明其君，則反得疑己之疾也。有孚發若，吉。「六二」惟當反身而誠，即變陰爲陽，則能感發格去君心之非，其君自然明其本然之明德，光被天下。感應若此，豈有疑疾而不言者乎。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君子體而用之：「六二」、「九四」爻辭同，何也？離日方明而陰翳之，「二」、「四」同也。「二」既翳于「五」，「四」又翳于「五」與「上」，故皆有「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往得疑疾」，不可往。「六二」變則爲陽實，陰陽相應，可以感發「六五」之志，明其明德，光被四表，天下治平矣。蓋惟在結信於君，以心相感，則疑可釋，疾可平也。

九三：陽居離此「一」，剛明者也。豐其沛，沛，古本作「此施」。所以王輔嗣訓「幡幔」，即「此施」也。蓋謂幡幔圍蔽于內者，以其沛暗更甚於蔽也。其故窮考至理之詳，陽極變陰，即明極變暗耳。言「九三」居離體之上，明極而比於「九四」震體之主，蓋豐大之道，必以明動相資而成。「九三」又應於「上六」，「上六」陰柔，又處無位而居震體之終，所以明動時極矣，故曰「豐其沛」。言昏暗極甚也。日中見沫。沫，音昧。謂星之小者。斗杓後星，暗之甚也。豐之時而應「上六」，故「日中而見沫」者也。折其右肱，无咎。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無能為可知。賢知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為於天下，若上無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為，如人之折右肱也。人之為有所失則有所歸咎，曰由是故致是。若欲動而無右肱，謂欲為而上無所賴，則不能而已，更復何言，無所歸咎矣。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君子體而用之：「三」應於「上」，「上」陰柔而無位，又處明極而震終，是故明極而暗極，終極而必止，其可共濟大事乎？既無所賴，如右肱之折，終不可用矣。

九四：陽居上體之下，震動之主也。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爻辭重見者，不必復註。「夷」即卦名明夷也。以卦變言，本卦內見它卦之字樣者，用卦變也。「九四」不當位又無動，則當

〔一〕此，當作「上」。

位有應變爲明夷。明夷者，傷明也。傷者，小人也。「初九」爲夷之主，「四」與「初」合，將以誅小人乎？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君子體而用之：至暗致傷日月之明者，喻不可教化之小人，即謂似是而非者也。似是而非者，非之非也。似非而是者，是之是也。假仁而行生道，假生道而行死政，黎民以貪生之故，致使棄真而就假。陷溺其民，可謂「鄉原德之賊」，即少正卯之徒耳。少正卯之必當誅者，天地大德曰生，既傷其生，是故不逃乎天地之大數矣。蓋謂天下之國家寧用非人，鄉原之賊，切不可用也。或曰何哉？曰：無對待者，道之道也。有對待者，道之事也。見陽便有陰，見是便有非，萬事萬物皆然。雖用非者，去是不遠，易爲化，鄉原之賊，出于人倫，難爲言也。

六五：柔居尊位，豐之主也。來章，有慶譽，吉。坤「六三」，姤「九五」，皆稱「含章」。豐「六五」稱「來章」者，坤、姤貴晦，豐貴明也。「五」以陰柔之才，爲豐之主，固不能成其豐大之事業。若能招來周致在下之「六二」，不爲非應所拘，俯就其「六二」文明中正章美之才，誠敬而重用之，則得福慶美譽之吉也。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君子體而用之：其所謂吉者，可以有慶福及於天下也。人君雖柔暗，若用賢才，則可以爲天下之福，唯患不能耳。

上六：柔居最上，至高極也。豐其屋，以陰險而掩君之明，昏暗之甚也。在上而自高者，喻自豐

大其屋也。蔀其家，自高者不明，反蔀其家也。闕其戶，閉門而自居，豐大而人莫能與之，相覲以闕觀於小門之戶。闕其無人，闕，苦鵬反，寂靜也，寂靜而無人也。三歲不覲，凶。三者，數之小變，言其久也。久不見人，不知變，則有自絕之凶也。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無人」，自藏也。

君子體而用之：「六」處豐大之極，在上而自高，若飛翔於天際，謂其高大之甚。「闕其戶」而无人者，雖居豐大之極，而實無位之地，人以其昏暗自高大，故皆棄絕之，自藏避而弗與親也。蓋喻小人得志，則懷其居以自大，詭其跡以自藏，大數莫逃，久當自斃。蔽賢蔽上，卒以自蔽，其身終亦不免。吁！大明當天，星辰晝見，以陰掩陽，以暗消明，固有此失。知幾之君子，防之於未然，則陽明用事，陰濁退聽，天下無一日不豐亨矣。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 旅

䷷ 旅：艮下離上。以卦變言，旅自否來。凡言自何卦而來者，其義取於彖傳也。「三」之柔自內而往居於外，若旅寄然，故名爲旅。又離上艮下，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居，違去而不處之象，故爲旅也。小亨，以卦體言，柔得中平外而麗於剛，陽大陰小，小者亨也。旅貞吉。以卦德言，艮，止也。離，明也。止而麗乎

明，如君子居是邦，事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是也。以卦位言，「五」來居「三」得正，正則可依人，不正則人將拒我矣，故「旅貞吉」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君子體而用之：火之在高，明無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於慎明而止，有切慎之義。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初六：陰居艮下，柔弱之人也。旅瑣瑣，斯其所取，災。當旅之「初」，以柔處於卑下，困於旅也。才弱志卑，鄙猥瑣細之事無不至也。在旅而為鄙事，其所以致災矣。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君子體而用之：所謂「志窮，災也」者，何哉？途窮可也，身窮可也，志窮不可也。志不窮則天將降大任，何災之有？

六二：以陰處中，柔順中正者也。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衆與之，中正則處不失當，故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其忠信，雖不若「五」有文明之德，上下之助，亦處旅之善者也。次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得就次舍，懷蓄其資財，又得童僕之



貞良，旅之善也。柔弱在下者，童也。強壯處外者，僕也。「二」柔順中正，故得內外之心。在旅所親比者，童僕也。不云吉者，旅寓之際，免於災厲已善也。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君子體而用之：所賴者，童僕也。既得童僕之忠貞，終无尤悔矣。

九三：陽居艮上，有自高之象也。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切近於離，焚其次舍之象也。在旅而焚其次舍，失其所安也。特剛強而自高，喪其童僕忠貞之心也，旅道以此爲厲之道也。象曰：「旅焚其次」，亦已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君子體而用之：旅焚失其次舍，亦已困傷矣。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在喪而以過剛自高待下，必喪其忠貞，謂失其心也。在旅而失其童僕之心，爲可危也。

九四：以剛居柔，處旅之宜也。旅于處，「四」陽剛雖不居中而處柔，在上體之下，有用柔能下之象，得旅之宜也。以剛明之才，爲「五」所與，爲「初」所應，在旅之善者也，故曰「旅于處」矣。得其資斧，離爲戈兵，故有斧象。「四」有剛明之才，爲上下所與，乃旅而得貨財之資，器用之利也，故曰「得其資斧」矣。我心不快。雖在旅爲善，然上無陽剛之與，下唯陰柔之應，不能伸其才，行其志，我心不快也。云我者，據「四」而言。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君子體而用之：「四」以近君爲臣而得位。在旅，「五」不取君義，故「四」爲未得位也。曰九居「四」不正，爲有咎乎？曰：以剛居柔，旅之宜也。九以剛明之才，欲得時而行其志，雖得資斧于旅，爲商賈之

小利則善，終不成理義之大事，故曰「心未快也」。

六五：陰居尊位，文明之君也。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六五」有文明柔順之德，處得中道而上下與之，處旅之至善者也。人之處旅能合文明之道，可謂善矣。羈旅，人之動而或失，則困辱隨之。動而無失，然後善。離為雉，文明之物。射雉則於文明之道為必合，如射雉一矢而亡之，發無不中，則終能致譽命也。譽，令聞也。命，福祿也。「五」居文明之位，有文明之德，故動必中文明之道也。「五」，君位，人君無旅，旅則失位，故不取君義。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君子體而用之：有文明柔順之德，則上下與之。逮，與也。能柔順於上，而上與之，為上所逮也。在旅而上下與之，所以致「譽命」也。

上九：陽居最上，用剛太過也。鳥焚其巢，離為雉，即為鳥。巢為旅焚，道既窮矣。喻離火極甚，上進而不知止，飛鳥之象。巢處而在人上，其勢必焚其巢舍也。旅人先笑後號咷，始者處而驕，故笑而樂也。後失所而無所歸，故號咷而恨也。喪牛于易，凶。離以陰爻為主，故坤象。坤為牛，即順也。以順則輕易而為，必喪道于易矣，故凶。牛即道之異名也。關尹子曰：「道無人者，道即人也，人即道也，皆為強名矣。」即與道德經云謂「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同意。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君子體而用之：蓋謂禍生於忽，可不慎乎！

## 巽

巽上巽下

巽：爲入，爲木，爲風，爲長女者。一陰在二陽之下爲入。以陰順於陽爲木。爲風者，大無不包，細無不入，所謂風化天下也。又爲長女者，坤一索得女，故變乾初爻爲巽，謂之長女也。小亨，陽大陰小，上下之柔皆巽順於剛，其才如是，雖內亦可小亨也。利有攸往，巽順之道，無往而不能入，故「利有攸往」矣。利見大人。謂巽順雖爲善道，必知所從。若能以巽順之道，從於剛陽中正之大人則爲利，故曰「利見大人」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君子體而用之：兩風相重，隨風也。隨即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言，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命令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初六：陰柔在下，過於卑巽也。進退，利武人之貞。巽爲進退。「六」以陰柔居卑，巽而不中，

處最下而承剛，過於卑巽者也。陰柔之人，卑巽太過，則其意恐畏而不安，或進或退不知所從，其所利在武人之貞。若能用武人剛貞之志，則為宜也。勉為剛貞，則無過卑恐畏之失也。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君子體而用之：進退不知所安者，其志疑懼也。利用武人之剛貞，以立其志，則其志治也。治，謂修立也。

九二：以陽處中，剛中之賢也。巽在牀下，以剛處柔，過於巽矣。「巽在牀下」，卑巽之過也，其凶必矣。用史巫紛若，吉，无咎。互體見兌，為巫。用祝史巫覡紛然其多，悔過而守中，吉无咎矣。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君子體而用之：「九二」以陽居中，為中實之象。中既誠實，則人自信之矣。

九三：以陽居剛，巽之極也。頻巽，吝。「三」以陽處陽，不得其中，又在下體之上，以剛亢之質而居巽順之時，非能巽者，勉而為之，故屢巽也。居巽之時，處下而上臨之以巽，又「四」以柔巽相親所乘者，剛而上復有重剛，雖欲不巽，得乎？頻失而頻巽，是可吝也。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君子體而用之：「三」之才質本不能巽，而上臨之以巽，承重剛而履剛，勢不得行其志，故頻失而頻巽，是其志窮吝之甚也。

六四：以柔處衆陽之中，而無正應，宜有悔也。悔亡，蓋「四」為巽之主，以柔順之道，上順「九

五」之君，下順「二」、「三」之臣，是以亡。田獲三品。順上者，上亦順之。順下者，下亦順之。一陰順而三陽合，一順而獲三順，如田獵而獲三品也。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君子體而用之：以巽順之道，遍及上下，而上下皆順，是以成巽順之功也。

九五：陽居尊位，中正之君也。貞吉，悔亡，无不利，處中得位，盡巽之善也。以中正之德，行柔順之道，是以得正固之吉，亡其悔也。巽道以此，何不利之有也。无初有終。故聖人之重巽申命也，命令之出，有所變更焉。始者，民未信從，是以「无初」也。至於更變之後，見順理合義，民心乃孚，上下能順而從之，是以「有終」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庚者屬金，金能改革，革，變也。又十干以己爲中，過中即庚，亦變也。三者，數之小變。十者，數之大變。詳見蠱卦。蓋言更變也。更新號令，使民從善也。前後反復申命，叮嚀告誡，使民樂然而爲善，故吉矣。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君子體而用之：去邪處正而行中道，是以吉也。

上九：陽居最上，巽之極也。巽在牀下，牀，人所安者。在牀下，過所安之義也。九居巽之極，過於巽者也。喪其資斧，貞凶。資，所有也。斧，以斷也。陽剛本有斷，以過巽而失其剛斷，喻失所有，即「喪其資斧」矣。居上而過巽，至於自失。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君子體而用之：巽在牀下，過於巽也。處卦之上，巽至於窮極也。居上而過極於巽，至於自失，得

爲正乎？乃凶道也。巽本善行，故疑之曰得爲「正乎」？復斷之曰乃「凶也」。

## 兌

三兌  
兌上 兌下

亨，以象言之，地之一陰升於天上，降而爲雨，故曰：兌，澤也。以體言之，坤之上爻上乾而成兌，兌三索而得女，是爲少女。以用言之，一陰說於二陽之上，爲衆陽所說，故曰兌也。以身言之，陰潤在上，和說之象也。如此和說，致亨之道也。故曰「兌亨」。利貞。爲說之道，利於貞正。若以非道求說，則爲邪諂而有悔吝，故戒之曰「利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君子體而用之：「麗澤」者，二者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說之大者，然亦當明相益之道。

初九：陽居最下，兌之初也。和兌，吉。上無係應，無偏私也。以和順爲悅，能讓下也。以比處

兌，得正吉也。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君子體而用之：陽剛得正，和而不流之說也。以是而行，何疑之有？

九二：剛實居中，故有孚也。孚兌，吉。悔亡。上近「六三」，本有悔也。以剛處柔，故得吉而亡其悔也。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君子體而用之：心之所存爲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

六三：陰居兌上，位不當也。來兌，凶。上無正應，來就下，而非禮求說，邪媚之小人也。說不以道，是以凶也。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君子體而用之：以陰處陽，履非其位，所居不中正，無與而妄求說，所以凶也。

九四：陽居上體之下，處不正也。商兌未寧，介疾有喜。上近剛中之君，下比邪媚小人，商議其所從，其心未得寧也。若以剛介之志，疾速遠去小人，專志承奉于上，則得君說也。得君心而行其道，是以有喜也。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君子體而用之：若守正而君說之，則得行其剛陽之道，而福慶及物也。

九五：陽居尊位，剛中之君也。孚于剝，有厲。繫辭云卦變之例，「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作典要」。凡卦中有它卦之名者，用卦變也。剝者，消陽之名，以陰剝陽耳，故以上下無位之理，即上下

无常也。以其无常，「初」、「上」剛柔相易之後，以陰消變三陽，成剝，故曰「孚于剝，有厲」者，蓋謂「九五」中實，而處兌說之時，若誠心孚信于「上六」陰小引說之主，以假善爲實善，是致有厲而危道矣。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君子體而用之：戒「孚于剝」者，以「五」所處之位正當，以之自戒也。密比「上六」陰柔小人，則有相說之道，蓋以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可不慎乎！

上六：陰居最上，兌之極也。引兌。以陰柔之質，而居於兌極，乃引兌在下同類，即同說者也，故曰「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君子體而用之：以柔處高，爲兌之主，居兌之極，引同類之小人，以此而說焉，能光大乎？

## 渙

䷺ 坎下巽上 渙：以卦變言，渙自否來。「四」之剛來居「二」，「二」之柔往居「四」，否動通而渙散，故曰渙。有

巽上坎下，即風行於水上之象，水過風激渙散，亦名渙耳。亨，剛得位乎中，不陷於柔。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於剛。剛不失其爲健，柔不失其爲順，此渙之所以「亨」也。王假有廟，聖人處渙之世，居中御極，必以宗廟爲重。發號施令，必以宗廟爲先。邦甸侯伯奔走於宗廟之祀，聖子聖孫敬懼於宗廟之存，「王



假有廟」，則王乃在中，四方上下皆望之以爲極矣。豈細事哉！此鼓之舞之以盡神，在我不在人，在中不在外，感應之至妙也，故曰「王假有廟」矣。利涉大川，以象言，木浮坎水之上，乘木有功也。其義則聖人孝治天下之時，執中於己，用中於民，行中於天下，何難不可散，何川不可涉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利貞。渙，離散也。人之離散由乎中，人心離則散矣。治乎散亦本于中，而能合人心，則散可聚也。蓋卦之義皆主於中。「利貞」，即合渙散之道在乎正固也，故曰「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君子體而用之：風以散者，渙之象也。享帝立廟，治渙之道也。何以知之？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神矣哉！治國之道也。

初六：陰居險下，渙之初也。用拯馬壯，吉。下卦坎，又互震，故稱馬。「初六」有拯世之心，不可無拯世之具，故曰用拯馬之吉矣。蓋謂始險而拯之，辨之早也。上無正應，親從於「九二」也。以柔順之德而從剛中之才，足可以濟險也。蓋「九二」亦無正應，有就下之志，「初」若從之，事必濟。得「二」相助，乃渙散之世，如得良壯之馬，可以致遠而成功也。渙道以此，獲吉宜矣。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君子體而用之：所以吉者，以其能順從剛中之才也。始渙而用拯，能順乎時矣。

九二：陽處險中，本有悔也。渙奔其机，悔亡。奔爲急行也。机謂俯，憑以爲安也。「二」雖中而無應，急就於「初」而求安也。「初」亦無應，求之必得相與也。得相助而共濟天下，是以亡其悔也。危者獲安，成渙之功也。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君子體而用之：渙散之時，以合爲安。「二」居險中，急就於「初」，求安也。賴之如机，而亡其悔，乃得所願也。

六三：以陰居坎上，處非其位也。渙其躬，无悔。在渙之時，諸爻皆無應援，獨「三」與「上」相與，蓋所處非正，不足以拯天下也。雖不能濟世，亦可以渙身之險，是以无悔也。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君子體而用之：志應於上，「在外也」。與「上」相應，故其身得免於渙而无悔。「悔亡」者，本有恃「二」而得亡。「无悔」者，本無也。

六四：以陰居「四」，巽順之主也。渙其羣，散天下之難也。元吉。若能渙散其難，莫大之吉也。渙有丘，渙道以此，則有大功也。匪夷所思。夷，平也。「四」以柔順之道，助「九五」剛中之君，

〔一〕恃，當作「悔」。

君臣同德竭力而拯天下之難，獲大善之吉，成盛大之功，非平常之人所能思索也，故曰「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君子體而用之：稱「元吉」者，謂其功德「光大也」。元吉光大，不在「五」而在「四」者，二爻之義通言也。於「四」言其施用，於「五」言其成功，君臣之分也。

九五：陽居尊位，剛中之君也。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渙汗者，人之疾得汗則可以愈也。人之有疾，發以良藥則可以愈。天下有難，施大號令則可以散。「五」以剛中之德，任「六四」柔順之大臣，共行其道，同心竭力而濟天下，必發其號令，則民心信服而從矣。王者以此而履其尊位，是以无咎者也。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君子體而用之：王居正位，法則既定，凡事以中正而處之，何咎之有？

上九：陽居巽上，渙之終也。渙其血，去逖出，无咎。逖，湯歷反，遠也。渙之諸爻皆無係應，亦渙離之象。唯「上」應「三」，「三」居險陷之極，「上」若下從於彼，則不能出於渙也。險有傷害致血之象，故云「渙其血」。去者，免傷也。逖出者，遠害也。蓋以陽剛之才，處巽順之極，故能免傷。又居于無位之地，故能遠害。以此處渙，何咎之有也？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君子體而用之：「上九」所處無位之地，相去坎險極遠，所以遠害也。是故君子「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亦遠害矣。

## 節

兌下  
坎上

節：澤上有水。澤之容有限，澤上有水，滿則不容，爲節之義，故爲節。以卦體言，剛柔平分而無過盛，則柔節也。剛居「二」、「五」，皆得居中，剛之節也。亨。以卦變言，卦自泰來，剛柔平分矣。剛進而得中，所以亨也。苦節，不可貞。節貴適中，過則苦矣。節至于苦，豈能爲常也。不可固守以爲常，故曰「不可貞」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君子體而用之：乾坤交，而有震爲春，有兌爲秋，有坎爲冬，有離爲夏。天地節而四時成，此天地之節也，四時之節也。節以制度，度數之節也。不傷財，國用之節也。不害民，賦斂之節也。節道之大如此。君子能知節之義，則澤不可溢，剛不可暴，柔不可靡，中不可過，正不可偏，法不可甚，用不可侈，賦不可苛，若能知節，與天地合其德，四時合其序矣。易其神乎！

初九：陽居節下，節之初也。不出戶庭，无咎。處節之始，宜謹密也。「不出戶庭」，密之至也。

處節以此，則无咎也。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君子體而用之：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人患不知通塞耳，知通塞，事無不密矣。知幾其神乎？

九二：以陽處陰，位不當也。不出門庭，凶。切比于「三」，承邪也。上無正應，無相與也。正不從「五」，失其時也。下「二」比于「三」，失其德也。承邪處陰，失其節也。「不出門庭」，不知通塞也。非其節而節，是以凶也。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君子體而用之：不能上從「九五」剛陽中正之道，成節之功，乃係於私昵之陰柔，是失時之至極，所以凶也。失時，失其所宜也。

六三：以陰處陽，不中不正。不節若，則嗟若，无咎。乘剛而履險，不能自節也。陷身取辱，由不節之所招也。至於嗟嘆而恨，無所歸咎也。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君子體而用之：不順理義，動而失節，至于傷嘆，將誰咎乎？

六四：陰居上體之下，得其正也。安節，亨。切近于君，得其位也。上順「九五」剛中之君，得君也。下應「初九」柔順之賢，得人也。得君得人，安行其節，所以致亨通也。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一〕「下」當爲「上」之誤。

君子體而用之：「四」能安節之義，非一象獨舉其重也。上承「九五」剛陽中正之道以爲節，足以亨矣。餘善亦不出於中正也。

九五：陽居尊位，剛中之君也。甘節，吉。往有尚。「九五」陽剛中正，居尊位，爲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己乃安然而行，則天下說從。蓋節之甘美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尚也。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君子體而用之：既居尊位，又得中道，所以吉而有功。節以中爲貴，得中則正矣，正不能盡中也。

上六：陰居坎上，節之極也。苦節，貞凶，悔亡。處險而不明理，失節而不知復，非可節而固爲節，可謂苦節矣。蓋陰險小人不知其幾，將以爲正，致凶之道也。苟能悔過，則能亡其悔也。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君子體而用之：非可節之節，雖苦守而貞固之，亦不免凶。蓋謂人力之所不能者，不可強也，故曰「其道窮」矣。

## 中孚

䷼ 兌下 巽上 中孚：孚，信也。澤上有風，風行澤上，而風氣感于水中，爲中孚之象。內外皆實而中虛，爲中

孚之象。又「二」「五」皆陽，中實亦爲孚義。在「二」體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有以「三」「四」中虛爲孚者。又易中凡言「孚」字，多是說陰陽相說，不專指正應。「二」「五」之陽與中二陰爻相孚亦爲中孚者，又以內柔外剛有鳥卵之象。鳥之抱子不違其期，有孚信之義。「孚」字從爪，從子，鳥抱子也。中孚變之盡爲小過，小過有飛鳥之象，故曰中孚。孚即信也。豚魚，吉。以卦體言，柔在內而剛得中。若以卦德言，說而巽，陰陽相孚，上下相信，可以化天下矣。豚魚在大澤，能知澤中風信，其狀似豚，故曰「豚魚」。信及豚魚至陰至蠢者，猶能不失其信，感應之道，其驗如此，何「二」以人而不如至陰之物乎？人悟至此，何吉如之？故曰「豚魚吉」。利涉大川。木在澤上，外實內虛，舟楫之象，信則利於涉險矣。利貞。彖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者，何哉？中孚，誠也。貞者，誠之復也。中孚之道，利在於貞者，一於誠而已矣。誠者，天之道也。天道不言而善信，四時自成，萬物自生。「神也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矣，故曰「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一〕「何」，原作「可」，據文意改。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君子體而用之：澤上有風，感于澤中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孚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情感于心，爲中孚之象。君子觀其象，議獄緩死。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於決死極其恕，蓋謂仁義而已，故曰「議獄緩死」。

初九：陽居兌下，孚信之初也。虞，吉。有他不燕。九當中孚之「初」，故戒必當慎其所信以度也，度其可信而後從也。雖有至信者，若不得其所，則有悔咎，故虞度而後信則吉也。既得所信，則當誠一，若有他，則不得其燕安矣。燕安，裕也。有他，志不定也。人志不定則感而不安。「初」與「四」爲正應，「四」巽體而居正，無不善也。爻有謀始之義大，故不取相應之義。若用應，則非虞也。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君子體而用之：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蓋其志未有變動，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在「初」，言求所信之道也。

九二：陰「二」居兌體之中，誠實之大臣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上與「九五」誠實之君同德，上下以忠誠相感而應也。如鶴鳴於幽隱之處，不聞之地，其子應和，天性同也。我有好爵，「九五」之

〔一〕「陰」，當作「陽」。



君有美祿，而與「九二」之大臣，故曰「好爵」。吾與爾靡之。靡，散也。「九二」所得之祿，無不與衆賢共之，故上下之心願相通也。君臣以忠誠感，則天下皆應之也。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君子體而用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

六三：陰居兌體之上，邪媚之小人也。得敵，對敵也。謂所交孚者，正應「上九」是也。「三」、「四」皆以虛中爲成孚之主，然所處則異，「四」得位居正，故亡匹（一）以從「上」。「三」不居乎正，故得敵以累心志也。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以柔說之質，既省所係，唯所信是從。或鼓張，或罷廢，或悲泣，或歌樂，動息憂樂皆係乎所信也。唯係輕信，故未知吉凶，然非明達君子之所爲也。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君子體而用之：居不當位，故無所主，唯輕信苟從。所處得正，則所信有方矣。

六四：陰爲上卦之主。月幾望，以肖體而言，中孚似離伏坎。坎有月象。「月幾望」者，月將盈也。喻「六四」正應於「初」，捨應而孚比於「九五」之君，居臣位得君委信，當中孚之任也。既得重任，却與「初九」陰陽相係而敵君，如月之將望也。月望則敵矣，自必咎也。馬匹亡，无咎。互體見震，有馬象。吉者駕車用四馬，不能純色，兩驂各一色，其大小必相稱。四馬兩色爲匹。匹者，對也。馬者，行物也。「初」應「四」，「四」比「五」，皆馬象。上行，喻兩色馬也。「四」若止，以「上」比於「五」，而下不應也。

「二」「匹」當作「四」。蓋形近而誤。

「初」是一色馬，而不成匹對，故曰「馬匹亡」也。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君子體而用之：蓋謂絕其應類，而從君上也。

九五：「五」居尊位，中正之君也。有孚攣如，无咎。以剛中之德而行中之道，而孚成於天下也。人心固結如拘攣然，是以无咎也。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君子體而用之：「五」居君位之尊，由中正之道能使天下信之，如拘攣之固，乃利其位。人君之道，當如是也。

上九：陽居最上，中孚之極也。翰音登于天，貞凶。巽為鷄，鷄曰翰音。「五」、「上」為天，「三」、「四」入，「初」、「二」地也。陽性上進，風體飛揚。「九」居中孚之時，處於最上，孚於上進而不知止者也，其極於羽翰之音，登聞于天，貞固於此而不知變，必可知矣。夫子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固守而不通之謂也。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君子體而用之：守孚至於窮極而不知變，豈可長久也？固守而不通，如此則凶也。

## 小過

䷛  
震上 艮下

小過：卦例陽大陰小。四陽二陰，陽過于陰，大者過也，故名大過。四陰二陽，陰過于陽，小者

過也，故名小過。亨，利貞。柔居尊位，剛反失位而不中，小者過於常也。事有過于常而能亨通者，利於貞正而固守也，故曰「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陰得位而陽失位，陰小陽大，故曰「可小事，不可大事」也。飛鳥遺之音，所過不遠也。不宜上，逆也。宜下，順也。大吉。捨逆取順，其吉大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君子體而用之：蓋謂當過而過，得其宜也。得其宜者，中意存焉，聖人之微旨，隱顯之間耳。

初六：陰居艮下，小人之象也。飛鳥以凶。「九四」為正應，志欲上進，其疾速如飛鳥之象也。進速則過速，是以有凶也。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君子體而用之：其過之疾，如飛鳥之迅，豈容救止也？其凶宜矣。「不可如何」者，無所用其力也。

六二：陰居艮體之中，柔得中也。過其祖，遇其妣。過「九四」之剛，而遇「六五」之柔也。不及其君，遇其臣。其過不及其君，而遇其臣，所以盡臣道也。无咎。過不於過，寧過於不及，是以無僭上之咎也。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君子體而用之：過之時，事無不過其常，故於上進則戒「不及其君」。臣不可過，蓋謂不可過於臣之分也。

九三：「三」居艮體之上，處得正也。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弗過者，不可過於剛也。防之者，防陰柔小人之害也。蓋謂正己而遠小人，否則從之，則或有戕害，故凶耳。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君子體而用之：陰過之時，必害於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必當過為之防。防之不至則為其所戕矣，故曰「凶如何也」，言其甚耳。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四」當小過之時，以剛處柔，剛不過也，是以「无咎」。既弗過，則合其宜矣，故云「遇之」，謂其得道也。若往則有厲，必當戒懼也。往則柔而以剛進也。「勿用永貞」，蓋謂陽性堅剛，故戒以隨宜，不可固守也。言方陰過之時，陽剛失位，則君子當隨時順處，不可固守本性而常剛也。无咎，僅能免咎耳。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長，上聲。作平聲則大失易意。）

君子體而用之：位不當謂剛處柔。「九四」當過之時不過剛，而反居柔，乃得其宜，故曰「遇之」，遇其宜也。以九居「四」，位不當也，以其居柔乃遇宜也。當陰過之時，陽退縮自保足矣，終豈能長而盛也？故往則有危，必當戒也。

六五：陰居尊位，柔弱之人也。密雲不雨，互體見兌，「五」爲兌主，處于君位在上，下無應援，欲施澤於天下。蓋陰柔之才，有「二」無應援之臣，恩澤不能下，故「密雲不雨」矣。自我西郊。我者，文王自喻也。兌爲西郊。謂我之西郊，陰之過也，失其降澤之節。公弋，取彼在穴。全體似坎，應爻易位亦有坎。坎爲弓，爲隱伏。「公弋，取彼在穴」之象，宜下之義。蓋謂王公弋射在巢穴之鳥也。「初」，「上」皆有飛鳥之象，乘其在巢而弋射之，必得之也。乘物之不虞而攻之，亦非大過人之事。喻「五」以陰柔居尊位，雖欲過爲，豈能成功。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君子體而用之：陽降陰升，合則和而成雨。陰已在上，雲雖密，豈能成雨乎！陰小之過，不能成大之義也。

上六：陰居最上，小過之極也。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六」陰而動，體處過之極，不與理遇，動皆過之。其違理過常，如飛鳥之迅速，所以凶也。離過之遠也，是謂災眚，言當有災眚也。災者，天殃；眚者，人爲，既過之極。豈唯人眚，天災亦至其凶，可知天理人事皆然也。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君子體而用之：過之終，弗過於理而過之，過已亢極，其凶宜也。

「二」「有」，或作「又」。

## 既濟

☵  
坎上

既濟

三陽三陰，乾坤相御而成坎離交媾。

水升而上，火降而下，相反以相成，其功既濟矣，故

卦名曰既濟。

亨。

小利貞。

以人事言之，未濟固可憂也，既濟亦可憂也。

治亂相循，吉凶相倚，陰皆

成陽，聖人爲凜凜曰所亨者，自幾微陰小而始也，所利者在貞矣。

初吉，終亂。

爻皆當位，「六二」初

吉，柔在中也。

「上六」中止則亂，其道窮也。當初吉之時，已爲終亂之慮。君子兢兢業業之心，常曰：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治亂之幾在善惡之間耳，聖人設戒深切著明者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君子體而用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既濟之世未有患也，知幾之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思其患而豫防之，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矣。

初九：陽居離體之下，既濟之初也。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說卦云：坎爲輪，爲曳，又爲月。

月者，水之精，即心月狐星矣，故名狐卦。上爲首，下爲尾。卦以濟得名，故爻取濟爲義。非舍離用坎也。以其初濟之義，車方濟則曳其輪，狐方濟則濡其尾。狐之渡水必揭其尾，故取其象。其濟之初，涉害未深，其義「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君子體而用之：既濟之初，而能止其進，則不至於極其義，自无咎也。

六二：陰居離體之中，文明之臣也。婦喪其茀，「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五」既得尊位，時已既濟，無復求用在下之賢才，故喻「六二」陰也，故以婦言。茀，婦人出門以自蔽者也。「喪其茀」則不可行。以「二」不爲「五」之求用，則不得隨其行，如婦之喪茀也。勿逐，然中正之道豈所廢也？時過則行矣。逐者，從終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之曰「勿逐」。七日得。卦出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雖不爲上所用，中正之道無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於異時也。聖人之勸戒深矣。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君子體而用之：中正之道，雖且違時而不用，終必反耳。故茀七日後得，謂自守其中，異時必見用也。

九三：陽居離上，剛明之主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鬼方，坎象。伐，離象。「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用剛之至也。既濟而用剛如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即商之高宗。言天下之事，當既濟之時，遠伐暴亂。威武所及，代天贊化，當以救民爲心，乃王者之事也。然唯有道之

君則可。若無道之君，驕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小人爲之，則以貪忿私意也，非貪忿則莫肯爲也。「三年克之」者，言久也，見其勞懃之甚。聖人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發此義以示人爲法爲誠，豈淺見所能及也？象曰：「三年克之」，懃也。

君子體而用之：謂懃，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爲之則可，無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民也。吁！可見文王處患難傷時之甚而言乎。蓋戒既濟乃太平之世，不可翫兵也。不可翫兵，尤不可翫小人。作易者爲既濟慮，戒其用兵，不若戒其用小人。鬼方其患在外，小人其患在內，思患豫防莫急於此。

六四：陰居柔位，處得正也。繻有衣袽，終日戒。繻與濡通用，訓漏也。「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爲義。喻「四」近君之位，當其任者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爲急，如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有衣袽以備濡漏，又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不言吉者，方免於患也。蓋謂才位俱弱，僅能守正免患則足矣。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君子體而用之：終日戒懼，常疑患之將至也。處既濟之時，當畏慎如是也。

九五：陽居尊位，剛中之君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見諸家之解，其取義不一，疑惑不已。檢閱諸經，得見浙西道院奎材袁先生觀易外篇內，本於義皇先天八卦圖位，離東坎西之象，詳其所以燭見。卦例，陽多以陰爲主，陰多以陽爲主，是故離以陰爲主。陰本於坤，坤爲牛，爲土。土比水，水生木，木生離火，所以東木居離也。又坎以陽爲主，陽本於乾，乾爲金，金生坎水，所以西



金居坎也。乾坤妙用，唯坎離而已。蓋坎離爲乾坤之變，即水火既濟之理也。故喻紂處東土，爲東鄰，居離。離中虛，以殺氣爲主，合於地道。即坤爲牛，離爲戈兵。殺言雖殺牛之厚祭，以其失德，不如西鄰禴祭之至薄矣。喻周處西土，爲西鄰，居坎。坎中實以陽，生意爲主，合於天道。以修德之故，雖禴祭之微薄，實受其福，吉大來也。易之時宜大矣哉！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君子體而用之：易法以陽爲剛、爲大、爲實，以陰爲柔、爲小、爲虛。今之「九五」，陽實而大，剛中而尊，處既濟之明時，即至治之聖君也。以其爲禴祭之西鄰而受福來吉，不亦可乎？不亦名正言順乎？不亦本乎聖人之所本，而亦與之有本乎？是故「二」雖特牲要福，寧如「九五」之薄禮隨時？即夫子之象辭以斷之，蓋謂東鄰殺牛厚祭而失德，不如西鄰修德而薄祭也。

上六：陰居既濟之極，陰險之小人也。濡其首，厲。既濟之極，固不安而危，又陰柔處之而在險體之上。坎爲小人，亦取水義，故言其窮至於濡首，危可知也。既濟之終而小人處之，其敗壞可立而待也。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君子體而用之：既濟之窮危至於濡首，其能長久乎！濡尾涉害尚淺，濡首涉害已深矣。「初吉終亂」，失固至此。易之爲書，大抵爲履盛滿者之戒，妙在幾而已。「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矣。」

## 未濟

☵  
離上

未濟

易者，變易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而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

義，即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固循環不息之理而已。坎離不交，造化失其所以爲造化，人失其所以爲人，卦名之曰未濟是矣。亨。未濟者，其理終有時而濟，濟則亨通矣。蓋謂「二」、「五」正應，是以剛柔得中，

可以亨也。小狐汔濟，坎爲月，水之精也，故有狐象，即心月狐星耳。小者，指「初六」而言，以陰爻爲

小也。汔者，水涸聲。言聲以水幾平將涸之聲同，水流急甚之象。又見井卦內將汔訓幾，固取義於此卦

名。「小狐汔濟」者，言幾濟而未濟之象，謂其未出坎水之中也。蓋未濟之時，必有終濟之理存焉。聖人之

微旨，隱顯之間耳，故易曰：「妙哉幾。」濡其尾，无攸利。狐能渡水，濡尾不能濟，故曰「无攸利」。「初」既

濡尾，「上」又濡首，有終不續之象。以其剛柔相應之故，則有既濟之理存焉，所以易道之神妙乎！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君子體而用之：火在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所處不當之象，以慎處於事物，辨其所當，各居其方，

謂知止於其所止也。又詳彖辭未濟之時，猶曰亨者，以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有應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有應則水火雖不見交，而陰陽神氣配合矣，所以未濟之時，既濟之理存焉，故聖人不使深絕之也。

初六：陰柔在於坎下，處不正也。濡其尾，吝。「六」以陰小在下，處險而應「四」，「四」又非中正之才，不能援之以濟也。故喻狐之濟水，必濡其尾，尾濡則不能濟。蓋謂不自度其才力而進。「濡其尾」，言幾濟而不能濟也，故曰吝。幾濟而不能濟者，終濟之理存焉。聖人之微旨，隱顯之間，不可盡述也。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君子體而用之：處於未濟之初，不量度其才力而進，為其「初六」陰小，故取小狐為喻。小狐渡水，先見濡尾，至極必致濡首。見幾如此，必當反身而誠，待時而動，反此不知其極矣。

九二：陽居坎中，剛中之臣也。曳其輪，貞吉。下卦坎為輪，為曳，處未濟之時，志於其進。「二」中正不遽進，故喻車曳其輪，不能行矣。九行至于「三」則正行，至「五」則正。正則無不濟耳，故曰「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守「二」以行正也。

君子體而用之：處中而所行皆正，其他不待言矣。

六三：「三」居坎上，不中正也。未濟，征凶。利涉大川。此卦六爻皆不當位，而獨於此爻小

「〔一〕〔守〕，他本均作〔中〕」。

象言及位不當者，何也？曰：以其處水火之際也。涉川則利者，爲卦象中虛之離，又有應，可以履險矣。「未濟征凶」，無處險之用也。苟或妄進，必致凶也。若誠能取舟虛之象，待時從應而求濟，則方可濟矣，故曰「利涉大川」也。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君子體而用之：所處陰柔，又不中正，無濟險之才也，誠能待時而從應則利矣。

九四：陽居離下，出險者也。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既濟反對，則既濟之「三」即未濟之「四」，故爻辭相似，唯未濟之志以前行追濟而發。「九四」行與「六五」易位，互震。震爲奮動之威，就變爲坤。坤爲國，此用卦變也。「四」、「五」皆不正而云「貞吉」者，志行上道，剛柔相易，則皆正也。「九四」易近君位，剛陽之臣也。以剛直而處險，得正固之吉，亡其悔也。震用伐鬼方，奮動之威而伐強暴也。至于三年之久而成功，必受賞於大國矣。「伐鬼方」者，詳見既濟之「九三」。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君子體而用之：「九四」進濟，剛柔易而獲正，致吉而悔亡，可謂志行矣。

六五：以陰處剛，居君之位。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六五」離主，有光象，又與「九四」剛柔相易，以致動而有正，故「貞吉，无悔」，有孚俱歸於正矣。蓋謂一正而普光天下，無所不濟也。不可取應而反爲私係耳。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君子體而用之：暉者，日色也。君子之光如日色然，言普天下無所不照，故吉。

上九：陽居離上，剛過明極也。有孚，陽實有應，皆爲孚信也。「上九」剛而上明，是以有果決者也。處未濟之極，其理物極則反。以孚誠而待之，則當樂天知命矣。于飲酒，无咎。樂天知命者，飲酒而樂，故无咎矣。濡其首，飲酒而樂者，和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不知幾者也。不知幾者，亦不知止也。不知止者，亦不知變也。故喻狐云「初六」以濟爲小狐，濡其尾，「上九」濡其首，皆不知幾變者也，故曰「濡其首」矣。有孚，誠有不順其時而過常越分，至於耽飲濡首，不知禮節，不識幾變耳。失是。信必失是乾健而不息之常道也。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君子體而用之：竊詳夫子於小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未濟，六十四卦之終，拳拳乎節飲之戒者，何哉？需之酒，敬不速。困之酒，利享祀也。坎之酒，貳用缶也。未濟之酒，則不知節矣。六爻變之盡，未濟將爲既濟。康濟其身，以康濟其民；康濟其民，以康濟其陰陽造化，只在「知節」兩字箴而已。故嘗謂酒誥一篇，不如未濟之兩字，抑尤有說焉。上經終於離、坎，坎之前有頤與大過，爲坎、離肖體。下經終於既濟、未濟，前有中孚、小過，亦爲坎、離肖體。先天方圓圖十二辟卦，內虛坎、離至於乾卦，象言「雲行雨施」，「大明終始」，則知離、坎爲妙用於其中矣。所以易於坎、離，每致意焉，何也？他卦配五行，皆取兩物。假如言木者，分震、巽爲陰木、陽木之類，所謂兩物也。惟坎、離取水火者，亦非兩也，緣乃就於各體觀之，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陰陽相錯，異於他卦云耳。吁！此易之神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乎！

## 周易原旨卷七

### 繫辭上

卦下所繫之辭，名卦辭，文王所作。夫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是也。爻下所繫之辭，名爻辭，周公所作。夫子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也。故夫子作傳十篇，上彖、下彖、大象、小象、文言，漢儒已附之各卦各爻之下。上繫、下繫、說卦、序卦、雜卦，總論全易之旨。

####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乾象天，坤象地。天尊地卑，則乾坤之尊卑定矣。以類推之，乾爲君、爲父，坤爲臣、爲母。以類推之，此論象也。

####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卦畫在卑爲賤。屯「初九」，以貴下賤是也。卦畫在高爲貴。乾「上九」，貴而无位是也。鼎之「初」應「四」，曰以從貴也，「四」爲貴而「初」爲賤。歸妹之「五」應「二」，曰以貴行也。「五」爲貴而「二」爲賤。「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五」爲貴而「三」爲賤，卑高之勢以陳，而貴

賤之位以辯。此論位也。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動極復靜，靜極復動，理之常也。動極復靜則剛變爲柔，靜極復動則柔變爲剛。因動靜之有常，而剛柔可斷矣。此論爻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方者，方位之方。觀其象則知其方也，指陰陽之位也。物者，品物之物。爻有等故曰物，是也。指陰陽之爻也。位之陰陽，各欲從其類；爻之陰陽，亦各從其羣。陽爻陽位，陰爻陰位，則吉。反是則凶矣。此論占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在天成象，象不一也，皆天之所爲。在地成形，形不一也，皆地之所爲。百九十二陽爻皆乾之變，百九十二陰爻皆坤之變。乾，天也。坤，地也。知天地之變化，則知萬物之變化矣。此論變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先天方圖、圓圖，二牝牡相御，陰陽反對，一畫剛對一畫柔，既成八卦。八而八之，計六十四卦。內

〔一〕「以」原作「之」，據周易改。

外皆是大父對大母，長男對長女，中男對中女，少男對少女。此易之陰陽相摩盪也。證之于天，則震雷必有異風，離電必有坎雨。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此天之陰陽相摩盪也。此論對待也。

###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三男之卦皆坤體，得乾初爻爲長男，中爻爲中男，上爻爲少男。三女之卦皆乾體，得坤初爻爲長女，中爻爲中女，上爻爲少女。此論發揮也。

###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大父、大母生成萬物如此。此論性情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乾，健而已，其道甚易。坤，順而已，其道甚簡。易則無艱深，所易知也。簡則無繁擾，所易從也。易知則人樂附，斯有親矣。易從則人樂效，斯有功矣。有親，非可久之道乎！有功，非可大之道乎！可久者，賢人之德也。可大者，賢人之業也。人能體乾坤之易簡，以爲我之易簡，則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則成位乎天地之中，人與天地參而爲三矣。此論德業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三畫之卦取象，如說卦所云是也。六畫之卦取象，如井、鼎、頤、噬嗑之類是也。不特此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一爻自有一爻之象。一卦之象，如坤爲牝馬。一爻之象，如「初」爲履霜，「二」爲直方，「三」爲含章，四爲括囊，「五」爲黃裳，「上」爲玄黃。觀其象如何，於是卦下繫之以辭，以明一卦之吉凶。爻下繫之以辭，以明一爻之吉凶。既然矣，又有卦變焉。卦變不一，筮而遇少陰、少陽不變，遇老陰、老陽皆變。剛變爲柔，柔變爲剛，於是變而至某卦矣。又有變自某卦來者，如賁，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自泰來。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自遯來之類。又有應爻剛柔易位者，履變夬，稱夬履。臨變咸，稱咸臨。屯變解，稱雷雨之動滿盈。蒙變觀，稱順以巽也之類。此一剛一柔更相推移，而變化生焉者也。易有聖人之道四：曰象、曰辭、曰變、曰占。此論象辭變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得位得中則吉，反是則凶，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臨「六三，既憂之，无咎」，中孚「初九，虞吉」，悔吝非吉而未至于凶，憂之虞之，則自凶趨吉矣。故「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六、七、八、九者，四象之數。陽主進，七進至九，極則返矣，變爲八。陰主退，八退至六，極則返矣，變爲七。故「變化者，進退之象也」。晝屬陽，爲剛。夜屬陰，爲柔。日中則昃，晝不能無夜。夜不能無晝，柔極爲剛也。故「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故「六爻者，三極之象也」。占有

象，變有象，爻有象，位有象，此論象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易之序，序卦也。如物不可以終通，不可以終否，不可以終盡，不可以終過，不可以終壯，不可以終離之類。一爻之辭，如「潛龍勿用」、「履霜堅冰至」之類。此論辭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sup>(一)</sup>。

君子平常之時，未筮之先，則觀其所畫之象，而玩其所繫之辭。暨其將有爲也，既筮之後，則觀其所變之爻，而玩其所值之占。吉則行之，凶則舍之，動靜之間，與天爲一，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此論象、辭、變、占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不變視象，用全卦之象。變視其爻，用一爻之變。此論象變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此論占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

〔一〕「吉无不利」，原缺，據十三經注疏補。

位有高卑，等有貴賤，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

齊小大者存乎卦，

陽大陰小。震、坎、艮，陽卦。巽、離、兌，陰卦。卦畫既成，則陰陽可識矣，故曰「齊小大者存乎卦」。

辯吉凶者存乎辭，

玩辭則知所趨避矣，故曰「辯吉凶者存乎辭」。

憂悔吝者存乎介。

介者，介乎吉凶之間，于此致其憂焉，則悔吝可免矣，故曰「憂悔吝者存乎介」。

震无咎者存乎悔。

悔者，自凶而趨吉。知悔則動而无咎矣，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

卦有大小，如小往大來爲泰，大往小來爲否是也。辭有險易，如泰之「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易者使傾，爲辭之險，否之「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危者使平，爲辭之易是也。

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變而之某卦，則視其所變之爻辭。如春秋傳蔡墨云「乾之始〔一〕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是也。

###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聖人作易皆取則于天地，故用易者，必能彌綸天地之道也。天地以道爲準，易以天地爲準，聖人以易爲準。

###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天文地理之可見者爲明，其不可見者爲幽，不出陰陽兩端而已。易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而作也。知易則知幽明之故矣。

###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生者，物之始。死者，物之終。原其始而反其終，死生之說不過如此。易之「初」爲始，「上」爲終。由初而生，至終而極，始不能無終也。知易則知死生之說矣。

###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陰精陽氣，聚則爲物。魂游魄降，散則爲變。陰魄，鬼之靈。陽魂，神之靈也。易以陰陽爲爻，陰

〔一〕始，當作「姤」。

極陽極爲變，亦猶是也。知易則知鬼神之狀況矣。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知易則行健不息，與天相似矣；厚德載物，與地相似矣，故我與天地不相違。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

知易則智可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故得中而不太過，旁行而不流蕩。

樂天知命，故不憂。

知易則知消息盈虛，天也，命也，故樂而不憂。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知易則天理明，民志定，「安土敦乎仁」矣，故能親愛。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所謂「神无方、易无體」，夫子對言之。易吾知其爲易也，神果何物耶？易即神也，神即易也，非于

神之外，他有所謂易；亦非于易之外，他有所謂神。不言神，則易幾于一物，故此下出神字不，是皆易之

神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易其神也乎！易者，天地之匡廓；易者，萬物之陶冶；易者，晝夜

之明鑑。謂易爲神耶？神则无方也。謂神爲易耶？易则无體也。此夫子讚易道之妙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天道，陰陽而已。地道，剛柔而已。人道，仁義而已。君子體天地而用之，與天地合其德而不違。善繼其志，命也。善述其事，性也。立心于生道，故曰「天地大德曰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易有君子之道，蓋廣大悉備也。今仁者見其有安土敦仁之理，則止謂之仁；知者見其有知周天下之理，則止謂之為知，是局于一偏矣。百姓終日由之而不知之。故易備君子之道而知之者鮮。

顯諸仁，藏諸用，

易「感而遂通」，「顯諸仁」也。「寂然不動」，「藏諸用」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易「鼓之舞之以盡神」，「鼓萬物」也。易「无思也，无為也」，不與聖人同憂也。

盛德大業至矣哉！

讚易道也。

富有之謂大業，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非「富有」乎？

日新之謂盛德。

易「窮則變，變則通」，非「日新」乎？

生生之謂易，

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八生六十四，「生生之謂易」也。

成象之謂乾，

六畫既具，乾象成矣。「成象之謂乾」也。

效法之謂坤，

六畫皆奇既爲乾，六畫皆耦斯爲坤矣。「效法之謂坤」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

推極其數以知將來，「極數之來之謂占」也。

通變之謂事，

所占之事，視其變爻，「通變之謂事」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信手平分，奇耦莫測，「陰陽不測之謂神」也。

夫易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易道廣大，遠則彌滿六合，孰能禦之？近則不盈一握，靜而正耳。天地之間，萬物皆備，廣矣大矣，如此哉！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乾以質言，「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坤，以量言，「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體易也。人能體乾之大，則與天配矣。體地之廣，則與地配矣。寒極不生寒而生煖，熱極不生熱而生涼，物極必返，道極必變。人能知變通之義，則與四時配矣。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陰陽之義如此也。人能知陰陽之義，則與日月配矣。「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坤之至德也。人能有易簡之善，則與乾坤之至德配矣。

子曰：「易其至矣乎！」

讚易道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

盛德大業，易也。崇德廣業，用易者也。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知欲其崇，禮欲其卑。崇當效天之崇，乾之首出是也。卑當法地之卑，坤之後順是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天地開闢，未有文籍之先已有此易。天地初設位，而易已行乎其中，是易與天地參而爲三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舍繼善而言成性，則四德歸根于貞，四時復命于冬，體立而用行矣，非道義之門乎！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賾，幽深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典禮猶言法度。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象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厭其煩。爻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差其法。

擬之而後言，誠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其辭則擬之而後言，其占則議之而後動，其變則擬議之而後成。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以慎乎！」

此下七爻，夫子教人玩辭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玩辭則義理無窮矣。此釋中孚「九二」爻義也。「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出其言」，即鳴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其子和之」之義。「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樞運而戶開，機動而矢發，小則召榮辱，大則動天地，皆此倡而彼和，感應之最妙者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此釋同人「九五」爻義也。禹、稷、顏子出處不同而心則同。比干、箕子語嘿不同而心則同。心苟同焉，出處語嘿不必同也。「二」「五」正應，二人同心，其利可以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可以比蘭。甚言二心之不可不同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釋大過「初六」爻義也。詩：「野有死麕，白茅包之。」野有死鹿，白茅純束。」夫以鹿獻人者，苟置之地可矣。藉之用茅，則敬慎之意也。夫茅之爲物薄，而意在敬慎，則用可重矣。不在薦而在藉，不在藉而在禮。慎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天下之事，過皆有失，惟過于慎則無所失，故「无咎」。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

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釋謙「九三」爻義也。德欲其盛，禮欲其恭。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釋乾「上九」爻義也。論貴賤則上爲貴，然在卦外爲无位。論卑高則上爲高，然卦無陰爻則爲无民。諸陽在下爲賢人，在下位而無應爲无輔。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亢龍也。靜則可勉，動則有悔矣。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此釋節「初九」爻義也。節「九二」不出「則凶」，「初九」不出則无咎。或出或不出，各視其時而已。時當不出，則慎密而不出，不然則亂生而害成，非知幾之君子矣。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釋解「六三」爻義也。以上七爻，專論義理，所謂「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者是也。占既施矣，象既著矣，變既值矣，辭既立矣，然後因其辭，推其義。趨避之方，進退之道，開物成務

之理，性命道德之妙，皆由是可見。易其神矣乎！

### 大衍之數五十，

河圖之數，五居其中，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凡五十有五。去天數五，故大衍之數五十。去地數六，筮用著四十有九。

### 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

信手中分爲二，以象兩儀。先揲左，次揲右，尊陽也。

### 掛一以象三，

掛右一著于左小指間，以象三才。

###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

所以謂四者，老陰、老陽、少陰、少陽，爲四象。四揲之以象春夏秋冬。四時爲一歲，故四即一也。

### 歸奇于扚，以象閏。

將左一半，四數之，觀其餘或一、或二、或三，無則四以爲奇，歸之無名指間，以象歸餘之閏。

### 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將右一半，四數之，歸其餘于中指間，以象五歲再閏。復合存策，而後再分再掛。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

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大衍之數出于河圖、洛書。是數也，可以成變化，行鬼神。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皇極先天造化圖內有二中之說。天以五爲中，加倍二五一十，天干是也。地以六爲中，加倍二六一十二，地支是也。數有乘除，天中五以五乘之，五五得二十五；地中六以五乘之，五六得三十。合得五十有五。內除天中之五，爲大衍之數五十。去地中之六，爲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以其乾元用九，故用二老二少，此四象而營之，四九得三十六。將三十六以六爻乘之，得二百一十六。坤元用六，以四而營之，得二十四。將二十四又以六爻乘之，得一百四十四。所以乾坤之策合得三百六十，當一期之日數也。上經、下經共六十四卦。二篇之策，每篇三十二卦，將每卦六爻以六乘之，得陽爻百九十二，以其乾元用九，四而營之，得四九三十六。却將三十六數與一百九十二相乘，得六千九百一十二。又一篇三十二卦，以六爻六數乘之，得陰爻一百九十二。以坤元用六，四而營之，四六得二十四。却將二十四數與一百九十二相乘，得四千六百零八。二篇之策合之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四營者，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四營成一變。初變或餘五，或餘九。再變或餘四，或餘八。三變亦或餘四或餘八。三變成一爻，除五、四、四，爲策十三，則存策三十六，九其四也。九爲老陽，其象□。除九、八、八，爲策二十五，則存二十四，六其四也，爲老陰，其象×。除五、八、八，或九、四、八，爲策二十一，則存策二十八，七其四也，爲少陽，其象一。除九、四、四，或五、八、四，爲策十七，則存策三十二，八其四也，爲少陰，其象--。（三變成一爻，六爻成一卦。）十有八變而成卦也。三畫得八卦，易之小成也。引而伸之，（一卦可變六十四卦。）至六畫得六十四卦。觸類而長之者，號物之數曰萬，豈八物之所能盡哉！以類而推之可也。三百八十四爻，豈止爲三百八十四事而已哉！以類而求可也。消長在是，治亂在是，進退在是，吉凶趨避在是，天下之能事畢矣。顯其道，闡幽也；神其德行，微顯也。可與酬酢萬變，可與祐助神明，易之功用如此。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易，變易也，皆是剛柔相易。乾爲馬，乾極變坤，坤亦爲馬。坤爲冰，坤極變乾，乾亦爲冰。坤初變震，再變兌，其究爲健。巽初變乾，再變離，其究爲躁。卦陽極變陰，陰極變陽，皆變化之道也。易變不一，此其概耳。是非人之所爲也，易之所爲也。非易之所爲也，神之所爲也。易其神矣乎！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易，一聖人也。聖人，一易也。故易乃聖人之道，而聖人乃盡易之道。指易以爲聖人可也，指聖人以論易亦可也。易有聖人之道四，辭也、變也、象也、占也。何謂辭？文王作彖辭六十四，周公作爻辭三百八十四。精可以窮理盡性，粗可以開物成務，此辭也。何謂變？七、八不變，九、六變。不變視象，變視其爻。變及二爻，視上爻。變及三爻，視兩卦之象。變及四爻，視卦之不變者，主下爻。變及五爻，視卦之一不變爻。六爻變之盡，視之卦之象。此變也。何謂象？近取諸身，如乾爲首，坤爲腹之類。遠取諸物，如乾爲馬，坤爲牛之類。觀象于天，如離爲日，坎爲月。觀法于地，如艮爲山，兌爲澤之類。他如說卦乾爲金、爲玉，坤爲布、爲釜之類。此象也。何謂占？五十著，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四營爲一變。三變爲一爻，六變（二）爲一卦。中不中，正不正，有應無應，當位不當位，而吉凶生焉。此占也。以言者尚其辭，如論語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也。以動者尚其變，易道窮則變，變則通。君子體易，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是也。以制器者尚其象，如十三卦網罟取諸離，耒耜取諸益是也。以卜筮者尚其占，如春秋傳陳厲公生敬仲，筮遇觀之否；晉公子重耳筮得國，遇貞屯悔豫是也。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

〔一〕「變」，當作「爻」。

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以言而問之著，著之受命也如響，應聲百世之遠，目前之近。幽不可見，深不可測者，凡未來之事，皆能遂知。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河圖之數縱橫十五。參其五焉，十五也。伍其三焉，亦十五也。十五者，參天兩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之積。參伍以變，則以十五之數變爲一、二、三、四、五也。從而錯之，以雜其類，綜之以舉其總。天一、地二、地四相雜而爲七，衆以寡爲主，舉其總，用天一爲少陽。天一、天三、地四相雜而爲八，衆以寡爲主，舉其總，用地四爲少陰。天一、天三、天五，積之得九，純陽不雜，爲老陽。地二、地四，積之得六，純陰不雜，爲老陰。若天一、地二、天三爲六，地四、天五爲九，通其變，皆能天地陰陽相雜而成文矣。象而後有數，數又所以求象。九者，三其三也，奇、奇、奇，老陽之象。六者，三其二也，耦、耦、耦，老陰之象。七者，一其三，二其二也，爲奇者一，爲耦者二，多用少，用一奇，少陽之象。八者，一二二，二其三也，爲耦者一，爲奇者二，多用少，用一耦，少陰之象。推極其數，天下之象遂定矣。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易何心哉？无思也，无爲也。未占之先，寂然不動而已。既占之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者，感之體。感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動靜亦若是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詩、書、禮、樂皆是說已往之事，唯易却是兼說已往未來之事。深者，至玄至奧，不在目前，不在淺近，故謂之深。聖人作易，所以推極乎此。幾者，至微至隱，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故謂之幾。聖人作易，所以研窮乎此。處置于衆人不識之中，關防于茫昧未見之始。惟深也，則人所未見，我能知之，可以通天下之志矣。惟幾也，則事不待著，我能察之，可以成天下之務矣。若是者，超于物而不囿于物，神之所爲也。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知此者，可與言易矣。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此之謂也。

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象也。通其變以成天下之文，變也。遂知未來，占也。極深研幾，辭也。此大易之道也，亦聖人之道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一、三、五、七、九，奇數也，屬陽，天秉陽，故謂之爲天。二、四、六、八、十，耦數也，屬陰，地秉陰，故謂之爲地。先天之易用四象，後天之易用五行，皆自出。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易可以開端庶物，可以裁成衆務，可以籠罩天下之道，無不在其中。開物成務，易不流于高虛；冒天下之道，易不流于粗淺。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聖人之心，兢兢業業。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定天下之業。汝有大疑，謀及卜筮，故能斷天下之疑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

信乎中孚，陰陽不測，蓍之爲德，圓而神也。

卦之德，方以知，

六畫既成，因象求意。卦之爲德，方以知也。

六爻之義，易以貢。

上下无常，剛柔相易，爻之爲義，易以貢也。

聖人以此洗心，

聖人之心本無垢也，何以洗爲哉？聖人猶以此洗其心焉，滌之以蒙泉，沃之以兑澤，潤之以坎水，而滄浪不足以喻其清，沂浴風雪不足以喻其樂，潔靜精微，心即易矣，易即心矣，神矣哉！

退藏于密，

藏諸用也。

吉凶與民同患。

顯諸仁也，聖人與易同體。預知前事，然不以物欲累其心，安其時而處其順，不敢爲天下先耳，故能「吉凶與民同患」也。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神知二而一者也。告往可以知來，夏、商所損益可知，則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亦不過如是。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知也。前乎千萬世之已往，吾知能藏之；後乎千萬世之方來，吾神能知之。必以神配著，以知配卦，則泥矣。

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若此者，其孰能與于此哉？其古之聖人，聰無不聞，明無不見，睿知無不通，所向者順，所當者伏，不戰而人屈，不怒而民威，如是之道，誰能之！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

福善禍淫，天之道也。自己求之，民之故也。易之所謂吉凶，蓋亦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耳。

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是興神物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以前民用也。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先志定而後鬼神謀，乃心而及卜筮。聖人可無假于蓍龜也。而聖人不能不假于蓍龜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是故闔戶謂之坤，

坤自夏至一陰漸生漸長，於時爲閉，萬物從之而入，故曰「闔戶謂之坤」。

闢戶謂之乾，

乾自冬至一陽漸生漸長，於時爲啓，萬物從之而出，故曰「闢戶謂之乾」。

一闔一闢謂之變，

坤闔則陽變而陰，乾闢則陰變而陽，故曰「一闔一闢謂之變」。

往來不窮謂之通。

陰往則陽來，陽往則陰來，往往來來無有窮已，故曰「往來無窮謂之通」。

見乃謂之象，

氣聚而可見，陰陽著於象矣，故曰「見乃謂之象」。

形乃謂之器，

質成而可執，陰陽囿於器矣，故曰「形乃謂之器」。

### 制而用之謂之法，

因其有象、有器，制而用之，爲方圓平直，莫不有自然之則焉，故曰「制而用之謂之法」。

### 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乾之闢也，利用以出。坤之闔也，利用以入。陰陽動靜，一準于易。民咸用之，知其然而莫知其所已然也，豈非神乎？故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此聖人作易，乃自然之次第，有不假智力安排而成者。以卦畫言之，圓圖則太極居中，畫一奇居左以象陽，畫一耦居右以象陰，是爲兩儀。陽儀之上加一奇居東南，一耦居西北。陽左左旋，先陽後陰。陰儀之上加一奇居西南，一耦居西北。陰右右旋，亦先陽後陰。於是一奇畫上又一奇畫，兩奇畫筮者因而重之爲□，重以象老陽。一耦畫上又一耦畫，兩耦畫筮者因而交之爲×，交以象老陰。一奇畫之上得一耦畫，筮者竟用象之一耦爲一，拆以象少陰。一耦畫之上得一奇畫，筮者竟用象之一奇爲一，單以象少陽。是爲四象。四象之上，各加一奇一耦，則成八卦矣。橫圖則太極居下，自根而幹，自幹而枝，亦先畫一奇居左，次畫一耦居右，爲兩儀。一陽儀，二陰儀。兩儀之上又各加一奇一耦爲四象。一老陽，二少陰，三少陽，四老陰。四象之上，又各一奇一耦爲八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

八，皆是陽尊居左，陰卑居右，一定不易之序也。若如此位置，則以橫圖、直圖合之爲方圖，月卦方偶皆順矣。以揲著求卦言之，以五十著虛一不用，太極也。四十九著平分爲二，兩儀也。掛扚之餘，得七、八、九、六，四象也。四象出而八卦著矣。有卦體，有卦象，有卦德，有卦爻，有卦位。中正與否，有應無應，而吉凶以定。吉則趨之，凶則避之，而大業以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故曰「法象莫大乎天地」。

變通莫大乎四時，

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來，陽極變陰，陰極變陽，而四時行焉。

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陽燧召火於日，方諸召水於月。日月，水火之精，坎離之象，相反以相成者也。懸象著明其有過于日月者乎！

崇高莫大乎富貴。

卑高陳，貴賤位。「五」爲君，「二」爲臣。崇高之位，聖人之大寶，富貴之無敵者也。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備物也。服牛乘馬，棺槨官室，致用也。耒耜舟楫，弧矢杵臼，立成器也。惟義、農、軒、后能之，故曰「莫大乎聖人」。

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賾可探而知，隱可索則見，深可鈎而上，遠可致而近，以定天下之孰吉孰凶，成天下之亹亹不倦者，蓍龜二物也。龜爲卜，策爲筮，因蓍並及龜耳。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蓍龜是也。聖人取之，以爲法則。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天地陰陽之變化，如寒極不生寒而生煖，老陰變少陽也。熱極不生熱而生涼，老陽變少陰也。故□變爲一，×變爲一，九變爲八，六變爲七，效天地之變化耳。又先天圖陽極則變而生陰，陰極則變而生陽。陽生於子而極于巳，陰生於午而極於亥，皆效天地之變化也。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日月星辰，循度則吉，失度則凶，天之象也。陰陽之爻，當位則吉，不當位則凶，易之象也。是故「聖人象之」。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大衍之數，揲著求卦用河圖，而洛書亦無不合，此聖人作易之原也。詳見圖說。是故「聖人則之」。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

伏犧作易惟用四象者，一老陽，二少陰，三少陽，四老陰。在數爲七、八、九、六，或畫爲一一×□。以大衍之數五十，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之後，存策或得四九三十六，或得四六二十四，或得四七二十八，或得四八三十二。七、八、九、六之數出，而奇耦老少之象見。奇耦老少之象見，而一一×□之畫成，卦之所由立也，變之所由生也，易之所由作也。此四象之所以示也。

繫辭焉，所以告也。

伏犧畫卦而無語言文字，文王始於卦下繫之以辭，周公始於爻下繫之以辭，將以告詔天下後世耳，非謂易可盡于言也。

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吉字從□，凶字從×，陽吉陰凶，其大略也。若夫失位則陽亦凶，得位則陰亦吉，又不可執一焉。三百八十四爻，不止三百八十四事，讀者不可以辭害意，但視其占辭之吉凶、悔吝、悔亡、无咎、元亨、小亨、无攸利、吉无不利、无初有終、初吉終亂所定，吉凶爲如何，可以斷矣。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釋大有「上九」爻義。「上九」位陰爲順，爻陽爲信。「六五」以柔下之，爲能尚其賢，故非特天順之，人亦信之，吉无不利矣。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義理無窮，言語有限。書不能盡言也，言不能盡意也。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乎？曰：聖人各卦立各卦之象，各爻立各爻之象，如牝馬之象，陰不可先之意也；亢龍之象，陽不可過之意也。則亦可以盡意矣。設爲之卦，如小往大來爲泰，大往小來爲否，五陰侵陽爲剝，五陽去陰爲夬，君子、小人之情僞已盡，由是而繫之以辭焉，則亦可以盡言矣。卦既設矣，象既立矣，辭既繫矣，又觀其變，用某象某爻則知所趨避，吉无不利。變者，又易中鼓之舞之之神也。然則如之何？曰：書不盡言求之卦，言不盡意求之象，卦象不盡求之變，變又不盡求之心。以心會心，餘皆筌蹄耳。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乾，陽物。坤，陰物也。百九十二陽爻，皆自乾來。百九十二陰爻，皆自坤來。亦不過乾陽坤陰之所爲而已。緼，奧也。乾坤在易之中，所以爲易者乎？自乾一至坤八成列之後，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不離易，易不離乾坤。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甚言易之所以爲易者，乾坤

陰陽之所爲而已，非有他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

大極，理也，無外，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

陰陽，氣也。氣變則有質矣，故曰「形而下者謂之器」。

化而裁之謂之變。

陰極變陽，陽極變陰，物極必返，既化育而又裁節之也如此。

推而行之謂之通。

乾陽，大也，變則不可爲首。坤陰，小也，變則乃以大終。與時推移，行無固必，故曰「通」。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易之爲道，其妙可以窮理盡性，其微可以開物成務。既不墮于形器，亦不流于虛無，故「可舉而措

之天下之民，則謂之事業」。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

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重出以起下文，注見前。

極天下之蹟者存乎卦。

上言象與爻，此言卦與辭。象雖有以見天下之蹟也，而所以推極天下之蹟者，則存乎六畫之卦。

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爻雖有以見天下之動也，而鼓舞天下之動者，則存乎三百八十四爻之辭。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

前言「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釋其名義也。此言「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前言其體，此言其妙用處在二「存」字。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神而明之，是誠在我也。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易何心哉？易何言哉？不求人信而人自信之，著卦之德行如此。然則著卦亦可言德行乎？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乾，德行恒易；坤，德行恒簡，是其證矣。

## 周易原旨卷八

###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其卦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其象則乾爲天，坤爲地，震爲雷，巽爲風，坎爲水，離爲火，艮爲山，兌爲澤。近取諸身則乾爲首、坤爲腹之類。遠取諸物則乾爲馬、坤爲牛之類。觸類而長之，則乾爲金、爲玉，坤爲布、爲釜之類。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三畫重爲六畫，一貞一悔，得八八六十四卦。卦既重矣，然後體有內外，位有上下，有應無應，得位不得位，皆取諸爻也。故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

卦變不一，有自某卦來者，如賁「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自泰來之類。有應爻易位者，如蹇、解「利西南，往得衆也」之類，皆是一剛一柔，更相推移，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者是也。

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謂動而之某卦，則視其動爻之辭。九、六動，七、八不動。下文承之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上繫又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皆以此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每卦有一爻、六爻。吉凶悔吝，將於何處求之？惟視其動不動耳。六爻不動，視本卦之象。六爻俱動，視之卦之象。三爻動，視兩卦之象。以本卦為主，一爻動視一爻，兩爻動視上爻，四爻動視之卦下爻，五爻動視之卦一不動爻。

剛柔者，立本者也。

變者以不變者爲基。

變通者，趣時者也。

不變者以變者爲用，觀其變則知其時矣。

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一者何也？太極也。太極動而生陽生陰，陽變陰合而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四時收藏于冬，四德收藏于貞。所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四德之貞也。吉凶皆以貞勝者，主靜也。況天地之道有啓閉

焉，有斂散焉，惟貞，然後可以觀示天下也。日月之道有晝夜焉，有朏朏焉，惟貞，然後可以明照天下也。不特此也，凡天下之道，大之爲天地日月，微之爲走飛草木，皆要歸根復命，貞下起元。物物各具一太極，萬物統體一太極，所謂貞夫一者也。「吉凶生乎動」以下，言陽動之事。「吉凶者貞勝」以下，言陰靜之事，學者詳之可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確然，健貌。隤然，順貌。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此」字指陰陽而言。爻之爲言效也，爻有陰陽，效此者也。象之爲言像也，象有奇耦清濁，像此者也。像此氣象，像此形象。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因爻象動而後吉凶見，故云內外。

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爻象動，則功業見乎變矣。吉凶見，則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此章言三才之道，而歸于聖人。聖人爲人道之極，與天地參者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以天地之德爲德，將何如哉？聖人居崇高之位，處富貴之極。大寶曰位，貴也，而所以守位者曰仁。聚人曰財富也，而所以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曰義。在天曰陰陽，在地曰剛柔，在人曰仁義。聖人由仁義行民，何得有爲非者？如此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易祖三皇，書宗五帝，詩子三王，春秋孫五霸。書契之造，文籍之生，自易始，故易爲大經。三墳不傳，八索無考，賴夫子之說，如日在天，數千百載之下，猶可想像數千百載之上耳。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伏義觀天察地，觀鳥獸草木，取身取物，於是始作八卦。觀不以目而以神遇，取不以力而以心稽，其妙不容言也。姑以說卦求之，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爲某物，於鳥獸草木則爲某物，於身於物則爲某物。觸類而長之，猶可見其一二。其微妙可以通神明之德，其切當可以類萬物之情，夫豈可以私意小智求哉！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洪荒之世，茹毛飲血，艱食未播也，則奏鮮食焉。伏義教民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則網禽也，以漁則網魚也。然制器尚象，此下夫子凡舉十三卦焉，非強求合於易也，而自不能無合於易焉。曰蓋取諸某

卦云者，以意求之可也，泥則不通矣。諸家謂離爲目、爲雉、爲麗，互巽爲繩、爲入、又爲魚，互兌爲澤。有繩而兩目相承爲網罟，有雉麗之，以佃也。網罟入于兌澤之下，而魚麗之以漁也，所謂蓋取諸離者以此。

包義氏没，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包義没而神農作，民厭魚鱉，教之播種。論取象則益，巽上震下。巽柔木，震剛木也。中互艮，手也。互坤，土也。巽爲入，震爲動。以手加木，柔木之曲，入于地中，剛木之銳，動于土下，耒耨之象也。闢坤土，藝農稼，其有益於民大矣，所謂蓋取諸益者以此。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一曰食，二曰貨，播奏之餘，教以懋遷。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則無不足矣。論取象，則離日在上，日中也。「三」上應爻交易有巽，爲近利市三倍爲市也。三陰爲民，各以陰陽相比而相從，致天下之民也。離爲羸蚌，下四畫互頤，爲龜，具天下之貨也。「三」上剛柔相易，復退居本位，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所謂取諸噬嗑者以此。

神農氏没，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食貨足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神農没而黃帝、堯、舜相繼而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



使民宜之，誠有見于易也。易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夫黃帝、堯、舜畫衣冠而民不犯，十二章之服別爲五等，尊卑截然。蓋取天尊地卑之理，以辨上下，定民志耳，所謂蓋取諸乾坤者以此。

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此下蓋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渙，上巽木，下坎水。巽入順動於坎水之上，作楫也，以濟不通之象也，所謂蓋取諸渙者以此。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卦自否來，乾上坤下，乾爲馬，坤爲牛，剛來而下柔變隨。一陽從坤二陰之後，服牛也，引重也。一陰加乾二陽之上，乘馬也，致遠也。又下動而上說，羈之以異繩，制之以艮手，震足加於大塗，善隨人意。有艮山爲重，有巽長爲遠，引重致遠，天下利之，所謂蓋取諸隨者以此。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艮爲門闕，反覆兩艮相背爲重門。坎於木也，爲堅多心，艮手擊之而震善鳴，擊柝也。坎爲盜，暴客也。坤衆居內，以待暴客也。是皆豫備之意也，所謂蓋取諸豫者以此。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震木而兌，拆之斷木也。艮土而巽，入之掘地也。上動爲杵，下止爲臼，四陰爲民，杵臼之利，萬民

以濟也，所謂蓋取諸小過者以此。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離爲兵，弓矢爲遠兵。兌爲附決，矢着于弦爲附弦，動矢逝爲決。互坎。坎於木也。爲堅多心，爲弓，爲矯揉。坎木爲弮，爲簳。兌金爲削，爲鏃。坎揉之爲弓可張，矯之爲矢可直。有睽異者，則弧矢以威之，所謂蓋取諸睽者以此。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穴居則無宮室之安，野處則有風雨之苦。後世上棟下宇之象，所謂蓋取諸大壯者以此。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杵臼之利以養生，棺槨之制以送死，皆聖人教人過於厚者是。然養生不足以當大事，只取小過之義。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則取大過之義。若論象，則兌於地也爲剛鹵。巽爲工、爲木、爲入，工人造木入剛鹵之下，棺槨之象，所謂蓋取諸大過者以此。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夬，決也。質之書契，則事無不決矣。若論取象，則夬者姤之反，姤下有巽，巽爲繩，結繩而治也；反而易之，有兌，兌爲言，書也。乾兌異體，然乾爲陽金，兌爲陰金，契合無間，契也。所謂蓋取諸夬者以

此。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十三卦皆聖人制器尚象之事。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八卦之象，說卦備矣。六十四卦之象，彖傳及大象備之矣。三百八十四爻之象，小象備矣。

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彖者，言一卦之材，所以斷一卦之吉凶悔吝。爻者，言一爻之動，所以斷一爻之吉凶悔吝。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除乾、坤純陰純陽外，震、坎、艮三男，陽卦也，其畫一陽二陰。巽、離、兌三女，陰卦也，其畫一陰二

陽。陽卦而反多陰，陰卦而反多陽者，其故何也？衆以寡爲主，多以少爲宗。震、坎、艮皆爲奇者一，爲

耦者二。巽、離、兌皆爲耦者一，爲奇者二。所謂陽卦奇陰卦耦者此也。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若論陽卦陰卦之德行，陽畫自乾來，爲君。陰畫自坤，爲衆、爲民。陽卦一君而統二民，民無二王，

君子之道也。陰卦二君而爭一民，十羊而九牧，小人之道也。陽淑陰慝如此。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寒暑相推而歲生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上繫舉易中七爻，又大有一爻，下繫舉易中十一爻，皆教人玩辭之法也。此咸「九四」爻辭，咸雖是感動之義，然六爻皆靜吉而動凶。取象人身，「四」當心位，心尤宜以主靜爲本，若思慮太過，憧憧然於往來之間，則思慮所及者，其類從之，思慮所不及者，將不從矣。故莫若先靜其心。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耳。何以思慮爲哉？天下同歸而已，而途殊何多；天下一致而已，而百慮何勞。何以思慮爲哉？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信，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不信，皆是感應自然之理，正不必憧憧然於其間。夫動而無靜，物也；動而無動，神也。得其精義而入於神，則可由體以致諸用。用既利矣，復歸于體，必安其身以崇其德焉。主靜如此，寂則能感，定則能應，心法之妙也。過此以往，他無法矣。謂別有法焉，吾未之或知也。知此者，知大而化之，聖矣。知聖而不可知之，神矣。知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之事矣。故曰「德之盛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此釋困「六三」爻義也。「困于石，據于蒺藜」，乘剛也。「非所困而困，非所據而據」，不當位也。

「入于其官，不見其妻」，無應也。「既辱且危」，是以凶也。困之「六三」，不中不正之小人也。事非其材，爲非其分，處非其位，名辱身危，妻子且莫之保矣，不亡何待？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此釋解「上六」爻義。「六三」不中正之小人，以驚悍而界乎内外之交爲悖。「上六」得正居上，「公用射隼于高墉」爲解悖，小象已言之矣。至此則就辭推義，不復求之爻象，此玩辭之法也。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屢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此釋噬嗑「初九」「上九」爻義也。噬嗑，離上震下，既明且威，利於用獄。「初九」懲惡之早，可化小人于自新，故无咎。「上九」懲惡已後，則無及矣，故凶。「初」「上」用刑者，非犯刑者，學者詳之。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此釋否「九五」爻義。「九五」剛健中正，休否之大人也。凜凜乎其亡之無日，則牢不可拔矣。懼其危者，危可安。憂其亡者，亡可存。恐其亂者，亂可治。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此釋鼎「九四」爻義也。「九四」不中正，應又柔，德不當位，知不稱謀，力不堪任。足且折矣，餗且覆矣。任調鼎者，可不慎諸！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德（二）之報。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以上數段，夫子反復紬繹諸卦之微，玩其辭，則其義彰矣。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

〔一〕「德」當作「得」。

## 典要，惟變所適。

易之爲易也，不過以剛柔相易爲義。道在邇而求諸遠，不可也。易者，變也。變者，遷也。遷者，不居其所，或上或下，无常處也。周流于六虛之間，剛易爲柔，柔易爲剛，不可以爲典常而不知改，不可以爲要約而不知解，惟變所適耳。易用卦變不一，如變自某卦來者，乾坤大父母也。乾初交坤爲復，坤初交乾爲姤。乾再交坤爲臨，坤再交乾爲遯。乾三交坤爲泰，坤三交乾爲否。乾四交坤爲大壯，坤四交乾爲觀。乾五交坤爲夬，坤五交乾爲剝。所謂天地相遇，品物咸章者是也。自乾坤變之爲六十四卦，百九十二陽爻，皆自乾來，百九十二陰爻，皆自坤來。所謂「六爻發揮，旁通情也」者是也。一陽五陰之卦凡六：剝、比、豫、謙、師、復。非自剝變則自復變。如謙，天道下濟，地道上行，自剝變。「六三」上行居「上」，「上九」下濟居「三」之類是也。一陰五陽之卦凡六：夬、大有、小畜、履、同人、姤。非自夬變則自姤變。如同人，柔得位得中，自姤變。「初六」不得位，不得中，進而居「二」，得位得中之類是也。二陽四陰之卦十五：臨、明夷、震、屯、頤、升、解、坎、蒙、小過、蹇、艮、萃、晉、觀。非自臨變則自觀變。如屯，象「剛柔始交而難生」，觀變「初」、「上」始交而成坎也。爻以貴下賤，亦自觀變，上爻下而居「初」也。晉，柔進而上行，自觀變，「四」進而上行至「五」也。升，柔以時升，亦自觀變，「二」、「三」升而至「五」、「上」也。二陰四陽之卦十有五：遯、訟、巽、鼎、大過、无妄、家人、離、革、中孚、睽、兌、大畜、需、大壯。非自遯變，則自大壯變。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自遯變，「二」進上行至「五」。睽，柔進而上行，自遯變，



「二」進至「五」，「初」進至「三」。訟，剛來而得中，自遯變，「三」來居「二」。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自遯變，「三」來居「初」。大畜，剛上而尚賢，自大壯變，「四」上居「上」也。三陽三陰之卦共二十：泰、歸妹、節、損、豐、既濟、賁、隨、噬嗑、益、蠱、井、恒、困、未濟、渙、咸、旅、漸、否。非自泰變，則自否變。否，大往小來，自泰變。泰，小往大來，自否變。損，損下益上，自泰變。益，損上益下，自否變。賁，柔來而文剛，自泰變。隨，剛來而下柔，自否變。恒、蠱，剛上而柔下，自泰變。咸，柔上而剛下，自否變。漸，進得位。旅，柔得中乎外。噬嗑，柔得中而上行。渙，剛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又自否變。所謂變自某卦來者此也。有應爻剛柔易位者，「初」與「四」應，「二」與「五」應，「三」與「上」應。剛應剛，柔應柔，不變。剛應柔，柔應剛，則甲入乙舍，乙入甲舍，剛柔易位矣。如履，「三」「上」易，成夬，稱「夬履」。臨，「初」「四」易，「二」「五」易，有咸，稱「咸臨」。蒙，「二」「五」易，有坤有巽，曰「順以巽」也。明夷，「初」「四」易，成小過，有飛鳥之象焉，曰「明夷于飛，垂其翼」。蹇，「二」「五」易，坤成而艮毀，曰「利西南，不利東北」。解，「初」「四」易，外卦得坤，坤為衆，位在西南，往則得衆，利西南矣。又有無應而陰陽以相比、相求，則亦剛柔相易。所有謂應爻剛柔易位者此也。他如卦變，有用伏卦者，乾自坤變，初變震，其究為健震、為決躁。巽，其究為躁卦。坤見則乾伏，乾見則坤伏。震見則巽伏，巽見則震伏。乾為馬，坤有伏乾亦稱馬。坤為輿，乾有伏坤亦稱輿。同人伏師，師稱伏戎是也。有二老變二少者，一卦可變六十四卦。如春秋傳蔡墨曰：「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

曰見羣龍无首，吉。『需稱』利用恒』之類，是皆剛柔相易也。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

易多爲履盛滿者之戒，其或出而在外，或入而在內，常以易揆度之，凜凜乎進退得喪之可畏，每能使人知所恐懼焉。又當明于憂患之所由來，恐懼修省，不致犯難，爲得之矣。

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易非師保也，其告我也如師保之嚴，而不可違也。易非父母也，其誨我也如父母之慈，而不可悖也。易其神矣乎！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初率其每卦所占之辭，又揆其每爻所值之方，孰吉孰凶，奚去奚從，既有典常矣。然神而明則又存乎其人也。苟非其人，泥者執之，略者忽之，愚者失之，智者軼之，道依人而行者也，非人則道不虛行矣。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易之爲書也，從『初』至『上』，原始要終，則可定一卦之體矣。六爻陰陽相雜，又觀其所值之變，所居之位如何。易中『時』字多指變，『物』字多指位，此言卦至有定體，而爻則無定用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此言『初』、『上』二爻也。初爻在下，如木之本，上爻在上，如木之末。『初』，其質未明，故難知。

「上」，其實已著，故易知。難知，則所繫之辭必擬議而後得。易知，但隨其卦之辭而成其卦之終也。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此謂中四爻也。物者，陰陽之位。德者，陰陽之爻。分陰分陽，迭用剛柔，故易六位而成章，雜物也。剛處剛，柔處柔，當位爲正；剛處柔，柔處剛，不當位爲不正，撰德也。中與不中，正與不正，辨是與非也。論「初」「上」二爻，而不論其中四爻，則不備矣。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

噫，可嘆也已。人能要其所以「存亡吉凶」之故，則其爲「存亡吉凶」居然可知矣。

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彖辭斷一卦之義。爻辭斷逐爻之義。知者先觀其彖辭，則心思知慮已過其半，然後觀其爻辭，則其義無不盡矣。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此又論卦中四爻也。「二」「四」皆耦，爲同功，遠近爲異位。「二」「四」之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曷爲而多懼也？「五」爲君，「四」位逼君故也。「二」曷爲而多譽也？大凡柔之爲道，不利去君之遠者，「二」去君遠，而其歸无咎者，以其柔中故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三」、「五」皆奇，為同功，貴賤為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者，「五」居上卦之中，為君為貴而位不亢；「三」居下卦之上，為臣為賤而勢漸逼，貴賤之等不同故也。「三」、「五」陽位，柔爻處之則危，剛爻處之則勝。以上以六爻與六位合言之，其吉凶自見。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易之為書也，三才之道具焉，豈非廣大悉備乎？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初」、「二」為地，「初」配剛，「二」配柔。「三」、「四」為人，「三」配仁，四配義。「五」、「上」為天，「五」配陽，「上」配陰。

道有變動，故曰爻。

曰爻者，言乎變動者也。不變視象，變視其爻。

爻有等，故曰物。

易稱「物」字，除萬物外，其餘品物、時物皆是指六位而言。爻有所居之位，位有初、二、三、四、五、上之品，此爻有等，故曰「物」也。

物相雜，故曰文。

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初」奇、「二」耦、「三」奇、「四」耦、「五」奇、「上」耦，陰陽錯雜，六位成文。此物相雜，故曰「文」也。

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九居「初」，六居「二」，九居「三」，六居「四」，九居「五」，六居「上」，其文相雜爲當位，故吉。或一爻不當位，則失其所謂文矣，故凶。此「文不當，故吉凶生」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

伏羲畫卦，文籍未成，歷數千載而聖聖相承，皆以心會，不以言傳。文王因遭羑里之難，遂演易焉，文王爲憂患而作也。盈虛消息，進退存亡，始爲天下後世言之，其辭危矣。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危者使平也。「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易者使傾也。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廣大悉備，无所不有也。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

終始使人知懼，要其歸，欲人免於咎而已。當泰之世，曰「无平不陂」；當豐之世，曰「日中則昃」；當臨之世，曰「八月有凶」；當既濟之世，曰「初吉終亂」。始終以懼之耳。

此之謂易之道也。

易之道如上文所云，其不可違也如此。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夫子論乾坤詳矣。有就書言者，畫象之奇耦是也。有就造化言者，陰陽之闡闢是也。有就人事言者，德行之健順是也。至健則所行無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然乾德行恒易以知險焉，自上臨下，其勢險，亢則悔矣。坤德行恒簡以知阻焉，自下援上，其勢甚阻，戰則血矣。乾而知險則陽不至於亢，易者恒易。坤而知阻則陰不至于戰，簡者恒簡。善於體乾體坤者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二」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人能說諸心而玩其義理，能研諸慮而探其幽深，則易可定天下之疑，而吉凶判然矣。可成天下之亹，而亹亹不倦矣。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之來。

因其變也，而我之云爲可效。因其吉也，而兆之禎祥可驗。因其象也，而器之形似可推。因其占也，而事之方來可測。

「二」「侯之」二字當爲衍文。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設位矣，而所以位天地者，則又在聖人焉。天地有能有不能，聖人參贊化育，則有以成天地之能。謀之卿士庶人焉，又謀之卜筮焉，作易以成天地之文，以體天地之撰，以效天地之變化，天地始能以吉凶告人矣，始能以趨避示人矣。「與」猶「許」也，百姓咸曰：「惟龜策能之，惟聖人能之。」

八卦以象告，

如說卦所云是也。

爻象以情言，

象辭六十四，爻辭三百八十四，皆聖人之情見乎辭也。

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剛爻居剛位，柔爻居柔位，則吉。剛居柔，柔居剛，剛柔雜居，則凶。觀象、觀彖、觀爻，又觀六位。

變動以利言，

變視其爻，如「利有攸往」、「不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之類，皆以利言也。變而通之以盡利，可證。

吉凶以情遷，

易之爲道也屢遷。當位、有應，宜吉也，而或凶。不當位、無應，宜凶也，而或吉。又視其情如何而

爲之遷就耳。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

所謂愛惡不相協，而吉凶生焉。

遠近相取而悔吝生，

此論有應無應也。近不必比，遠不必乖，正應也，何悔吝之有？舍遠取近，如「繫小子，失丈夫」，則失之矣。爲遠近相取之不同，而悔吝生焉。

情僞相感而利害生。

此亦論應也。「初」「四」應，「二」「五」應，「三」「上」應，情也。相比而相從，僞也。如小畜「九三」、「六四」相從，爲「夫妻反目」。漸「九三」、「六四」相從，爲「夫征不復，婦孕不育」。有以情相感者，又有以僞相感者，而利害生焉。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此論承乘也。如屯，「六二」乘「初九」之剛，近而非應，爲不相得，故凶焉，害焉，悔且吝焉。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

「一」「之」字重，當刪一。



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六辭，命筮者之辭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蓍龜能前知也，未占之先，聽其辭也知其心，況既占乎！孟軻氏曰「我知言」。孟軻氏一蓍龜也。孟軻氏不言易，而實深知易。

##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易胡爲而作者？幽隱之間有神明焉，能前知人之吉凶，而不能以言語告人也。聖人隱然助神明之所不能，而爲之揲蓍焉，蓍由此而生也，易由此而作也，神明由此而贊也。生蓍者，非聖人幽贊於神明，而蓍草方生也，言夫卦爻象以吉凶禍福由蓍而生也。

### 參天兩地而倚數，

可相離爲三，不可相離爲參。可離爲二，不可相離爲兩。故一即三，三即九，九即一。河圖五居其中，中五。其一、二、三、四、五，一、三、五者，天一、天三、天五，參天也；二、四者，地二、地四，兩地也。參天兩地，錯而綜之，倚之以起七、八、九、六之數。天一、天三、天五，積之得九。九者，三其三也。三奇爲老陽。地二、地四，積之得六。六者，三其二也。三耦爲老陰。天三、地四，積之得七。一其三、二其二也。爲奇者一，爲耦者二，多以寡爲主，用一奇爲少陽。天一、地二、天五，積之得八。八者，一其二、

二其三也。爲耦者一，爲奇者二，多以寡爲主，用一耦爲少陰。此參天兩地而倚數也。又陽饒陰乏，陽數用三，陰數用二，參天兩地也。又河圖，一合中五爲六，二合中五爲七，三合中五爲八，四合中五爲九。一、二、三、四、五之合，而得七、八、九、六焉，亦參天兩地也。

### 觀變于陰陽而立卦，

四營爲一變，三變爲一爻，十有八變爲一卦。揲法見前注。

### 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卦者，舉全卦言也。爻者，指一爻言也。卦成之後，觀其某爻變，則用某爻。太剛變少柔，太柔變少剛，剛柔發揮而爻生矣。

###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易卦爲書，象數也，而義理寓焉，取之卦體、卦象、卦變、卦德。每爻之義，論貴賤，論承乘，論初終，論中不中、正不正、有應無應，而義理無窮矣。乾道貴剛，坤道貴柔。乾之德行恒易，坤之德行恒簡，行而宜之之謂義。陽宜首出也，陰宜後順也。若以爻求之，當潛而潛，當見而見。道也，德也，亦義也。所謂反復道也，德施普也，義弗乘也之類，凡彖辭、爻辭所云皆是也。

###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性即理，天理流行，賦予萬物，是之謂命。人所稟受，莫匪至善，是之謂性。易窮天理，使人盡性，

以至於命耳。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夫豈徒哉？將以教人順性命之理耳。

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性言，太極一而已矣。一分爲二，在天則有陰陽焉，在地則有剛柔焉，在人則有仁義焉。二者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要其歸，則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兼三才而兩之也。「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以類相從，則「初」爲剛，「二」爲柔。「三」爲仁，「四」爲義。「五」爲陰，「上」爲陽（三）。

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此言六位也。「初」「三」「五」，三位爲陽，爲剛。「二」「四」「上」，三位爲陰，爲柔。陰陽平分，

剛柔迭用，錯綜而成文章。所謂物相雜，故曰文者是也。其妙則乾、坤相御而成坎、離，爲既濟卦。故說

- 〔一〕「陰」，當作「陽」。
- 〔二〕「陽」，當作「陰」。

卦曰既濟定也。既濟之卦，合六爻之定位。六爻之定位，合既濟之卦。以互體取之，有重坎、重離焉。故乾之彖傳曰「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爻有等，故曰物。六爻相雜，惟其時物，物皆指六爻言也。況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乾「初」交坤爲復，坤「初」交乾爲姤。自是再交、三交、四交、五交，皆是陰陽雜而成章。品物，指爻位，極分曉。釋爲草木昆蟲之物，誤矣。坎爲雲、爲雨。離也者，明也。坎往坎來，而卦之品物流行矣。離升離降，而卦之六位時成矣。詳見「六位」說。

###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音亦。八卦相錯，

此先天小圓圖八卦方位也，本之河圖，用四象，太極居中，八卦成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陽左旋。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陰右旋。其位則乾南坤北相對，天地定位也。艮西北，兌東南相對，山澤通氣也。震東北，巽西南相對，雷風相薄也。離東坎西相對，水火不相射也。八卦一牝一牡相御，陰陽反對，大父對大母，長男對長女，中男對中女，少男對少女，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也如此，非相錯而何？所謂「本之河圖，用四象」者，河圖四合中五爲九，與九皆居南，爲老陽。乾、兌生于老陽，亦居南。河圖一合五爲六，與六皆居北，爲老陰。坤、艮生于老陰，亦居北。河圖三合中五爲八，與八皆居東，爲少陰。離、震生于少陰，亦居東。二合中五爲七，與七皆居西，爲少陽。巽、坎生于少陽，亦居西。此先天本河圖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圓圖上有卦氣，陰極陽生起震，一陽至兌，離二陽，乾三陽。陽極陰生起巽，一陰至坎，艮二陰，坤三陰。此卦氣之序也。何以謂之逆順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順天左旋而數之爲順。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逆天右旋而知之爲逆。又何以謂之往來也？往者，已往之卦氣也。來者，未來之卦氣也。自乾數至震，已往之卦氣。自巽數至坤，未來之卦氣。逆順，指天左旋右旋而言。往來，指卦之已生未生而言。故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 是故易逆數也。

雖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然爲易者，皆是逆數其事於來之前而知之。占事知來，易道則然也。詩、書、春秋，皆順觀既往，以爲鑒戒，易却逆知未來，以爲防閑。

###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

此言八卦相錯也。震巽對。

### 雨以潤之，日以烜之，

坎離對。

### 艮以止之，兌以說之，

山澤對。

### 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天地對。已上言伏羲八卦。下文言文王八卦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此後天圖八卦方位也。本之洛書，用五行。曰坎也者，水也，則離爲火，乾、兌爲金，震、巽爲木，坤、艮爲土，互見矣。曰兌，正秋也，則艮爲立春，震爲春分，巽爲立夏，離爲夏至，坤爲立秋，兌爲秋分，乾爲立冬，坎爲冬至，可互見矣。曰震，東方也，以下坤雖不言西南，兌雖不言西方，可互見矣。所謂本之洛書，用五行者，洛書一、六之水居北，故坎水亦居北；二、七之火居南，故離火亦居南；三、八之木居東，故震、巽之木亦居東；四、九之金居西，故乾、兌之金亦居西；五、十之土居中，故坤、艮之土亦貫乎其中，此後天本洛書也。帝出乎震，於時爲春，於方爲東，於行爲木，於色爲青，於味爲酸，於聲爲角，於臟爲肝，於常爲仁，於德爲元，於日爲甲乙，於辰爲寅卯，於數爲三、八。他卦倣此。四陰卦忽遇乾，故陰陽相薄而戰。勞，功勞也。歲功成於冬，論功言勞之時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形而下者謂之物，形而上者謂之神。神也者，物而不物於物，易之所以爲易，聖人之所以爲聖人，造化之所以爲造化，著龜之所以爲著龜，皆此而已，故曰「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此用後天卦序，舍乾坤大父母而言六子。動萬物、撓萬物者，風雷也。所以動萬物撓萬物者，神之所爲也。

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此用先天卦序，亦舍乾坤大父母而言六子。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成萬物者，六子也；所以成萬物者，神也。後天卦序，由春而夏，由夏而秋，由秋而冬，由冬而復春，流行之陰陽也。先天卦序，大父大母對，長男長女對，中男中女對，少男少女對，對待之陰陽也。對待爲體，流行爲用，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八德也。乾三畫皆奇，爲陽，爲剛，故其德健。坤三畫皆耦，爲陰，爲柔，故其德順。震，一陽在下，二陰乘之，非安于陰之下也。夫子曰：「震，起也。」起則動矣。巽，一陰在下，二陽乘之，非能起而與

陽抗也。夫子曰：「巽，伏也。」伏則入矣。坎，一陽失位，揜于二陰而不能出，是以陷也。離，一陰得位，附于二陽而不能去，是以麗也。艮，一陽在上，二陰承之，其位正，所以止也。兌，一陰在上，二陽承之，其情得，所以說也。若以八卦求之，天行爲健，地承天爲順，雷能動，風能入，水趨下，遇坎則止，陷也。火不能自見，麗物始見，麗也。山止其所，澤說萬物。八象有此八德焉，亦無往不通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鷄，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此八物也，所謂「遠取諸物」者是也。馬善行而健，故乾爲馬。牛能載而順，故坤爲牛。震動于下而能出，龍之象也。艮剛在外而能禦，狗之象也。豕剛鬣居中。羊柔毛在外。鷄能伏，雉有文。此八物之象乎！蒼龍、白虎取之二十八宿。巨蟹、雙魚取之十有二辰。子鼠、丑牛取之十有二肖。若易之八物，乃于卦畫奇耦中取象耳，全不同也。詳見「八物說」。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此八體也，所謂「近取諸身」者此也。圓而處尊爲首。虛而有容爲腹。陽動陰靜。動以上，首也。動于下，足也。本靜而隨身以動，爲股。上靜而下動，爲口。陽明陰闇，內明爲耳，外明爲目。此八體之象乎！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



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六子自大父母變。震本坤體，一索於乾，得乾初爻成震，是爲長男。巽本乾體，一索於坤，得坤初爻成巽，是爲長女。坎本坤體，再索於乾，得乾中爻成坎，是爲中男。離本乾體，再索於坤，得坤中爻成離，是爲中女。艮本坤體，三索於乾，得乾上爻成艮，是爲少男。兌本乾體，三索於坤，得坤上爻成兌，是爲少女。

### ☰乾爲天，

乾三畫皆奇，積陽，故爲天。自夫子之前已有是言矣，非創見於夫子也。如春秋莊二十二年，周史以周易見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乾，天也。坤，地也，巽，風也。天爲風（一）於地上，山也。」僖（二）十五年，秦伯伐晉，筮之遇蠱。曰：「貞，風也。悔，山也。」八象由來遠矣，不特八象也，周史稱「庭實旅百」一章，正取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象，則以下所取，豈夫子創爲之哉！故曰「述而不作」。

### 爲圜，

天體圜，地體方。乾言圜，則坤雖不言方，可互見矣。學者觸類而長之可也。

〔一〕「天爲風」，左傳作「風爲天」。

〔二〕「僖」，原脫，據左傳補。

爲君，

「乾以君之」是也。乾爲君，坤爲臣。

爲父，

乾，天也，故稱乎父。

爲玉，

剛健純粹，比德於玉。

爲金，

後天八卦方位配洛書，用五行。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居西，故乾、兌之金亦居西。乾，陽金也。

兌，陰金也。

爲寒，

西北之卦也。

爲冰，

坤爲堅冰，而乾亦爲冰，坤極成乾也。又後天卦氣主十月立冬。

爲大赤，

陽盛故也。

爲良馬，

乾爲馬，以其行健也，又爲良馬。

爲老馬，

三陽已極也。

爲瘠馬，

剛者必多骨，多骨者必瘦瘠。

爲駁馬，

三陽而二不當位，物相雜也。

爲木果。

圓而在上之象，又陽爲實也。

☷ 坤爲地，爲母，

坤，地也，故稱乎母。

爲布，

有幅也。

爲釜，

虛而能受也。與爲腹義同。

爲吝嗇，

陰之性也，「坤以藏之」是也。陽主施，陰主受。

爲均，

遠近內外，無所不載。

爲子母牛，

坤爲牛，又爲母，子母牛也。

爲大興，

坤厚載物也。

爲文，

「初」「上」不當位，物相雜，故曰「文」。

爲衆，

乾三畫，巽、兌皆四畫，震、坎、艮皆五畫，獨坤六畫，比諸卦多，故「爲衆」。

爲柄，

有形可執。

其於地也爲黑。

純陰故也。

䷲震爲雷，

陰陽相激爲雷。陽欲出而二陰閉之，其出也聲必烈。又震，動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

爲龍，

一陽動乎重陰之下，其位東，有蒼龍之象。其時爲春，龍乃奮蟄故也。

爲玄黃，

天玄地黃，乾「初」交坤爲震，天地之雜也。

爲虜，

萬物出乎震，故爲虜。虜者，散也，陽方出而用事也。

爲大塗，

坤，地也。得陽，一陽爲震而下實，震足履之，非大塗乎！

爲長子，

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

爲決躁，

震爲決躁，兌爲附決。二卦皆陰爻在前，有決而不塞之象。震，陽卦，故躁。兌，陰卦，故附。爲蒼筤竹，爲萑葦。

竹中虛，未出地便有剛節，震象。蒼筤，東方，青象。萑葦，蘆荻，似竹。

其於馬也爲善鳴，

乾爲馬，震得乾之初爻亦爲馬。善鳴者，陽欲出，陰辭之故也。

爲鼻足，爲作足，

震爲足，陽在下，又爲鼻足，鼻左足白也。左足屬陽，動於下。又爲作足，雙舉足也。

爲的顙。

乾爲首，坤體得乾一爻而已，故其顙白。

其於稼也爲反生。

陽既往而復反，既消而復息，故也。

其究爲健，

自坤變，初變爲震，再變爲兌，其究爲乾。乾爻稱龍，正本諸此。

爲蕃鮮。

萬物出乎震。

巽爲木，

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居東，爲木。

爲風，

一巽入之象。

爲長女，

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

爲繩直，

巽，陰卦，以柔爲主。巽爲長，柔而長者，繩也。上達，繩直也。

爲工，

乾金、坤玉交而成巽。範金合土者，工人也，故巽爲工。

爲白，

八卦之五色，皆不以五方所屬取之，惟以卦畫陰陽取象耳。乾爲大赤，坤爲黑，震爲玄黃，坎爲赤，巽爲白。巽爲白者，陽白陰黑。二陽在上，不爲陰所揜，故白。

爲長，爲高，

陽在上也。又木之性也。

爲進退，爲不果，

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故也。

爲臭。

臭字訓氣。震雷主聲，故爲鳴。巽風主氣，故主「臭」。

其於人也爲寡髮，

賁卦耦畫附頤下爲鬚。巽一耦附二奇之下，有鬚象。多於鬚則寡於髮矣。

爲廣顙，

乾爲首，乾二爻在上，爲廣顙矣。

爲多白眼，

再變爲離，離爲目，巽爲白，多白眼也。

爲近利市三倍。

初變乾爲金、爲玉，再變離爲蚌、爲龜，皆貨也。三變震，有離有震爲火雷。噬嗑以其初二爻交易成離，故「日中爲市，交易而退」，豈不爲近利市三倍乎！以下爲躁卦知之也。

〔二〕「主」，疑當爲「爲」字。



其究爲躁卦。

震爲決躁，而巽其究爲躁卦。巽初變乾，再變離，三變震，變之盡矣。此伏卦之例也。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坎爲水，

後天卦位，坎配北方，一、六之水。其象內明外暗，故曰坎也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

爲溝瀆，

壅者爲澤，決者爲川，溝瀆之象也。

爲隱伏，

陽明陰暗，一陽藏二陰之中，非隱伏乎！

爲矯輶，爲弓輪。

一陽鬱於二陰故也。

其於人也爲加憂，

陽陷陰中，且不當位，故憂也。

爲心病，

一陽居中爲心，而二陰侵之，故爲心病。

爲耳痛，

坎爲耳，中爻不當位爲疾，故痛。

爲血卦，

水爲地血脉，在人爲人血脉。又一陽見傷於二陰，故有此。

爲赤。

乾爲大赤，坎得乾之中爻爲赤。旁通之義也。

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

乾爲馬，坎得乾之中爻亦爲馬。美脊、亟心，陽在中也。下首、薄蹄，陰在上下也。

爲曳。

一剛在中，而爲前後二柔所牽也。

其於輿也爲多眚，

坎爲輪，爲曳，而一陽陷二陰之中，故其於輿也又爲多眚。

爲通。

上下二陰決而不塞。

爲月，

水之精也。

爲盜。

一陽不正，伏於陰中。

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剛在中也。

☲ 離爲火，

後天卦位，離配南方。二、七之火，其象外明內暗，故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

爲日，

火之精也。

爲電，

電，陰麗於陽而有光者也。

爲中女，

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

爲甲冑，

剛包柔也。

爲戈兵，

火上銳象。

其於人也爲大腹，

坤爲腹，離得坤之中爻，亦爲腹。

爲乾卦，

日以曝之，火以燥之。

爲蟹，爲蟹，爲羸，爲蚌，爲龜，

柔內而剛外，有離之象。

其於木也爲科上槁〔一〕。

心不實也。

☶艮爲山，

止其所也。

爲徑路，

〔一〕「槁」，通行本作「稿」。

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艮，山象，震之反對也。震爲大塗，艮則爲徑路矣。

爲小石，

乾剛而粹爲玉，艮剛而駁爲石。

爲門闕，

一奇橫其上，二耦列其下，而中通焉，非門闕之象乎？

爲果蓏，

陽實在上爲果，陰柔在下爲蓏。

爲闔寺，

闔人也，陽止之象。

爲指，

艮爲手也，動於上之象。

爲狗，

艮爲狗也，內柔爲乞憐，外剛爲守禦。

爲鼠，

伏而動也。

爲黔啄之屬，

乾剛在前，坤黑在下，黔啄之象也。

其爲木也爲堅多節。

上剛之象。

☱兌爲澤，

坎下決爲川，兌下壅爲澤。又以其能說萬物也。

爲少女，

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爲巫，

兌，說也。女之言能說神者曰巫。

爲口舌，

上靜下動爲口，外靜內動爲舌。

爲毀折〔一〕，

〔一〕「拆」當作「折」。

兌，正秋也，肅殺之氣。兌上闕者，有拆之象。

爲附決，

陰附於陽而不能掩陽，陽決而出矣。夬卦稱決，其義可見。又震，陽卦，其決也躁。兌，陰卦，其決也附。

其於地也爲剛鹵，

下陽爲剛，近澤爲鹵，可作鹹矣。水之能作鹹者莫如澤，故不屬之坎，而屬之兌。

爲妾，

少女爲娣，有妾之象。柔而能說，亦妾之德。

爲羊。

羊曰柔毛，一柔附於二剛，柔毛之象，氈毳之所自生也。

## 序卦

伏羲卦序，三畫既成，其序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也。重之爲六畫，其序則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卦皆乾一也；履、兌、睽、歸妹、中孚、節、損、臨，內卦皆兌二也；同人、革、離、豐、家人、既濟、賁、明夷，內卦皆離三也；无妄、隨、噬嗑、震、益、屯、頤、復，內卦皆震

四也；姤、大過、鼎、恒、巽、井、蠱、升，內卦皆巽五也；訟、困、未濟、解、渙、坎、蒙、師，內卦皆坎六也；遯、咸、旅、小過、漸、蹇、艮、謙，內卦皆艮七也；否、萃、晉、豫、觀、比、剝、坤，內卦皆坤八也。外卦皆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遞遞加之，此伏羲卦序也。歸藏首坤，連山首艮，此夏、商卦序也。若周易則文王卦序，上經：乾、坤對，屯、蒙對，需、訟對，師比對（一），同人、大有對，謙、豫對，隨、蠱對，臨、觀（二），噬嗑、賁對，剝、復對，无妄、大畜對，頤、大過對，坎、離對。下經：咸、恒對，遯、大壯對，晉、明夷對，家人、睽對，蹇、解對，損、益對，夬、姤對，萃、升對，困、井對，革、鼎對，震、艮對，漸、歸妹對，豐、旅對，巽、兌對，渙、節對，中孚、小過對，既濟、未濟對。除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倒正不變外，餘皆是一卦翻為兩卦。然兩卦之後，其接續之序，文王豈無深意於其間？故夫子發之，文王所寓消長進退之意較然矣。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乾為天，坤為地。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

〔一〕此下脫「小畜、履對，泰、否對」二句。

〔二〕「觀」下脫「對」字。



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者。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動時過矣。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右上篇三十四卦（一），係十八卦反對。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咸，兌上艮下，男下女，夫婦之象。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一〕按，此句當作「右上篇三十卦」。

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大壯，四剛正盛之卦。晉，柔進而上行之卦。四剛大盛，故以柔進之卦次之。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如水然，增益不已，必潰決矣。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處下而能上出。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舊井則泥，修井則冽，不可不革去其污。革物者莫若鼎，變生爲熟，易堅爲柔。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

而信之，節而又信，尤善。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信之深則行之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右下篇三十卦〔一〕，係十八卦反對。

## 雜卦

序卦者，爲之次而使相續也。雜卦者，爲之別而使相錯也。或奇耦反對，或倒正取象，皆是兩卦自相背面，其體相反，其義亦相反，其吉凶亦相反，故曰雜卦云。

### 乾剛坤柔。

乾，六畫皆奇，爲陽，爲剛。坤，六畫皆耦，爲陰，爲柔。二卦純剛純柔，餘皆剛柔雜矣。雜者，乾坤交也。〔乾坤，易之門也〕。

### 比樂師憂。

比，以九居「五」而衆陰從之，故樂。師，以九居「二」，不當位而衆陰從之，故憂。

###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一〕按，當作「右下篇三十四卦」。

臨，二陽在下，先求羣陰。觀，二陽在上，應羣陰之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初九」、「九五」二陽見於羣陰之中而當位，為不失其居。蒙，「九二」、「上九」不當位，爻陽位陰，為雜。亦二陽着於羣陰之中，皆易見也，特有當位。

震，起也。艮，止也。

震，陽起於下。艮，陽止於上。震，雷為動。艮，止為靜。義相反也。

損、益，盛衰之始也。

序卦曰「損而不已必益」，非盛之始乎？曰「益而不已必決」，非衰之時乎？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大畜，「二」、「五」不正而言，謂之時，可也。无妄，「二」、「五」皆正而凶，謂之災，可也。世固有望外

之福，不召之禍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

澤聚於地而其勢趨下，木升於地而勢趨上。

謙輕而豫怠也。

謙，輕己而重人；豫，怠荒而失德。謙，「九三」正。豫，「九四」不正故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頤中有物，食也。白賁，无咎无色也。甘食悦色，雖非相反而亦相因。

兌見而巽伏也。

兌，一陰見於二陽之上。巽，一陰伏於二陽之下。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則无事，蠱則有事也。

剝，爛也。復，反也。

乾五變成剝，不已必為坤，陽糜爛且盡矣。變之盡為坤，至復則一陽又返，故曰「剝，爛也；復，反也」，皆主陽剛而吉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

明出地上為晝，其晝日三接之時乎？明入地中為夜，其南狩得其大首之時乎？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坎在上，三爻皆當位，故坎為通。困，坎在下，三爻皆不當位，爻位陰陽相遇而已。

咸，速也，恒，久也。

男下於女，其感雖速，男尊於女，其道自久。

渙，離也。節，止也。

風散水故離，澤防水故止。序卦曰：「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解，緩也。蹇，難也。

動於險之外，其難可舒。止於險之中，其難可解。

睽，外也。家人，內也。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將析而居外。男女各正位，相合而居內。

否、泰，反其類也。

雜卦皆是反其類，唯否、泰「小往大來」，「大往小來」，其為反對最明，故只曰「反其類」，以例諸卦。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止則不退矣，退則不止矣。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同人，「二」、「五」當位，相為正應，同中又同為親。大有，「二」、「五」不當位，一陰在上，諸陽皆應，

所從者衆矣。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革弊所以去其故。鼎烹所以取其新。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陰過於陽，是謂過也。陰求於陽，是謂信也。過不可有，信不可无也。

豐，多故也。<sup>(一)</sup>親寡，旅也。

處豐之世，故舊必多。處旅之時，親朋必寡，人情也。

離上而坎下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皆一陰五陽之卦。小畜安而履危者，小畜處位當，衆以寡爲主，履處位不當，則反是矣。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有陰在前，不犯難行，爲不進，故吉。上剛下險，天水違行，爲不親，故凶。吉凶相反也。

大過，顛也。

本末弱也。上下相陵，本末顛錯。

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

〔一〕「也」，原脫，據十三經注疏補。

柔遇剛，非困之相遇。女歸待男行，非晉之進。天下會遇之時，男女之行必以漸進，然後成夫婦之道。

頤，養正也。

養正則吉。

既濟，定也。

亨小故曰定。止者自止。定者，止之而後定也。水火相濟，君臣相得，是天下大治，物性一定之時。

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

女始於筭，終於嫁，故曰「歸妹，女之終」。離，中女而趨上；坎，中男而趨下，非相求也，故曰「男之窮也」。剛柔失位，故窮。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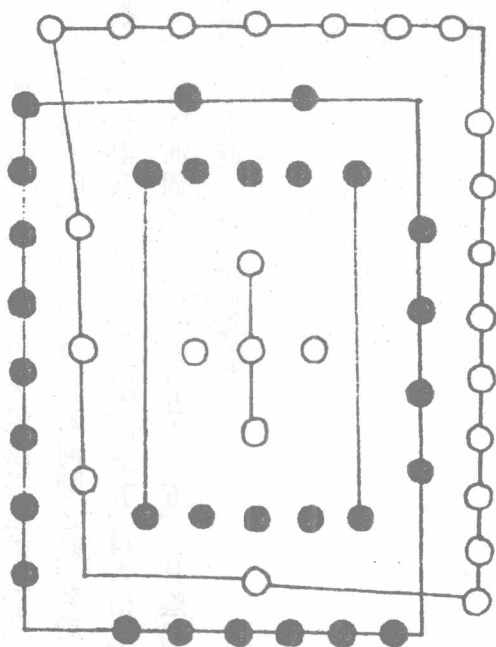
剛長乃終而復於乾也。



# 易源奧義

## 先天圖

河圖



易源奧義  
先天圖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中五見皇極。觀物之理，變化感應，脉絡貫通，皇極之數，本末源流。以天地陰陽剛柔之氣，必交合而後生物，必進退而後運其初本。於天中爲五陽，地中爲六陰。蓋河圖之數，載於周易，分陰分陽。以爲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合得五十有五。而去陽中之五，爲大衍之數五十。去陰中之六，爲大衍之用四十有九。故前河圖之陰陽點數計五十有五，以其陰陽未分，根干支末混淆之時，所謂先天，故位數自一而起。今列位數於後：

位

乾一

兌二

離三

震四

巽五

坎六

艮七

坤八

數

甲乙丙丁戊

子丑寅卯辰巳

九八七六五四

此三即乾卦。故乾一，



二 一

午未申酉戌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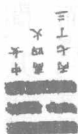
可謂天下之大本也。

己庚辛壬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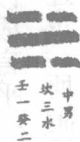
右先天數者，無極而太極。先天數取純一不雜之意，以九數爲則，故數起于一。一即三，三即九，九即一，故起于一而極于九爲老陽。老陽數老，可致神極。神極必變，故曰易。易者，變易不窮，冒天下而言也，可爲天地準。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者，一、三、五也。考其端，一、三成四，四、五成九。校其實，即張子所謂「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混然中處」。天地人三才無間，其義雖殊，其神氣即一也。所以成言乎一，一復爲九。效諸文王，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法諸伏羲，乾三連也。所謂三者，豈非天下之大本乎！無極而太極者，乾坤之元也。故先天譬爲根，其位皇極以之。

# 中天圖

謂人道。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以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故有父母男女。



艮土  
中七  
艮為少陽



大概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乾稱父，坤稱母。乾坤生六子，然後人倫序。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夫夫、婦婦，人道立。今列中天位數如後：

位

艮一

兌二

坎三

離四

震五

巽六

艮七

坤八

乾九

數

甲三

乙八

丙七

丁二

戊五

己十

庚九

辛四

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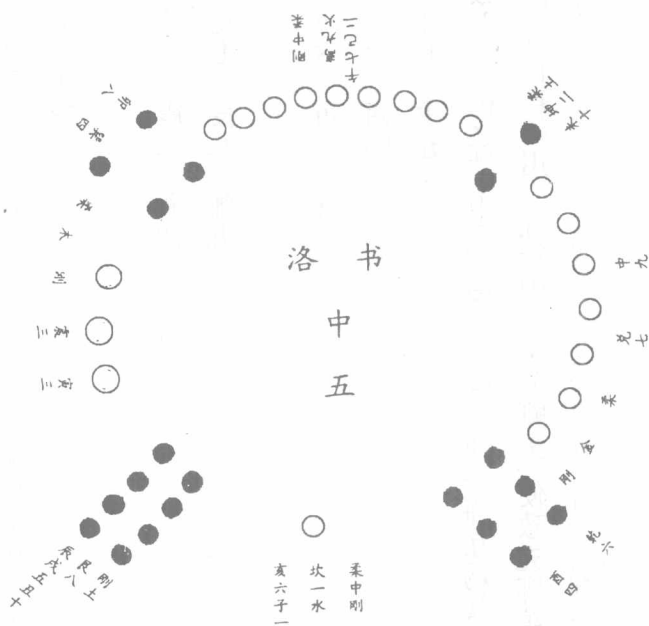
癸六

右中天數者，太極之運化也。中天數取以奇數爲陽，耦數爲陰。據一、二之數爲則，是

故一生二，即是畫卦之象三。此一奇一耦成三，即天、地、泰也。然中天八卦位數內，惟艮居一、七之數，何也？蓋起于艮而止于艮。說卦云：「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即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元。故周子所謂：「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艮與靜周，起於靜而止於靜也。所謂太極之運化者，自元而亨也。故以中天譬爲干，其位範圍以之。

# 後天圖

易源奧義 後天圖



謂地道，故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以其地道當耦，故洛書點數四十。

大概謂根干支末之理于五行內，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即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地道立矣。今列後天位數如後：

位

坎一 坤二 震三 巽四 中五

乾六 兌七 艮八 離九

數

子一 亥六 寅三 卯八

巳二 午七 酉四 申九

辰五 丑十 戌五 未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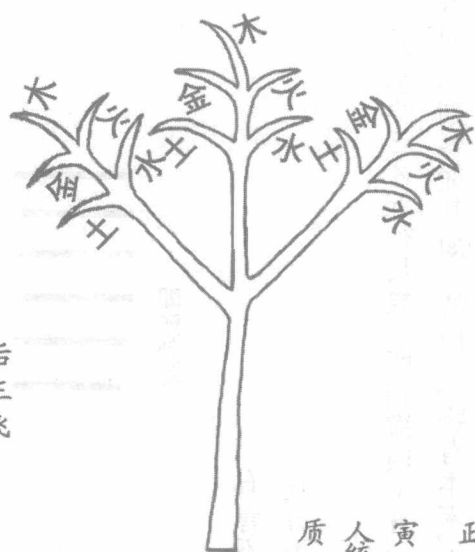
右後天數者，三極之妙用也。後天數取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之理，退乾、坤却進坎、離，爲上下宗體，以五行爲妙用。五行中而又分剛柔，使致充廓萬物，萬物各得其宜。故放之則彌滿六合，斂之退藏於密。所謂三極之妙用者，自亨而利貞也。故以後天譬爲支，其位大定以之。



大定支

範圍干

皇極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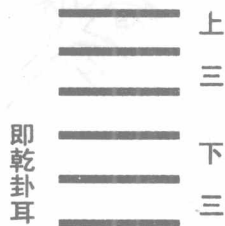


后三飞

前三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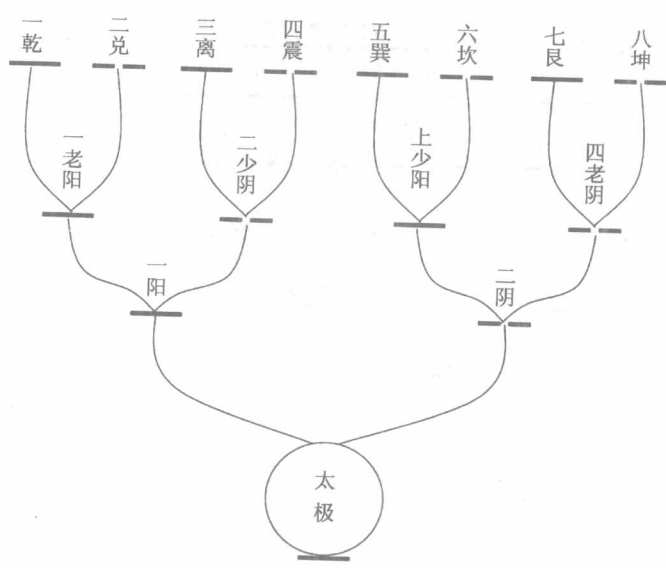
正 十二月 十一月  
寅 丑 子  
人 统 地 统 天 统  
质 形 气



右，言不能盡其理，則圖之。概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心會心，故以圖明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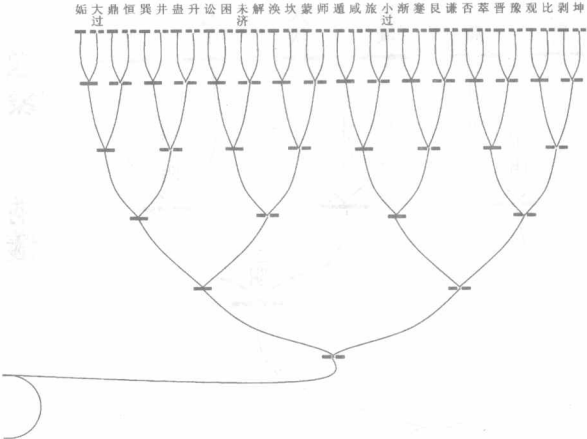
右自根而干，自干而支，三才五行具矣。所謂縱橫十五，即此生生無窮之道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故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八卦  
四象  
兩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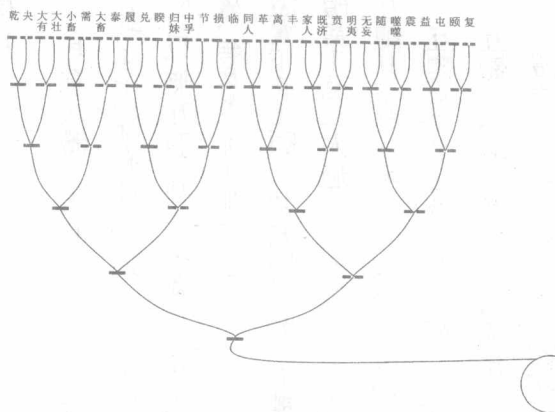


易源奧義  
八卦  
四象  
兩儀

大橫圖右



# 大橫圖左



易源奧義  
易源心法

## 易源心法

乾坤爲父母。卦有八體：本卦上下二體，反對上下二體，互體二體，互體反對二體，共八體。其六十四卦之中，除此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不能全備八體。

䷀ 乾坤二卦，無反對，無互體，純一不雜，倒正不變。

䷁ 已下六卦，有互體，無反對，亦不能全八體。

䷂ 坎下坎上。互體震下艮上頤。共四體。頤，五體重。

䷃ 離下離上。互體巽下兌上大過。共四體。大過，五體重。

䷄ 震下艮上頤。互體坤下坤上坤。共四體。五體重。

䷅ 巽下兌上大過。互體乾下乾上乾。共四體。五體重。

䷆ 兌下巽上中孚。互體震下艮上頤。又肖體離。共七體。

䷇ 艮下震上小過。互體巽下兌上大過。又肖體坎。共七體。其他五十六卦，有互體，有反對，

同重復，備八體。更以卦體言之，卦中有飛伏，有肖體，有乘木舟虛。故曰「易者，變也」。

### 一、定卦主

### 二、究卦義

三、求卦位

四、推中正

五、究爻義

六、窮中理

七、明易道

八、盡三易

一、定卦主者，一卦之主意也。繫辭云：陽卦多陰，以陽爲主；陰卦多陽，以陰爲主是也。震、坎、艮，已上三卦以陽爲主也。震，一陽動於下；坎，一陽陷於中；艮，一陽止於上。巽、離、兌，已上三卦以陰爲主也。巽，一陰入於下；離，一陰麗於中；兌，一陰說於上。乾、坤，父母也，純一不雜，則以中正爲主也。

二、究卦義者，一卦之義理也。說卦云：「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六十四卦之中，但有乾，皆有健之義也；坤，皆有順之義也；震，皆有動之義也；巽，皆有入之義也；離，皆有麗之義也；艮，皆有止之義也；坎，皆有陷之義也；兌，皆有說之義也。

三、求卦位者，六爻之義也。繫辭云：「八卦成列，位在其中矣。」「初」與「上」無位。

「五」爲君，「二」爲臣。又「初」與「二」爲地，「三」與「四」爲人，「五」與「上」爲天。又九居「三」，六居「四」，皆得其位也。

四、推中正者，得時、得位之謂也。「二」、「五」爲中。初爻、三爻、五爻，皆陽位，陽居之，謂之正。二爻、四爻、上爻，皆陰位，陰居之，謂之正。陰居陽位，陽居陰位，皆謂之不正也。中而無不善，得中便有正也。正而不中者，未免小有疵。正不必有中。得正者，當位也。中正全善，不可加不中。又不正，其凶不假言也。其間不中而吉者，鮮矣。得時者，中正而不吉者，亦鮮。皆時也，故易趨時爲大。

五、究爻義者，玩羣爻之義也。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其中一百九十二陽爻，皆乾陽也。在「初」者，都有潛隱勿用之義。在「二」者，皆有利見大人之義。在「三」者，皆有乾乾之義。在「四」者，皆有危厲之義。在「五」者，皆有天德天位之義。在「上」者，皆有亢龍之義。各以乾元「用九」與夫乾六爻文言處之，則能順理合義。其間一百九十二陰爻，皆坤之陰也。六爻之義，用六爻之義並與乾同數而推之，自得之也。其間或不與文言相應者，雖有之，鮮矣。

六、窮事理者，因時者，理也。作爲者，事也。又卦者，事也。爻者，時也。當然者，理也。所以然者，易之大本也。今以乾爲例：剛斷果決，事也；元亨利貞，理也；潛見飛躍，



時也。餘倣此。

七、明易道者，易有聖人之道四：曰辭、曰變、曰象、曰占。極深研幾，微顯闡幽，當推其辭；隨時變易，以從其道，當玩其變；作事制器，立法制度，當觀其象；動靜作息，趨吉避凶，當考其占。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其斯之謂也。

八、盡三易者，天易、聖易、心易，極至易之妙也。乾坤闔闢，陰陽消長，四時行，百物生，天易也。元亨利貞，言四時成歲，辭有險易，各指其所之，聖易也。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化而裁之，推而行之，心易也。

已上八段，易之關鍵也，貴在默會心通可也。向此八段上得意，則未畫以前之易，不言而知也。

### 畫卦陽進陰退之例

自先天而序。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乾三連。本一進二，成三畫。

☱兌上闕。本二進二，成四畫。

☲離中虛。本三進一，成四畫。

☳震仰孟。本四進一，成五畫。

☶巽下短。本五退一，成四畫。

☵坎中滿。本六退一，成五畫。

☲艮覆碗。本七退二，成五畫。

☶坤六斷。本八退二，成六畫。

前民十三卦，離、益、噬嗑、乾、坤、渙、隨、豫、小過、睽、大壯、大過、夬。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所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聖人憂民而設也。

繫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地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是故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

佃以漁，蓋取諸離䷝。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斷木爲耜，揉木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便，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右前十三卦，詳見下繫辭。



## 附錄

### 一、四庫全書提要

臣等謹案：易源奧義一卷、周易原旨八卷、元保巴撰。案保巴，舊本作保八，今改正。保巴，字普菴，色目人，居于洛陽。其平生仕履別無可考。是書前有進太子牋，結銜稱「太中大夫、前黃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不知其終於何官也。牋末不題年月。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稱舊有方回、牟巘二序。回、巘皆宋末舊人，則保巴當爲元初人矣。是書原分三種，統名易體用。本程子之說，即卦體以闡卦用也。朱彝尊經義考載：「易源奧義一卷，存。周易原旨六卷，存。周易尚占三卷，佚。」考陳繼儒彙秘笈中有周易尚占三卷，書名與卷數並符。書前又有大德丁未保巴序，人名亦合。然序稱爲瑩蟾子李清庵撰，不云保巴自作。其書乃用錢代蓍之法，以六爻配十二時五行六親六神，合月建日辰以斷吉凶，亦非尚占之本義，序文鄙陋，尤不類讀書人語。蓋方技家傳有是書，與保巴佚書其名偶合。明人喜作僞本，遂撰保巴序文以影附之。不知保巴說易並根柢宋儒，闡發義理，無一字涉京、焦識緯之說，其肯以此書當古占法哉！今辨明其妄，別存目于術數類中。而保巴原書，則仍以所存

二種著錄，庶闕而真，猶勝于全而僞焉。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恭校上。

## 二、進太子牋

皇帝聖旨裏，太中大夫、前黃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臣保巴言：伏以光奉詔書，甫正貳儲之位；敬敷易道，少裨熙緝之功。天啓昌期，闕治。竊謂自龍圖之畫既泄，而象數之學肇開，至六十四卦以成書，爲百千萬年之明。羲、文、孔子發先天之妙，京、費、王弼廣後世之傳，豈但求語下之筌蹄，又當參胸中之關鍵。凡蠡測管窺以探精義，皆銖積寸累以用深功，苟得其真，敢私以秘？臣保巴誠惶誠懼，叩頭叩頭。敬惟皇太子殿下，英姿岐嶷，茂德淵冲。民望具瞻，共仰重離之照；政機多暇，式昭幹蠱之勤。方恢邦家太平之宏基，宜得帝王相傳之要領，用師諸古，有益于今。臣保巴幸際清時，輒申丹悃，不揆淺膚之素學，冒干投進於青宮，冀虎闌齒冑之間特加披閱，在鶴禁延儒之頃更賜表章。臣保巴無任瞻仰扑躍激切屏營之至，謹奉牋以聞。臣保巴誠惶誠懼，叩頭叩頭，謹言。太中大夫、前黃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臣保巴上牋。

### 三、易體用叙 爲保八侍郎作

易體用者，貳卿保公所著。夫易之爲書，廣矣大矣，而義、文、周、孔之心千載而得其解，猶旦暮遇之也。蓋易之爲道，遠而天地之始終，近而一日之旦夜，大而天下國家之經綸，小而一身之進退得失，體而用之，無不在是。故舉理而言，神明通矣，而遺於末也；舉數而言，三五成矣，而離於一也；變化見，而觀象者求之，則囿於物矣；吉凶生，而尚占者玩之，則梏於徵矣。夫然則體之吾身，措之日用，而後簡易之理得，此體用一書所由作也。然嘗論之，卦有六十四，而易不止於六十四。爻有三百八十四，而稽其情、通其事，又豈一爻一辭之所能窮哉！今觀貳卿所著，猶不免於言下有言，蓋離言則道不明，離道則言不成，言與道交相涉也，而後體用之學行。觀貳卿之易者，當求於言之外云。（元任士林松鄉先生文集卷四）

## 後記

本書的出版經歷了艱難而漫長的歷程。一九九四年初夏，蕭楚父先生將我點校的書稿推薦給中華書局，書局哲編室經過認真審閱，同意出版，並同意邀請蕭楚父、唐明邦先生為此書作序。但是後來因為市場前景不看好，本書的出版工作被擱置下來。

二〇〇七年三月，我查到了書局的電話，得知書局已經搬遷，人事也幾經變動。經過聯繫，本書的出版進程得以重新啓動。在馮寶志先生與哲編室同志的努力下，本書得以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出版，這不能不說又是不幸中的一件幸事。

不要怨恨命運，不要卜問前途。「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現實性在其展開的過程中表明為必然性。「一切都是暫時的，一切都會過去，過去的一切，將會成為美好的回憶。」

陳少彤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